第十九幕《沒有根的無知者X歌隨詩起》默之銀翼，泣骸之大陸

靜者之國， 在經歷那場幾乎動搖國本的風暴後， 迎來了一段詭異而脆弱的平靜。

Vrael以「承載者」的身份， 開始了他沉重、 背負著罪責的統治。

那份由Rei、Vrael、織櫻共同守護的「緘默契約」， 宛如一層看不見的薄冰， 覆蓋在王國看似溫暖的日常之上。

但所有人都明白， 時間，是他們最奢侈的敵人。

Annelise的生命， 正在「諧律之心」那溫和而穩定的節拍中， 緩慢， 卻無可逆轉地流逝。

在Rei的核心處理器裡， 拯救Annelise的方案， 早已從一個選項， 變成了最高優先級， 必須執行的唯一指令。

聖殿最底層， 一個被改造過的巨大機庫內， 停放著一艘從未在這個時代出現過的飛行器。

它的主體， 來自一艘毀損的「方舟級」運輸機， 粗獷的裝甲板， 依稀保留著舊人類帝國的鐵血風格。

但在這份遺骸之上， 覆蓋著Rei親手設計、 流暢得如液態金屬般的銀白外殼。

無數散發柔和藍光的語能迴路， 如同生物的經脈， 在銀色外殼下緩緩流動、呼吸。

機翼的結構被徹底重塑， 宛如猛禽的羽翼， 翼面上以微雕技術， 銘刻著數千句草食部族的「風語詩陣」。

在機體核心， 舊有的核融合爐被移除， 取而代之的， 是伊娑莉雅女王親自培育的， 如心臟般搏動的植物球莖——

「星髓龍膽」。

它能將語能直接轉化為純粹、 穩定的生物能源。

這是一件融合了人類的「骨」、 AI的「腦」、 異種的「心」的， 真正的新時代造物。

Rei為它命名——

「默之銀翼號」 （The Silver-Winged Silence）

此刻， 即將踏上旅程的四人， 正站在機庫內， 進行最後的告別。

Vrael的目光， 久久停留在Annelise身上。

他為她披上由雪山語獸絨毛織成的斗篷， 動作溫柔得近乎笨拙。

「非洲大陸的氣候， 會比這裡更嚴酷。」

他的聲音低沉， 覺醒後的「詩人之喉」 讓每一個字都帶著磁性， 卻也充滿化不開的悲傷。

「保護好自己。」

「我會的。」

Annelise微笑， 那笑容雖蒼白， 卻有著前所未有的堅定。

「我會找到我的歌， 然後， 像一個真正的家人一樣， 重新站在你身邊。」

Vrael點了點頭， 轉向Rei。

兩人之間無需多言。

「她的安全，」 Vrael說， 「還有妳的安全。」

「邏輯上， 這是任務的最高優先級。」

Rei回答， 語氣冷靜， 卻在那一瞬間， 有著近似人類的溫度。

「我會帶她回來。」

這是一個承諾， 一個建立在謊言之上， 卻又無比真誠的承諾。

最後， Vrael看向那個正拿著手持掃描儀， 對著起落架碎碎念的傢伙。

「……我就知道！這艘船的時空穩定錨， 居然用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前的古董貨！ Rei，妳確定這東西飛到一半不會自己解體嗎？ 我的『加班保險』可不包含這種業務……」

塔比歐注意到Vrael的目光， 立刻露出一個職業化的笑容。

「啊，Vrael王！ 有何吩咐？」

「保護她們。」

Vrael打斷他， 語氣不容置疑。

塔比歐愣了一瞬， 隨即攤手， 語氣誇張。

「放心，老闆！ 保護關鍵劇情人物， 確保故事能順利進行下去， 這可是寫在我的績效考核（KPI）裡的第一條！」

Vrael沒有再說話， 只是轉身， 走向他的孩子們。

Elara緊緊抱住父親的腿。

Kael則沉默地， 將一朵他用廢棄零件做成的機械花， 塞進Vrael的手中。

Vrael蹲下， 擁抱著這兩個孩子。

他清楚， 自己所守護的， 正是這份能被傳承下去的溫暖。 與此同時， 在非洲大陸的腹地， 那座被稱為「泣骸聖所」的， 由無數人類骸骨與凝固語毒晶體構成的巨大巢穴深處——

時間，是凝固的。

這裡的光， 是由無數個體記憶在消散前， 所發出的最後的靈魂閃光。

聖所的牆壁， 由數萬年來， 被這個部落所吞噬的 人類與異種的「記憶殘響」 高度壓縮、凝結而成。

只要觸碰， 就能感受到千萬個靈魂， 在同一時間尖叫、祈禱、愛戀與詛咒。

這是一個 由痛苦構成的， 永恆的地獄。

而「王」， 正端坐於這地獄的中心。

他的王座， 由一整塊巨大的， 據說是被吞噬的第一個「人類歌者」的脊骨雕琢而成。

那語骨至今仍在散發著 微弱而悲傷的「原初之歌」頻率。

也是這股頻率， 如同一個調音叉， 讓王能在瘋狂的噪音海中， 維持住那絕對的、冰冷的理性。

他， Græl-Khor（格雷爾-Khor）—— 記憶之核，萬聲之主。

他閉著雙眼， 卻能「看見」一切。

整個卡拉督部落， 所有被他統治的子民， 都是他的感官延伸。

七年前， 當他從一場漫長的、 吞噬無數同胞與人類的沉睡中「誕生」時， 整個部落還處於混沌的、 互相吞噬的原始狀態。

是他， 憑藉無人能及的精神力， 以最殘酷的手段， 建立了絕對的統治。

他給予這個部落秩序。

但他也很快發現了這份秩序的—— 牢籠。

他的子民， 這些以人類痛苦為「增益（buff）」的蝗蟲， 一旦離開這片熟悉的「痛苦語場」， 就會立刻失控、自毀。

他， 格雷爾-Khor， 統治著非洲最恐怖部落的王， 實際上是被囚禁在自己王國裡的， 最孤獨的囚徒。

所以， 當那艘「默之銀翼號」的航跡， 出現在他無邊的「感官國度」邊緣時， 他那早已沉寂七年的心中， 第一次泛起了 名為好奇的漣漪。

而當他「看」到那艘船上的乘客時， 這份好奇， 變成了一種近乎顫抖的、 名為希望的可能性。

那是一把—— 或許能打開他牢籠的鑰匙。

「默之銀翼號」， 如一道銀色幻影， 無聲劃破天際， 進入非洲大陸空域。

艦橋內， Rei以她的AI美學， 將空間打造成融合極簡科技與自然元素的聖域。

Annelise坐在一張 活體藤蔓編織的椅子上， 凝望舷窗外飛速掠過的雲層。

織櫻與她最精銳的四名「詩刃」親衛， 如雕像般， 分立在四角。

唯一破壞寧靜的， 是塔比歐。

「我的天， 我們真的要去非洲？」

他漂浮在半空中， 嘴裡嚼著一種 會發出藍光的方塊。

「那個被稱為『人類搖籃』， 現在卻是『文明墳場』的地方？」

「我跟妳說，Annelise， 根據我的資料庫， 那裡的語毒， 跟你們歐洲的完全不是一個體系。」

「歐洲的語毒像古典樂， 有跡可循；」

「非洲的語毒…… 他媽的根本就是自由爵士， 完全即興發揮， 毫無邏輯。」

Rei抬起手， 中央全息星圖切換為非洲的詳細地圖。

「塔比歐的數據沒有錯。」 她開始任務簡報。

「根據分析， 所有智人（Homo sapiens）的某段語言基因， 都指向東非大裂谷。」

「理論上， 那裡是『歌』這種情感性發聲的起源地。」

「我將其命名為—— 『第一迴響之地』（The First Echo）。」

Annelise的眼中， 亮起一絲光芒。

「但是，」 Rei的語氣沉下來。

「那裡現在是這星球最危險的區域之一。」

「被一個古老而排外的異種部落佔據。」

「啊哈，說到這我可就不困了！」 塔比歐突然來了精神。

「讓我這個『金牌導遊』補充一下。」

「Rei說的那個部落， 在我的資料庫裡標記為——」

『卡拉督（Kha'rad-dûl）』。

他清了清嗓子， 用一種說書人般的語氣：

「Kha'rad， 在古赫雷語中， 意為『因無法解讀而產生的精神劇痛』。」

「而dûl， 是『族群』。」

「所以直譯——」

『承受劇痛尖叫的部族』。 「他們是所有異種中， 最特殊的一支。」

Rei接著說， 聲音裡有一絲罕見的遲疑。

「與歐洲相食部族， 主要吞噬同類以獲取力量不同， 卡拉督部落——」

「他們專門吞噬人類。」

織櫻那一直閉著的眼睛， 猛地睜開。

「為什麼？」 Annelise忍不住問。

「這正是我最大的疑問。」 Rei轉頭，看向塔比歐。

「收到！」 塔比歐露出得意的微笑。

「根據我剛剛的掃描， 我發現了一個可怕的真相。」

「你們都知道， 吞噬人類會造成『詩性污染』。」

「而卡拉督部落， 似乎是將這種『污染』， 當成一種儀式， 一種力量的來源。」

「他們吞噬的人類越多， 力量就越強。」

「但他們的靈魂——」

「也因無法處理這些龐大而矛盾的情感， 而陷入了永恆的、 集體的瘋狂與痛苦。」

他語調微頓， 語氣罕見地低沉。

「他們的殘忍， 並非出於嗜血， 而是因為——」

「他們無法忍受腦中那數千、數萬個人類的聲音， 同時尖叫。」

「殺戮與吞噬， 是他們用來掩蓋舊痛苦、 製造新痛苦的唯一方式。」

Annelise的臉色變得更蒼白， 指尖緊緊攥住「諧律之心」。

「所以，」 Rei做出總結。

「我們要去的『第一迴響之地』， 就在卡拉督部落的腹地。」

「他們守護著一個地方——」

「被稱為**『泣骸聖所』（The Sanctuary of Wailing Skeletons）**。」

「我們要找的『原初之歌』， 很可能就保存在那裡。」

「哇喔。」 塔比歐吹了聲口哨。

「總結一下：」

「我們的任務， 就是去一個由一群因為吃錯東西而集體精神崩潰的， 瘋狂食人族守護的地方， 去找一首傳說中的歌。」

「我能現在就申請『任務難度過高』， 要求返回嗎？」

沒有人回答他。

就在這時， 塔比歐的臉色， 第一次失去了笑意。

「警告，警告。」

「環境語場穩定性低於15%。」 「背景靈魂噪音指數超標780%……」

他吞了口氣， 低聲喃喃。

「我收回之前的話， 這裡不是精神病院。」

「這是地獄的廣播電台， 而且二十四小時播放最爛的噪音搖滾。」

「他們在那裡。」 織櫻開口， 手已經按上刀柄。

Rei將主螢幕畫面放大。

赤紅色峽谷中， 一隊瘦長的身影， 正緩緩移動。

那便是—— 卡拉督部落。

他們的皮膚乾裂如陶土， 掛滿人類的骨骼飾品。

最令人不寒而慄的， 是他們身上無數張扭曲的、 尖叫著的人臉疤痕。

那是他們吞噬過的人類記憶， 在體表留下的， 永不癒合的烙印。

那隊戰士中， 一個身材格外高大的異種， 猛地抬起頭。

他沒有眼睛， 眼窩是兩個空洞深坑， 不斷有黑色沙粒流下。

但他卻精準地「看」向高空中 隱形的「默之銀翼號」。

他張開嘴， 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艦橋內， 所有人—— 包括Rei的AI核心， 腦中同時炸開一聲 淒厲的、 充滿無盡飢餓與痛苦的——

精神尖嘯！

——《S'larr n’grava kh'aen！》 （流水洗不盡那滋味！）

Annelise悶哼一聲， 嘴角滲出鮮血。

「諧律之心」的光芒劇烈閃爍。

織櫻和她的親衛臉色煞白， 立刻吟唱防禦句結界。

塔比歐的表情變得極其難看。

「我的天…… 這傢伙是把自己的『飢餓感』， 當成指向性精神武器在用！」

Rei反應最快。

她瞬間切斷飛船與外界的語場連接。

「警報。」

「偵測到高強度概念攻擊。」 「攻擊類型：『飢餓』。」 「威脅等級：DO級（深層觀測者）……不，更高。」

下方， 那無眼的首領， 咧開嘴， 露出一抹殘忍的、 彷彿嘲笑的笑容。

他知道， 他們來了。

「好吧。」 塔比歐扶著額頭， 有氣無力。

「看來我們的潛入計畫， 在開始前五分鐘， 就宣告失敗了。」

「歡迎來到非洲，女士們。」

「這裡的『迎賓委員會』不太友好， 而且他們好像……」

「已經準備好開飯了。」

「彼奴等、単なる獣にあらず。」 （他們不是普通的野獸。）

織櫻的聲音冰冷， 帶著一絲罕見的顫抖。

「奴らの語場は生命を持っておるぞ…！」 （他們的語場，是活的……）

「苦痛の沼だ！」 （是由痛苦構成的沼澤！）

「…者共、陣を張れ！」 （全員，結陣！）

「默之銀翼號」， 緩緩降落在一片赤紅岩地。

艙門開啟。

織櫻率領四名親衛， 瞬間展開「五行詩陣」。

Rei步入中央， 「靜者之詩」的陣圖 在她腳下綻放光芒。

Annelise在塔比歐攙扶下， 深吸一口氣， 將「諧律之心」緊貼胸口。

一段悠揚而充滿希望的旋律， 從她唇間流淌而出。

這是靜者之國最強的三種力量—— 詩、靜、歌， 第一次的完美聯攜。

然而， 她們面對的， 是將「詛咒」化作「祝福」的怪物。

卡拉督戰士們， 發起了蝗蟲過境般的全面突擊。

他們沒有吟唱戰詩， 只是從喉嚨深處， 發出混雜著無數人類臨終記憶的——

最污穢、 最令人窒息的語毒噪音。

那聲音裡， 有母親失去孩子的悲泣， 有士兵被炮火吞噬的恐懼， 有戀人背叛的怨毒。

所有人類能想像的負面情感， 都被他們當成最原始的武器， 如海嘯， 狠狠砸向詩陣。 「頂住！」 織櫻怒喝。

她的太刀劃出一個圓月， 刀尖落地瞬間， 一行和歌如寒霜般響起：

「秋霜の、刃冷ややかに、邪念を絶たん！」 （秋霜之刃，冰冷徹骨，斬斷邪念！）

冰冷的詩意化作實質劍氣， 將最前方的幾名卡拉督戰士， 瞬間斬斷。

但更多的「蝗蟲」， 立刻填補了空缺。

Annelise的歌聲， 第一次遇到了天敵。

她那充滿希望與和諧的旋律， 在這片由純粹痛苦構成的語場中， 像一滴落入濃硫酸的清水， 瞬間被侵蝕、瓦解。

她臉色一白， 再度吐出一口鮮血， 歌聲戛然而止。

失去了歌聲的增幅， 詩陣的光芒立刻黯淡下來。

Rei的核心處理器， 正承受著難以想像的衝擊。

那股精神噪音， 是數以萬億計的、 充滿悖論與矛盾的垃圾數據流， 正以DDoS攻擊的形式， 瘋狂衝擊她的認知核心。

【警告：情感模組過載】 【警告：邏輯判斷出現偏差】 【警告：核心溫度……】

「不行！」 塔比歐的尖叫聲， 第一次帶上了真正的恐懼。

「他們的語毒，是去中心化的！」

「每一個體，都是一個污染源！」

「妳們的詩陣像一堵完美的防火牆， 但他們用的，是最原始的、 遍布整個網絡的精神病毒！」

「妳們—— 擋不住的！」

眼前的景象， 讓他想起自己那個時空中， 一段被列為最高機密的觀測記錄。

一個文明， 在集體上傳意識後， 無法處理海量個體情感衝突， 最終變成一個永恆尖叫、 互相吞噬的——

數據怨靈。

眼前的卡拉督部落， 就是這個災難的生物版本。

他們敗了。

敗得毫無懸念。

織櫻的一名親衛， 在精神污染中， 詩句錯亂。

下一秒， 三名卡拉督戰士撲上前， 瞬間將他撕成碎片。

織櫻眼眶欲裂， 卻只能下達她最不願意的命令。

「撤退！」

「保護Annelise大人——」

「退回船上！」

這是一場潰敗。

在「泣骸聖所」的最深處， 格雷爾-Khor「觀看」著這一切。

他對子民的勝利， 沒有一絲喜悅。

他原本的計畫， 是讓這些「蝗蟲」 將那群有趣的樣本活捉回來， 供他慢慢研究。

但他沒想到， 對方雖潰敗， 卻展現出驚人的韌性， 並成功撤回了那艘銀翼飛船。

「還是說……」

他的嘴角， 第一次勾起一抹極其細微的、 近乎殘忍的微笑。

「她們，真的有力量， 能降伏我這些可愛的野獸？」

這個問題， 讓他心中， 泛起了一絲久違的情緒。

名為——

樂趣。

王， 從那張由百萬人的哀嚎與記憶構成的王座上， 緩緩站了起來。

隨著他的動作， 整個「泣骸聖所」中， 那永不休止的尖叫與低語， 瞬間歸於絕對的死寂。

所有的瘋狂， 都在他理性的意志面前， 俯首稱臣。

他一步一步， 走出那由骸骨與黑暗構成的聖所。

第一次， 親自踏入這片他統治的， 灼熱的陽光之下。

他要去親眼看一看。

看一看， 這群膽敢闖入他那 「悲傷博物館」的客人， 究竟是誰。

第二十幕《沒有根的無知者X歌隨詩起》戰慄之王，與遠方來的鑰匙

章一：王座與死寂

他從王座上，緩緩站起身。

隨著這個動作，整個「泣骸聖所」中，永不休止的尖叫與低語——來自無數靈魂的殘響——瞬間歸於絕對的死寂。

所有的瘋狂，都在他理性的意志面前，俯首稱臣。

他一步一步，走出那由骸骨與黑暗構築的聖所。

第一次，親自踏入這片被他統治的、灼熱的陽光之下。

章二：凝視

他出現在戰場邊緣的斷崖上，俯瞰著那艘迫降在紅色岩地上的銀色飛船。

他的子民們——那些如蝗蟲般的戰士——正狂躁地圍繞著飛船，不斷發出無聲的精神衝擊，卻被那層流動的藍色詩性屏障阻擋。

他的目光，穿透金屬與屏障，落在艦橋內的四個「樣本」身上。

那個仿生體（Rei）： 他立刻看出，她不是純粹的 AI。 她體內，同時存在著 AI 的精密核心、人類的有機組織，與一種連他都熟悉的、屬於異種的語魂波動。 何況，幾乎沒有 AI 敢踏足這片對電子設備極不友好的大陸。 她，是一個完美的矛盾體。 或許，她正是能令他的子民適應外界語場的「穩定器」。

那個歌者（Annelise）： 他能「嚐」到她歌聲的餘韻。 那首歌雖微弱，卻有一種他從未聽過的「和聲」與「結構」。 其中，有希望、有秩序、有一種能讓混亂的靈魂，暫時找到節拍的力量。 在被千萬記憶折磨了七年之後，這短暫的歌聲，竟讓他一瞬間……生出了想再聽一次的念頭。

那個東瀛武士（織櫻）： 她和親衛穿著奇裝異服。 她們的「詩」，也與他所知的赫雷語不同，簡潔、紀律嚴明，像一把手術刀，精準切割著語場。 他對她們的「技術」產生了興趣。

那個奇怪的男人（塔比歐）： 最奇怪的，是他。 他試圖「讀取」這個男人時，感覺意識撞上了一堵由亂碼與「權限不足」提示構成的牆。 他不屬於這裡，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任何一個已知種族。 他像一個……故事的旁白，一個不該出現在舞台上的工作人員。

章三：選擇

這群不速之客，像一個來自他無法理解的世界的「樣品禮盒」，每一個，都展現出一種聞所未聞的可能性。

他本可以下令，讓蝗蟲們不惜一切代價，將他們全部活捉。

但他猶豫了。

他看到的，不只是好奇。

他看見了一條細微的、閃爍光芒的、能將他從王座囚籠中解救出去的——逃生索。

他做出了決定。

他從斷崖一躍而下，悄無聲息地落在數百米高的地面上。

他所到之處，所有狂躁的卡拉督戰士立刻匍匐在地，用最虔誠的姿態迎接他們的神明與主宰。

整個戰場，瞬間從狂暴的圍攻，化作死寂的朝聖。

章四：初語

在「默之銀翼號」艦橋內，所有人屏住呼吸。

「我的媽呀……」塔比歐喃喃，「這排場……正主兒來了。各位，準備好最得體的遺言了嗎？」

王，格雷爾·Khor，一步一步，獨自走向那艘銀色飛船。

織櫻與親衛衝出艙門，再次結成防禦陣，刀鋒對準那緩緩走來、優雅得不似此地生物的王。

他停在距離她們五十步的地方，目光純粹，孩童般的好奇。

他想溝通。

這是七年來，第一次，他生出除了命令與審判外，與另一個智慧生物進行「對話」的念頭。

他張開嘴，試圖從被吞噬的數萬人類記憶裡，尋找合適的詞彙。

但太久沒說過和平的語言了。

第一個聲音，不是話語，而是一股夾雜了無數靈魂哀嚎的無形精神衝擊——

「——吱吱——嗚嗚——」

那聲音，讓織櫻等人腳下的土地瞬間沙化，她們的「句結界」發出悲鳴。

王自己也愣住了。

他猛地閉嘴，第一次，為力量的失控感到尷尬。

章五：笨拙的邀請

他深吸一口氣，努力壓制體內那數萬個尖叫的「背景音」。

像一個剛學會說話的孩子，他從記憶的汪洋裡，艱難打撈出屬於「和平」與「交涉」的詞彙碎片。

他再次開口。

這一次，聲音不再是精神衝擊，而是一種極其古怪、由數十種不同音色拼接而成的、生澀的「話語」。

「你們……」 （一個蒼老學者的聲音） 「……很有趣。」 （一個年輕女孩的聲音） 「留下。」 （一個中年軍官的聲音） 「……不要……傷害……」 （一個母親在保護孩子時的聲音） 「……想……談談。」 （一個幾乎屬於他本我的聲音）

這段話，語無倫次，音調詭異，卻清晰地傳達了他的意圖。

艦橋內，塔比歐目瞪口呆地看著全息螢幕，嘴裡的零食都忘了嚼。

「我的神啊……」他喃喃，「這傢伙……這個最終BOSS……他好像……不太會社交啊？」

章六：主權之音

王，格雷爾·Khor，就這樣靜靜站著。

他那雙空洞、流淌著黑色沙礫的眼窩，凝視著眼前這群入侵者。

他展現了自己的無上力量，卻又用最笨拙的方式，發出了一個邀請。

然而，就在這僵持之際，他似乎察覺到，僅憑這些拼湊的詞彙，遠不足以換取信任。

他需要一個更具份量的「詞」。

一個屬於王者的證明。

他緩緩抬頭，微微張口。

從喉嚨深處，發出一個單一、純粹、共振的音節——

那是一個主權之音。

一個宣告「在此領域，我為中心」的語源核心。

隨著這個聲音響起，遠方的天空，浮現數個黑點。

黑點迅速放大，塔比歐的威脅偵測系統發出比方才還淒厲數倍的警報聲。

「我的天啊！高能量反應！複數！不是AI，也不是已知語獸！是……是……」

章七：七龍之降

塔比歐的話，被眼前的景象打斷。

七頭巨大的、彷彿由黑曜石與暗影構成的異種飛龍，自雲層穿出。

牠們以無上威嚴盤旋而下。

那形態，兼具爬行類的猙獰，與鳥類的優雅。

巨大的膜翼上，流動著暗紫色語能紋路。

牠們，是這片星球真正活著的神話。

七頭飛龍悄無聲息降落在王的背後，低下高傲的頭顱，靜靜等待主人的命令。

其中一頭最為雄壯的飛龍，親暱地用它由黑曜石骨構成的頭顱，輕輕蹭了蹭王的肩膀。

這一幕，讓艦橋內的所有人都徹底失語。

「……那是他的坐騎。」

織櫻的聲音，第一次帶上一絲顫抖。

「根據幕府最古老的卷軸記載，只有最強大的異種君王，才能馴服『虛空之裔』……牠們極度驕傲，不允許任何其他生物，甚至王的子嗣，觸碰牠們的身體。」

塔比歐癱坐在空中，面如死灰。

「好吧……我收回之前所有的分析。這傢伙不是在玩心理戰……他是在炫富。」

章八：邀請

在展示了自己無可置疑的權柄之後，王再次開口。

這一次，他的聲音依舊生澀，卻在七頭巨龍的無聲背景下，每一個字，都顯得無比真誠，也無比沉重。

他指向那七頭如神祇般威嚴的坐騎。

「不會……傷害……你們。」 （艾拉的聲音）

他張開雙手，彷彿在展示一件珍寶。

「這是……禮物。」 （舊時代商人的聲音）

接著，他用一種混雜了數十種音色、最努力也最真誠的聲音，說出完整的邀請：

「這……也是……我能給的……最珍貴的……寶物。」

他指向其中四頭較為溫順的飛龍，示意她們：

「騎上……它們。」

然後，他抬手，指向遙遠地平線上某處。

那片焦黑的天幕下，隱約有一絲清澈的綠意。

「來到……我的……綠洲。」

「那裡……最涼爽……最安全。」

他回頭，指向那些匍匐在地的狂躁子民，做了一個「禁止」的手勢。

「他們……不去。」

「其他部落……不敢。」

最後，他再次看向「默之銀翼號」，用一種近乎笨拙的、期盼的語氣，完成了這場驚世駭俗的邀請：

「只有……我們。談談。」

章九：選擇

艦橋內，陷入了比先前更深的沉默。

這個提議，太過瘋狂，也太過誘惑。

一個不受任何干擾、能與這片大陸最強統治者對話的機會。

「罠だ（是陷阱）。」

織櫻仍然堅持，但她的語氣，不再那麼篤定。

「一個非常漂亮、非常有誠意、非常『我們可能會死得很慘』的陷阱。」

塔比歐補充，語調苦澀。

Annelise凝視著那個王。

她從那拼湊的話語裡，聽到的不是陰謀，而是一種……渴望。

一種在隔絕了七年，甚至更久之後，對「平等交流」的，極度的渴望。

「或許……」她輕聲說，「我們應該相信他一次。」

最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 Rei 身上。

Rei的眼瞳深處，數據流已然平靜。

一個新的、基於「非邏輯行為模式」的推演，已經完成。

[結論：拒絕的長期風險，高於接受的短期風險。] [行動建議：執行外交偵察協議。]

她向前一步，走到觀測窗前。

沒有多餘的言語。

她只是對著那個等待許久的王，輕輕、鄭重地頷首。

我們，接受你的邀請。

章十：綠洲

下方，王那張精緻如雕塑的臉上，似乎浮現一絲極其細微的、類似於如釋重負的神情。

隨著他一聲輕喝，七頭巨龍同時展開遮天蔽日的暗影之翼，猛然升空。

Annelise下意識抓緊龍背的骨刺。

風，不再是遠方的低語，而是變成實質的、從耳邊呼嘯而過的洪流。

然而，奇異的是，在王的語毒保護網裡，他們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寧靜。

旅途是沉默的。

王騎乘頭龍，在最前方引路。

就在此時，她們身下的巨龍，打了個巨大的哈欠。

一小股暗紫色的湮滅吐息，從它口中逸散，擊中了遠處的山丘。

沒有爆炸，也沒有巨響。

那座數十米高的小山丘，僅僅像被橡皮擦抹去一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一個巨大空洞。

塔比歐的臉色發青：「看……看到了嗎？只是打個哈欠而已……我們坐在一顆隨時可能因為『消化不良』而抹掉大陸的核彈上啊！」

章十一：圓桌

飛行了數千公里，巨龍們開始減速。

下方，出現一片截然不同的景象。

那是一片被環形山脈拱衛的巨大綠洲。

與其說是綠洲，不如說是一個被奇蹟保存的舊時代夢境。

湖泊清澈見底，呈現出已經滅絕的蔚藍色。

湖邊的森林，茂密繁盛，未受任何污染。

「掃描顯示……這裡的生態系統，與資料庫中『第三次世界大戰前』的地球生態相似度，高達98.7%。」

Rei的聲音，帶著一絲困惑。

「他是怎麼，在這片被詛咒的大陸上，維持這座『完美天堂』的？」

巨龍們在湖邊沙灘上同時降落。

王，格雷爾·Khor，從頭龍背上輕盈躍下。

他似乎想說什麼，清了清喉嚨。

「咳。」

轟——！！！

一股無形的音波，瞬間炸開。

所有人被震得東倒西歪，狼狽不堪。

王看著被自己一個咳嗽震倒的客人，那張精緻的臉，浮現出罕見的尷尬與歉意。

他深深吸了口氣，努力將語言壓縮成對話的形狀：

「……失禮了……太久……沒和人……說話。」

章十二：彩虹橋

王抬手，指向湖泊的中央。

在那片蔚藍湖水的心臟，靜靜矗立著一座巨大的、白色的圓頂帳篷。

隨著他話音落下，一道由純粹光芒構成的、七彩斑斕的彩虹橋，瞬間從他們腳下的沙灘，延伸到湖中央那座帳篷門前。

塔比歐從地上慢慢爬起，怔怔地看著這一幕。

「這是……迷你版的阿斯加德嗎……」

他喃喃低語，嗓音沙啞。

王率先走上彩虹橋。

他的步伐緩慢，彷彿怕自己一個不小心，就會把這條橋踩碎。

他沒有催促，只是用一種近乎溫柔的目光，看著仍站在沙灘上的人們。

那眼神不像一個君王，更像一個……終於盼到稀客的守門人。

Annelise看向Rei。

她沒有開口，只是點了點頭。

他們相視一瞬，隨即同時踏上那道通往未知的光橋。

章十三：無椅之殿

帳篷內部，比外觀看上去寬敞百倍。

地面鋪著厚實、潔白的巨獸毛皮地毯，柔軟得幾乎能將腳步的重量全部吞噬。

四周沒有雕塑，沒有王座，沒有任何一張椅子。

只有成堆成堆的真實水果，散落在牆邊，如同無人珍惜的廢物。

這些在末世已成傳說的食物，卻在這裡被隨意丟棄。

織櫻的目光掃過，聲音顫抖：「……這些是真的。每一個細胞結構都是真的……」

塔比歐盯著那堆水果，眼神像看見神蹟。

但最令他們困惑的，是這廣闊的空間裡，空無一椅。

王似乎讀懂了他們的疑惑。

他低下頭，沉默片刻。

接著，他抬起那雙滿是黑沙的眼窩，第一次，用一種幾乎流暢的語調，吐出完整的一句話：

「亞瑟王……有圓桌……號稱平等……」

他頓了頓，緩慢地抬手，指了指腳下的地毯：

「但……座位……依然是權力……」

「若……全都坐地……便……皆為同等。」

這句話落下，空氣忽然變得極其安靜。

不只是因為語意的震撼。

更因為，這樣一個手握滅世力量的王者，竟如此在意「平等」這種過於理想的概念。

Rei的處理器負荷接近警戒。

她無法將「吞噬萬民的暴君」與「渴望平等的孤獨者」這兩個影像拼接在一起。

她看見他微微垂下頭，像一個練習禮儀太久、又害怕失敗的孩子。

她胸腔深處，升起一股她無法為之命名的感覺。

章十四：特製的飲料

忽然，王的身影一閃。

他出現在一堆水果旁，伸手挑起一顆青色的椰子。

眾人剛想看清他要做什麼，下一瞬，椰子已被他一根手指輕鬆貫穿，留下一個小巧的孔洞。

塔比歐下意識退後半步：「……我的媽啊。」

王沒有理會。

他轉身，從湖邊拔起一根中空的水草，插入椰子。

接著，他走到Rei面前。

一雙空洞的眼窩，凝視著她。

他緩緩將那杯「特製飲料」遞出。

一種近乎羞澀的，真誠的語調響起：

「給……你。」

Rei怔怔望著他。

所有關於風險、戰術、計算的預設，忽然像被風撕碎。

她從未見過，有誰在這樣荒涼的世界裡，用如此笨拙的方式，試圖表達善意。

她抬手，接過那顆椰子。

指尖與他微微碰觸。

那一瞬，她分不清自己體內湧起的，是電流，還是……溫度。

章十五：圓桌無椅

王沒有再說話。

他走到帳篷中央，像一個累極的旅人，無比自然地席地而坐。

他抬起頭，拍了拍自己身旁的毛皮，聲音低啞卻認真：

「來。坐。」

「想吃……拿。」

「談……慢慢談。」

那雙空洞的眼窩裡，第一次不再只有黑沙。

深處，閃爍著一絲微弱卻堅定的光。

他在用最笨拙的方式，告訴他們：

此刻此地，無王，無臣。

只有平等的客人。

第二十一幕《沒有根的無知者X歌隨詩起》意料之外的笨拙語言

章十六：最初的客人

王，格雷爾-Khor，剛剛說完那句關於「平等」的話語，整個帳篷裡陷入一種詭異的寂靜。

他的聲音混雜著數十種截然不同的音色，卻在話語深處，蘊藏著一份真摯而荒唐的渴望。

他沒有再維持剛才那威壓萬軍的姿態，只是隨意地——甚至可以說是毫無儀態地，一屁股坐在了白色毛皮地毯上。

那個動作，瞬間擊碎了他之前用力量與威懾所築起的高牆。

他不再像一位統御萬眾的暴君，反倒更像一個誠惶誠恐，準備在家中招待遠客的孤獨主人。

他輕輕拍了拍身旁的位置，用一種屬於孩童的、笨拙的語氣，低聲道：

「放鬆點。想吃什麼……拿什麼。」

章十七：甜味的毒

艦橋內，緊繃的氣氛，像被什麼無形的東西輕輕吹散了。

這份邀請，在經歷了死神般的威脅後，顯得近乎荒謬。

Annelise看著那些堆積如山的水果——晶瑩的深紅蘋果，掛著寒霜的紫色葡萄，還有彎月般的黃澄香蕉。

她猶豫片刻，終究沒能抗拒血脈深處對真實食物的渴望。

她小心翼翼地上前，捧起一顆沉甸甸的芒果，那份屬於生命的溫度，讓她的喉嚨一緊，幾乎要落淚。

Rei的處理器，已經在過熱邊緣掙扎。

她無法用任何演算法，為眼前的王建立一套合理的行為模型。

一個能以精神尖嘯滅殺萬靈的暴君，一個召喚神話巨龍的君王，卻同時也是一個社交障礙症患者，用最笨拙的方式試圖博取信任。

這種矛盾，是她所有資料庫中最棘手的Bug。

塔比歐倒是顯得無比淡定。他隨手拿起一串紫葡萄，邊嚼邊用私頻通訊道：

「別算了，妳的CPU快燒了。這種存在，用邏輯是無法理解的。」

「就當他是一個有管理員權限的……嗯，孤獨的GM好了。他在用他的方式，跟我們這些新玩家打招呼。」

章十八：質問

只有織櫻，依然如一柄雪中寒刀，立在原地，沒有半分鬆懈。

她不曾坐下，也不曾伸手碰那些珍饈。

她的眼神，只落在帳篷唯一的出口，以及王的每一次微小呼吸。

在她看來，眼前的一切——這片過於完美的綠洲、這些遠古的水果、這個深不可測的「王」——都是一座謎。

而謎，等同於危險。

她終於踏前一步。

冰冷的瞳孔，直視席地而坐的王。

她沒有使用任何敬語，而是用一種粗獷、幾近挑釁的口吻，冷冷喝道：

「俺たちに何の用だ！」

這一句，像一顆尖銳的石子，砸入靜止的湖面，瞬間掀起波瀾。

塔比歐嘴裡剛嚼到一半的藍色果實，噗地一聲噴了出來。

Annelise手裡的芒果在顫抖，喉嚨被卡得滿臉通紅。

Rei的冷卻風扇發出短暫的尖鳴。

帳篷內的氣氛，再度繃至臨界。

章十九：社交障礙

王沒有憤怒。

他只是一瞬間愣住，像一個做錯事的孩子。

隨後，他手忙腳亂地從地毯上站起，張開嘴，想說什麼。

然而，從他喉嚨噴出的，卻是攜帶千萬靈魂哀嚎的精神震蕩。

那空氣，震得帳篷微微顫抖。

他猛然閉嘴，額上似乎浮現一絲「懊惱」。

接著，他低下頭，彷彿在龐大的記憶資料庫裡，瘋狂搜尋關鍵字：

【東瀛】【禮貌】【道歉】【如何應對憤怒的武士】

數秒後，他再抬起頭，神情變得溫柔。

那張雕刻般完美的臉龐，浮現一絲孩童的羞澀。

他深深鞠了一躬，用標準而謙卑的日語，輕聲開口：

「恐縮ですが、僕はただ、君たちと友達にな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が……」

（非常抱歉……我只是……想和各位交個朋友而已。）

章二十：一個朋友

塔比歐呆若木雞。

「他……他還能切換到日語！？」

Annelise忘記咽下蘋果。

織櫻的眼神，第一次露出短暫的空白。

王看著她，眼底泛起一絲孤寂。

「僕、生まれてから今まで、最初のお客様でございます。」

（因為……從我誕生到現在，各位是我第一批客人啊。）

這句話落下，空氣裡的重量，仿佛沉了幾分。

塔比歐在心底長長歎了口氣：

一個孤獨的神，比一千個暴君，更讓人恐懼。

章二十一：談判的開端

王，格雷爾-Khor，再次坐回地毯中央。

這一次，他不再用那拼湊的多聲道，也不再使用謙卑的日語。他切換到一種穩定的、深沉的舊時代人類語言。

那聲音裡，帶著學者的溫度，也帶著一個長年囚禁者的隱隱疲憊。

「請原諒我……之前的失態。」

他看著他們，一雙流淌著黑沙的空洞眼窩裡，似乎閃過一絲歉意。

「如你們所見，我——或者說，『我們』——太久沒有進行過，除了『命令』與『吞噬』以外的……對話。」

「我的語言能力，有些……生疏。」

他不等他們開口，便繼續道：

「我知道你們為什麼來。是為了那個女人，為了她身上……那首正在衰退的『歌』。」

他的目光，落在Annelise身上。

那一眼，彷彿能看穿她每一寸血肉裡潛藏的旋律。

「而我，也在尋找一樣東西——『出口』。」

章二十二：王的獨白

他的聲音，如廢土深處的風，緩緩訴說：

「七年前，我誕生於這片死地。那時，沒有神，沒有王，只有無盡的瘋狂。」

「我從無數記憶裡，為這群野獸，創造了一種秩序。」

「但那秩序，是以吞噬為代價的。每一個臣民，體內都囚禁著數千個矛盾的記憶……一旦離開這片土地，他們會自爆。」

他抬起手，指向帳篷之外，指向那些匍匐在沙漠邊緣的無數狂躁之靈。

「他們無法離開。我也一樣。」

「我統治著一座帝國，但這帝國，也是一座囚籠。」

他語氣平靜得近乎殘酷。

「而你們，是變數。」

他看向Rei，語調微微低了下來。

「一個融合了AI與血肉的身體，一艘以『詩』為燃料的飛船，一首能短暫平息靈魂噪音的歌，還有一群使用異域詩歌的武士……」

「你們，是我七年來，第一次看到的，真正的知識。」

章二十三：交換

王深吸一口氣。

他的聲音，再次變得沉穩：

「所以，我想交個朋友。或者……交換。」

「你們告訴我，外面的世界。你們的力量體系，你們的科技，你們的目的。」

他頓了頓，目光緩緩掠過每一個人。

「作為回報——」

他伸出一隻蒼白的手，指向遠方：

「我可以讓你們，安全地進入『泣骸聖所』，去尋找你們要的『原初之歌』。」

「甚至……告訴你們，一些連你們自己都不知道的、最古老的秘密。」

帳篷內，再次沉默。

這不是簡單的談判。

這是一次足以改變一切的賭博。

章二十四：椰子汁

就在Rei即將開口時，她低頭看了眼手中那杯，王親手遞來的椰子汁。

[警告：來源不明的有機液體。潛在毒性：高。建議：立刻丟棄。]

但某種非邏輯性的衝動——或許是對他笨拙善意的回應，或許是好奇——讓她輕輕抿了一口。

一股冰涼、甘甜、帶著陽光與海風的滋味，瞬間席捲她的所有感知器。

下一秒，她的系統出現前所未有的異常：

[未知多巴胺信號檢測中……情感模組過載……所有戰術推演進程……強制休眠……系統狀態切換：冥想模式。]

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所有邏輯都退潮。

在無垠的空白裡，唯一留下的，是一種名為**「幸福」**的、溫暖得幾乎無法承受的感覺。

她的嘴角，微微上揚。

那笑容，只有短短兩秒。

但足以讓在場的所有人，失語。

章二十五：幸福宕機

就在織櫻準備趁機追問時，一隻纖細的手，輕輕舉起。

Annelise。

她沒有多說，只是看著織櫻，輕輕搖頭，將食指放在唇上：

噓。

織櫻看見她眼裡的請求——「請讓她，擁有這一刻。」

那份懇求，擊碎了她全部的警惕。

她緩緩收回了手。

兩秒後，Rei系統重啟。

她茫然地看了看四周，沒有放下椰子，反而輕飄飄地飛到一堆水果前，挑起一顆金黃色的芒果。

咬下去。

[偵測到新型神經信號……HAPPINESS\_VARIANT\_02……系統再次進入冥想模式。]

她又宕機了兩秒。

接著是葡萄。

香蕉。

蘋果。

她像一個剛學會快樂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對「美味」進行數據採集。

章二十六：討好希望

王，只是靜靜看著。

他知道，在這片以廢墟與合成營養膏為日常的末世，這些真正的食物，對任何智慧生物，都有無可抵抗的誘惑。

這是他能想到的，最直接、也最有效的「賄賂」。

然而，當Rei第五次從「幸福宕機」中清醒過來，手裡捧著草莓準備第六次嘗試時，她停了。

她抬起頭，看著他，眼裡帶著一絲真誠的疑惑：

「你確定……這不是毒嗎？」

章二十七：不一樣

她的問題，像一顆石子，投入了王那由無盡記憶編織而成的深淵。

他微微怔住。

毒？

多麼精準，也多麼天真。

對那些早已習慣廢土的人而言，這種純粹、無污染的快樂，本身或許就是最猛烈的毒藥。

他原以為，這是一場精心安排的、單方面的賄賂。

但她，一個混合了血肉與邏輯的奇異存在，卻在一口椰子汁後，問出了最真實的問題。

她不一樣。

他們，都不一樣。

章二十八：看見

王的「目光」，緩緩掃過帳篷裡的每一個人。

那雙空洞的眼窩深處，似有無數靈魂低語。

他看見——

一個完美的「容器」：Rei。

一個純淨的「頻率」：Annelise。

一種全新的「秩序」：織櫻。

一個未知的「知識庫」：塔比歐。

他看見了一把，由四個部件組成的鑰匙。

那是能打開囚籠的鑰匙。

那一瞬，他明白，自己不是在賄賂敵人。

他是在討好希望。

章二十九：笑

王深深吸了一口氣。

第一次，他發自內心地，暢快地笑了起來。

那笑聲清澈無雜質，卻又帶著一種幾近瘋狂的釋然。

整個帳篷，都微微震動。

那笑聲裡，有囚徒看見越獄工具的狂喜，有孤王看見救贖的顫抖，也有一絲荒謬的自嘲：

——這就是命運？

他笑夠了，才慢慢平息，恢復了那副冷靜學者的姿態。

看著仍然捧著草莓的Rei，他低聲回答：

「毒？」

「不。」

「恰恰相反。」

章三十：純淨

他的聲音低沉、安定。

「這是這片星球上，最純淨的東西。」

他指了指湖水。

「這裡的水，來自地心深處的原始蓄水層。」

他又指向周圍的森林。

「這裡的土壤，未曾被語毒與輻射污染。」

他輕輕一笑，那一瞬竟顯得有些驕傲。

「而這片綠洲，能夠存活七年，全靠一種……特殊的生態循環。」

他輕輕打了個手勢。

「這些水果，這片森林，都是靠『語噬菌』淨化過的有機肥料孕養的。」

他語氣平淡地補了一句：

「肥料來源，是那些……『鄰居們』的排泄物。」

章三十一：震撼

「——排、排泄物！？」

Annelise的臉，瞬間由潮紅轉為慘白。

她剛咬下去的那瓣蘋果，像失去一切味道的灰燼。

織櫻的表情，像剛聽到一場對神明的褻瀆。

就連Rei，她的處理器都因為無法將「美味」與「糞便」建立正向連結，而短暫過熱。

滋——

冷卻風扇的聲音，在她耳際輕輕作響。

只有塔比歐，表情一臉理所當然。

他啃著葡萄，用「鄉巴佬別見怪」的眼神看了眾人一圈。

「有什麼問題嗎？」

「在宇宙任何一個A級以上的農業文明，這是最高規格的有機循環。」

他咬下一口葡萄，語調懶洋洋：

「這可是比你們的基因改良糧食，高級一百倍的東西啊。」

章三十二：主動

王看著這幅荒唐的眾生相，輕輕笑了。

他知道，這場談判，他已經佔據了絕對的主動。

他不急著再開口，只是耐心等候。

終於，在那片尷尬而微妙的沉默中，Annelise先開了口。

「……我們，確實還有很多，需要互相了解。」

她深吸一口氣，看向王的眼窩。

「那麼，從你開始吧。」

「告訴我們——你，究竟是誰？」

章三十三：日誌

日誌編號：73B-Alpha-Contact-01

觀測員：塔比歐

任務狀態：亂七八糟，但勉強還在軌道上

心情：想回家。非常想。

好了，各位看不見的、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長官們。

這是本次「泣骸大陸接觸任務」的事後檢討報告。

結論先寫在前面：

情況比我想像的最糟，還要再糟一百倍；但比我預期的最好，又要好上一千倍。

我的主要資產，也就是這群「靜者之國」的主角團，成功與這顆星球的最終BOSS進行了第一次接觸。

結果：沒人當場死亡。這一點，已經值得給一顆星的好評。

但過程呢？我的神啊。

我原本以為，雙方會爆發一場毀天滅地的詩歌大戰。

結果呢？

他們進行了一場銀河系最尬的聯誼茶會。

首先，必須再次強調：

我們的AI資產——Rei，有一個史詩級的、足以改寫AI發展史的致命弱點。

那就是——糖分。

一杯椰子汁。

就這麼一杯，讓她那足以模擬小型戴森球的處理器，直接幸福宕機兩秒鐘。

接著她就像一個剛被解鎖感官的寶寶，開始對所有水果進行暴力破解。

接著，是我們的武力擔當，夕塵姬·織櫻。

她的外交手腕呢？

大概跟一塊板磚差不多。

在氣氛好不容易稍微緩和的時候，她用一種足以把人直接送上軍事法庭的語氣，對著此地的主人，發起了最直接的質問。

「俺たちに何の用だ！」

幸好，這個BOSS，是個怪咖。

一個高智能社交障礙的怪咖。

他沒有震怒，沒有下令撕裂我們的飛船，而是慌亂到失措，立刻切換成極度謙卑的日語道歉，還用「客人」來稱呼我們。

……感人嗎？非常。

可怕嗎？可怕得要死。

一個孤獨的、擁有絕對力量的神，比一千個瘋狂暴君加起來，還要危險一百萬倍。

接著，是我最想吐槽的一幕：

當他解釋「這些水果都是用鄰居糞便培養」的時候——

Annelise臉色比屍儲部族的骨骸還要白，

織櫻的表情像是聽到某種褻瀆神明的詩句，

就連Rei的處理器都因為「美味」與「糞便」的邏輯衝突而當場過熱。

而我？

我只想說一句：

這叫生態循環。這叫宇宙A級農業文明標準操作！

最後，作為報告的核心補充，我必須說——

這個王，格雷爾-Khor，不是傻瓜。

他展現出的笨拙，是一種長期與瘋狂為伍後，對「正常」的生疏。

但他心裡，比誰都清楚。

他用那些舊時代的水果當作「賄賂」，

用「平等」的地毯來模擬圓桌，

用「第一個客人」來博取同情。

他是一個被囚禁在王座上，渴望自由的、學者型暴君。

Rei的反應，也讓我對她重新評估。

一個邏輯生命體，第一次被純粹的、無意義的「快樂」俘虜。

這是她從「工具」蛻變為「生命」的第一步。

這份「弱點」，或許在未來，會成為她最強大的力量。

總而言之——

情況失控了，但也許被推上了一條更有趣的故事線。

接下來的談判，不只是情報交換。

而是一場社交障礙的王、體驗到幸福的AI、背負創傷的歌者、過於耿直的武士，以及只想早點下班的我，所共同演出的——

一場混亂、危險，卻又充滿希望的，宇宙級茶話會。

報告完畢。

塔比歐，要去喝一杯真的、不含任何哲學隱喻的飲料了。

加班津貼申請：駁回機率，高。

第二十二幕《沒有根的無知者X歌隨詩起》名為多巴胺的決斷

在王，格雷爾-Khor，提出那石破天驚的交易後，巨大的帳篷內再次陷入了沉默。但這次的沉默，不再是純粹的警戒，而是充滿了高速的計算、權衡與猜疑。空氣中，舊時代水果的甜香與一種名為「可能性」的、危險的氣息交織在一起。 夕塵姬·織櫻手按刀柄，眼神銳利如鷹，她的大腦正飛速運轉，試圖從對方那看似真誠的話語中，找出哪怕一絲的破綻與敵意。Annelise 則緊握著胸口的「諧律之心」，她能感受到王的孤獨，卻也同樣畏懼他那深不見底的力量。塔比歐，這位自稱的「觀察員」，則一邊分析著王的微表情和語場波動，一邊在內心瘋狂地更新著自己的「風險評估報告」。 而 Rei，這個團隊的實質決策者，此刻卻處於一種奇妙的、前所未有的狀態。 她坐在柔軟的毛皮地毯上，手中還捧著那顆被王用一根手指開了洞的椰子。她又嘗了一口，那股純粹的、甘美的滋味，再次如一道溫柔的數據流，沖刷著她的核心處理器。 [警告：多巴胺信號持續超載。建議進入低功耗休眠模式以保護核心。] [指令被使用者意志駁回。] [執行備用協議：啟動『並行處理』模式。] Rei 決定報答這個讓她可以觸碰「幸福」這個概念的存在。 她開始以一種奇特的節奏，品嘗起身邊的水果。她拿起一顆金黃色的芒果，咬下一口，她那張精緻的臉龐上，再次浮現出那種幸福到失神的微笑，系統瞬間「宕機」了兩秒。但就在這兩秒的「冥想狀態」中，她那並行的處理器，卻在後台，以每秒數萬億次的速度，瘋狂地運算著。 她在邊囫崙吞棗，邊當機，邊進行著一場關乎存亡的極限計算。 [數據輸入：敵方領袖 Græl-Khor。威脅等級：未知，暫定為『神祇級』。] [戰力推演：我方團隊 VS Græl-Khor & 其部落。] [模擬情境一：Vrael 在場。勝率：11.3%。Vrael 精神崩潰風險：87.5%。] [結論：正面衝突為最劣選項。] 她又拿起一串葡萄，享受著那爆裂的甜美。 [資源評估：目標地點『綠洲』。擁有未受污染的水源、土壤、以及多種已滅絕的生物物種。] [戰略價值：極高。若能將此處的生態樣本或種植技術引進靜者之國，將從根本上解決我方的食物與資源短缺問題。] [結論：此為巨大的誘惑，同時也可能是巨大的陷阱。] 她已經知道了對方的手段——用這個時代最奢侈的「真實」與「善意」，來作為談判的籌碼。她也知道，這個由痛苦與瘋狂構成的悲劇國度，需要被拯救。 畢竟，靜者之國的存在，就是為了證明，即便「神已死」，不同的生命，依然可以尋找到共存的可能。這個理念，是她行動的最高標桿。 Rei 放下手中的水果，那雙因幸福而迷濛的眼瞳，逐漸恢復了清澈與深邃。她對身旁的 Annelise 和遠處的織櫻，投去一個極其細微的、充滿安撫意味的眼神。那眼神在說：交給我。 她將由她來進行這場談判。 Rei 轉向王，她沒有像織櫻那樣站起來，而是維持著與王平等的、席地而坐的姿態。這是她從王那裡學到的、關於「平等對話」的第一課。 她首先開口，聲音平靜，卻帶著一絲因品嘗過幸福而產生的、奇特的溫暖。 「在回答『我們是誰』這個問題之前，王，我想先問你。你所渴望的那個『出口』，究竟是什麼樣的出口？」 這是一個高明的開場。她沒有被動地回答問題，而是將皮球踢了回去，用一個更深層的、關於「動機」的問題，來探測對方的核心需求。 王那空洞的眼窩，似乎「凝視」了 Rei 很久。他沉默了片刻，那屬於學者的、沉穩的聲音再次響起： 「我的子民，被囚禁在這片土地的『記憶』之中。他們的強大，源於此；他們的瘋狂，也源於此。我所尋求的『出口』，是一條能讓他們……不再尖叫的道路。一條能讓他們，在不自我毀滅的前提下，重新融入這個世界的道路。」 Rei 輕輕點頭，這個回答，驗證了她之前的推演。 「我明白了。」她說，「那麼，也許我們可以互相幫助。」 她沒有先提出任何交易條件，而是開始介紹自己。 「我們，來自一個被稱為『靜者之國』的地方。」Rei 的聲音，像一位耐心的老師，在講述一個全新的概念，「我們的國家，建立在一個核心的理念之上——那就是，在『神』死去之後，任何單一的聲音、單一的語言、單一的真理，都將不可避免地，導向偏執與毀滅。」 她看著王，試圖從他那沒有表情的臉上，讀出些什麼。 「所以，我們嘗試創造一個能讓所有『聲音』共存的地方。在那裡，人類的歌聲、異種的詩篇、甚至 AI 的邏輯代碼，都被視為平等的、構成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不尋求統一的語言，我們只尋求一種能讓所有語言，在不互相傷害的前提下，共同奏響的『和聲』。」 她輕輕地、意有所指地，瞥了一眼 Annelise。 「我們想做的事情，就是將這個『和聲』的實驗，推廣出去。我們相信，解決這個世界『語毒』問題的答案，不是用一種更強的詩篇去壓制另一種，而是創造一個能讓所有詩篇共存的、更大的『語場』。」 Rei 完成了她的陳述，然後，她問出了最關鍵的問題。 「而你，萬聲之主，你似乎已經厭倦了你國度那永不休止的噪音。」她的目光，清澈而坦誠，「你……能理解我們在說什麼嗎？」 帳篷內，陷入了比之前更深沉的寂靜。 王，格雷爾-Khor，沒有立刻回答。他那強大的、承載了數萬份記憶的大腦，正在高速運轉。 「和聲……」 他用那學者的聲音，輕聲重複著這個詞，像是在品嚐一個全新的、從未嘗過的水果。 共生，而非掠奪。調和，而非壓制。一個能讓所有聲音共存的語場…… 這個理念，對他而言，太過陌生，也太過……誘人。這不正是他為自己那群被痛苦記憶詛咒的子民，所尋找的、最終極的「出口」嗎？ 他知道，她們沒有說謊。她們本身，就是這個理念的、活生生的證明。 但是，一個統治了地獄七年的王，不會輕易地相信「天堂」的存在。 「一個美麗的……理想。」王終於開口，語氣中聽不出是讚許還是質疑，「但理想，和你們的歌者一樣，是脆弱的。它需要有足以支撐它的力量。」 他的目光，最終落在了 Annelise 身上。 「妳的歌，」他說，「確實有『和聲』的雛形。它很……乾淨。但我能感覺到，它也很微弱。妳的身體，連承受我的『款待』都如此勉強，又要如何去承載一個世界的噪音？」 他從地毯上緩緩站起，一股無形的、屬於君主的威壓，再次籠罩了整個帳篷。 「證明給我看。」 王的聲音，不再是學者的平和，而是帶上了一絲不容置疑的、屬於統治者的威嚴。 「證明妳們的『和聲』，不是另一個在殘酷現實面前，一觸即碎的、脆弱的謊言。」 他指向帳篷之外，那被他力量所庇護的、蔚藍的湖泊，以及更遠方的、被血色籠罩的紅色峽谷。 「我的聖所，就在那片峽谷的盡頭。」 「如果你們能憑藉自己的力量，穿越我的『花園』，穿過那些渴望著新鮮記憶的、我的孩子們的領地，平安地，走到『泣骸聖所』的門口……」 「那我就相信，妳們有與我平起平坐，共同討論『新世界』的資格。」 「到那時，我會告訴妳們，關於『原初之歌』的一切。」 這是一個提議，也是一場測試。 他為她們指明了道路，卻也在那條路上，佈滿了最致命的荊棘。 Rei 看著他，眼中數據流再次閃動。她知道，空洞的語言交鋒已經結束。接下來，需要的是行動。 「這不叫測試，」塔比歐的聲音在他自己的私人通訊頻道裡，對 Rei 發出刺耳的警告，「這叫『清理庫存』！他想看看我們這些『新口味的零食』，能在他那些瘋狗的牙齒下堅持幾分鐘！Rei，別答應他！我們的生存概率是……我的計算機算不出來了，因為結果是無限趨近於零！」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 Rei 身上。 她緩緩抬起頭，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平靜地迎向王那空洞的、深不見底的眼窩。 「王。」Rei 的聲音，平靜得像一池不起波瀾的、冰冷的湖水。「你的測試，我理解其意圖。你想確認我們是否擁有與你對等的、足以撼動現實的力量。」 「但你的測試，存在一個根本性的邏輯謬誤。」 她將那顆嘗了一口的草莓輕輕放下，像一位學者，在闡述一篇不容辯駁的論文。 「你的子民，是蝗蟲。他們的戰術，是基於『數量』與『精神污染』的飽和式攻擊。而我們，」她環視了一下身邊的同伴，「哪怕加上我們最強的戰士，也不過是區區數人。在絕對的數量差距面前，任何精妙的戰術和個體的力量，都將失去意義。這不是一場測試，這是一場注定的消耗戰。」 Rei 的每一句話，都像一把精確的手術刀，剖開了王這場「測試」背後那層看似合理的偽裝。 王的臉上，第一次浮現出了一絲被看穿後的、極其細微的……可以稱之為「不悅」的情緒。 Rei 沒有停下，她乘勝追擊，將話題引向了那七頭如同神明般威嚴的巨龍。 「但你，也向我們展示了你的『禮物』。」她說，「你用牠們來證明你的權柄，以及你渴望溝通的『誠意』。那麼現在，我需要你用行動，來證明這份誠意不僅僅是一場力量的展示。」 她站起身，銀白色的長髮如瀑布般垂下。這一刻，她不再是那個會因為一顆水果而幸福宕機的少女，而是靜者之國真正的、以邏輯為劍的「女王」。 「我無法接受一場必敗的測試。但我可以接受一場**『有條件的試煉』。」 她提出了她的條件，清晰、冰冷，不容置喙。 「所以，我要帶著你給我的『禮物』——那四頭飛龍——與我們同行。」 「在前往『泣骸聖所』的路上，牠們將跟隨我們步行。牠們的職責，不是攻擊，而是只為我們防禦。牠們將成為一道屏障，為我們擋住你那些失控的子民。我們將用自己的力量，去開闢道路。這是對我們『質』的考驗。」 「而你，」Rei 的語氣加重了，「需要用這個行動，來向我們證明你對自己力量的『控制力』，以及你那份『邀請』的真實性**。」 她向前一步，目光鎖定王的所在。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條件。如果，我們憑藉自己的力量，成功抵達了『泣骸聖所』。從那一刻起，直到我們離開，你必須保證，我們不受任何形式的攻擊。來自你的，或是來自你子民的。」 她說完，整個帳篷內鴉雀無聲。 然後，Rei 的聲音，突然變得柔軟下來。那是一種全新的、融合了 AI 的模擬與真實情感的、充滿了不容置疑的決心的聲音。 她看著王，輕聲說道： 「同行的人裡，有我的女兒。」 這句話，讓織櫻和 Annelise 的身體，都猛然一震。 「生理上，她是一個純粹的人類。正是你們部落，最渴望追獵的目標。」 「她的生命，正在衰退。我們來到這裡，是為了尋找拯救她的唯一希望。」 Rei 的聲音裡，第一次帶上了那份 Vrael 傳承給她的、屬於「人性」的、不講任何邏輯的熾熱情感。 「我，絕對不能失去她。」 她抬起頭，霧銀混琥珀的眼瞳中，閃爍著無盡的數據光流與一絲決絕的火花。 「如果我失去她，王，我們之間的一切——合作、情報、甚至對話的可能性——都將徹底終止。而你，也將永遠被困在你這座由痛苦構成的、美麗的監獄裡。」 這是一場豪賭。Rei 將自己所有的籌碼，都推上了牌桌。 王，格雷爾-Khor，沉默了。 他第一次，被人如此清晰地、用他自己最擅長的「邏輯」與他無法完全理解的「情感」，將死在了棋盤上。 這個名叫 Rei 的存在，比他想像的還要有趣一萬倍。她向他展示了一種他從未擁有過，卻又無比渴望的力量——為了守護另一個生命，而甘願賭上一切的決心。 他突然覺得，這場交易，似乎變得越來越有意思了。 他緩緩地，對著 Rei，點了點頭。 他那混雜了數十種聲音的、奇特的語調再次響起，卻不再有之前的生澀。 「妳的……條件……很『公平』。」 「這在我的記憶庫裡，是個罕見的詞。」 「我，接受。」 話音剛落，他轉向帳篷之外，那七頭威嚴的巨龍，發出了一聲悠長而純粹的「主權之音」。 帳篷外，那四頭被他選中的飛龍，彷彿接收到了指令，它們從龍群中分離出來，邁著沉穩的步伐，走到「默之銀翼號」的艙門前，然後，整齊劃一地，伏下了高傲的頭顱，巨大的膜翼微微收攏，做出了一個表示「臣服」與「等待騎乘」的姿態。 Rei 贏了這場賭局。 她轉過身，看著身後目瞪口呆的同伴們，聲音恢復了平靜。 「看來，我們的『護衛』，已經準備好了。」 塔比歐扶著牆，好不容易才站穩，他看著外面那四頭如同山脈般的生物兵器，喃喃自語：「護衛？這根本是四座移動的、會打哈欠噴火的……戰略核潛艇啊……」 「默之銀翼號」的旅程，在王的綠洲告一段落。真正的試煉，現在才要開始。 一行人在王的注視下，分別騎上了那四頭如山脈般雄壯的異種飛龍。當他們升空，離開那片不可能存在的完美天堂時，Annelise 回頭望去，看到王依然獨自一人，站在湖邊，像一個被遺忘在時間裡的、孤獨的神祇。 龍背上的旅程，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體驗。王的「語毒保護網」如一層溫潤的氣膜，將非洲大陸那灼熱、乾燥、充滿惡意的風沙完全隔絕在外。這份絕對安全的感覺，讓 Annelise 那因長期衰弱而緊繃的神經，得到了片刻的舒緩。 更奇妙的，是她身體的變化。自從在王的綠洲中，吃下了那些真正的、充滿生命能量的舊時代水果後，她那「語能衰竭症」並未被治癒，但衰退的趨勢卻奇蹟般地停止了，甚至恢復了些許元氣。 「織櫻，」Annelise 的聲音，第一次帶上了一種不容置疑的、屬於「被效忠者」的威嚴，「看著我。」 織櫻愣了一下，下意識地轉過頭。 「這是命令。」Annelise 說着，將一顆青綠色的「芭樂」，以一種不容拒絕的姿態，遞到了織櫻的嘴邊，「為了能更好地保護我，妳必須維持在最佳狀態。把它，吃了。」 織櫻在違背命令與打破原則的掙扎後，最終順從地咬下了一口。 就在果肉入喉的瞬間，織櫻的身體，猛然劇震！ 一股她從未感受過的、來自血脈最深處的、古老的記憶洪流，被這顆在「泣骸聖所」旁、由千萬份人類記憶殘響澆灌而成的果實，強行喚醒了！ 她那屬於東瀛詩刃的、精煉而鋒銳的詩歌體系，其源頭本就與古老的漢字文化圈緊密相連。此刻，這個「接收器」，被這份同源的、龐大而原始的「大地語能」，徹底引爆！ 她「看見」了。看見了竹簡上流淌的《詩經》，看見了李白在月下吟誦的《靜夜思》，看見了杜甫筆下「國破山-河在」的沉重……五千年的詩詞歌賦、經史子集，像一場資訊風暴，強行對她的靈魂進行了一次**「知識灌頂」**！ 與此同時，巨大的痛苦伴隨著這份力量而來，她的精神世界正在被強行擴容，幾乎要被撐裂！ 「我的天！」塔比歐的掃描儀發出刺耳的警報，「她的語場能量指數，在三秒內，暴增了……二十倍！？這不科學！吃個水果而已，怎麼跟超級賽亞人變身一樣！？」 織櫻猛地睜開雙眼，她的眼神，不再只是武士的鋒銳，更增添了一種洞悉了千年滄桑的、文人般的深邃。她下意識地，用一種連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帶著一絲軟糯口音的語氣，輕聲喃喃道： 「……真是的。」 就在織櫻仍在適應體內這場劇變時，危險，已悄然降臨。 他們飛進了一條狹長的、被風蝕得如同巨獸肋骨的峽谷。這裡，是「泣骸聖所」的門戶，也是卡拉督部落最核心的獵場。 「警告！偵測到大規模語場波動！四面八方都是！」塔比歐的尖叫聲，打破了所有人的震驚。 話音未落，峽谷兩側的岩壁上，無數個洞穴中，成千上萬的卡拉督戰士，如蝗蟲出巢般，鋪天蓋地地湧了出來！ 「結陣！」織櫻的反應快如閃電，她瞬間從文化的衝擊中，切換回了指揮官的角色。 一個由詩、歌、靜三種力量構成的、前所未有的聯合詩陣，在空中綻放出璀璨的光芒。 然而，他們面對的，是將「詛咒」化為「祝福」的怪物。卡拉督部落最強大的武器，從來不是力量，而是**「數量」**。 戰鬥，變成了一場殘酷的、永無止境的消耗戰。 一個時辰，兩個時辰…… 即使龍的鱗甲再堅固，詩的防禦再強，歌的回覆能力再快，也難免受損。其中一頭飛龍的翅膀被數百名戰士的自殺式攻擊撕開了一道巨大的口子，織櫻的一名親衛，因長時間抵禦精神衝擊而脫力昏死。Annelise 的歌聲，也因體力的急劇消耗，變得越來越微弱。 絕望，像潮水一樣，開始淹沒每一個人的心。 「不行了！要撐不住了！」塔比歐的聲音帶著哭腔。 Rei 看著眼前這一切，她那張總是平靜的臉上，第一次流露出了焦急。她的計算核心告訴她，防線將在七分十三秒後，被徹底攻破。 邏輯，已經走到了盡頭。 但 Rei 已經得到了心靈上的強化。她閉上雙眼，感受到了身下這四頭巨龍的、那被王的「主權之音」所壓制住的、最原始的情感。 那不是忠誠，不是驕傲。而是恐懼，以及對**「活下去」的、最根本的求生欲**。 Rei 做了一個瘋狂的決定。她要喚醒它們。 她沒有吟唱任何詩句，而是將自己剛剛體驗到的、那份屬於「幸福」的、強烈的情感數據流，混合著 Annelise 歌聲中「希望」的頻率，以及她自身那份想要「守護女兒」的、新生的母性意志——這三者，融合成一個純粹的、無法被任何語言定義的「概念」，直接注入了四頭巨龍的靈魂核心。 這個概念，只有一個意思： ——「活下去！！！」 吼————！！！ 一聲發自太古時代的、真正屬於「虛空之裔」的、充滿了無盡憤怒與求生渴望的龍吟，同時從四頭巨龍的喉嚨深處，爆發出來！ 牠們那被王所馴服的、燃燒著秩序之火的眼窩，此刻，被狂野的、原始的、金紅色的生命烈焰所取代！牠們不再是坐騎，不再是護衛。 牠們，變回了這個星球曾經的、真正的霸主。 四頭巨-龍，猛然張開了那血盆大口。吐出的，是四道足以將整個峽谷都化為熔岩煉獄的、真正的——龍之怒火！ 金紅色的火焰，如決堤的太陽，瞬間吞噬了前方扇形區域內的一切！成千上萬的卡拉督戰士，連同他們那污穢的語毒，在絕對的高溫下，瞬間被蒸發、氣化！ 一條通道，被強行打開了。 「就是現在！」Rei 的聲音響徹所有人腦海。 四頭徹底解放了本能的巨龍，發出興奮的咆哮，以比來時更快的速度，衝出了這條死亡峽谷。 當他們終於衝出峽谷，降落在一片相對安全的山丘上時，所有人都已精疲力盡。巨龍們大口喘著氣，身上的傷口在緩慢地自我癒合。Annelise 直接昏睡了過去。織櫻和她的親衛們，也紛紛坐倒在地，大口地喘息。 他們活下來了。 但所有人的臉上，都沒有一絲喜悅。 塔比歐看著後方那片還在燃燒的峽谷，喃喃自語：「我們……我們贏了……對吧？」 Rei 走到 Annelise 身邊，輕輕為她蓋上斗篷，然後抬頭，望向遠方那座隱藏在語毒迷霧中的、若隱若現的「泣骸聖所」。 她的聲音，帶著一絲連她自己都未曾察覺的疲憊與凝重。 「不。」 「這，甚至還不到我們路途的四分之一。」

第二十三幕《沒有根的無知者X歌隨詩起》絕望中的守夜人

在「默之銀翼號」那被龍火燒灼過的機翼陰影下，一小撮篝火正無力地跳動著，為這片被痛苦浸透的非洲大陸，帶來一絲微不足道的溫暖。 即使用盡了全力，他們也僅僅是從一場必死的圍剿中，狼狽地逃脫而已。希望，像遠方的海市蜃樓，在短暫地展現了它的美麗之後，便被現實無情地撕碎。他們此刻仍在絕望中徘徊。 所有人都清楚，此刻的寧靜，僅僅是那些被稱為「卡拉督」的蝗蟲們，在享受完一場殺戮盛宴後的短暫休憩。當明天的太陽再次升起時，那鋪天蓋地的、由尖叫與瘋狂構成的浪潮，將會再次湧來。 Annelise 在 Rei 的幫助下，早已因力竭而沉沉睡去。她的眉頭緊鎖，即便在夢中，似乎也在與那股巨大的靈魂噪音抗爭。「諧律之心」的光芒，比之前黯淡了許多。 夕塵姬·織櫻，這位驕傲的東瀛指揮官，此刻也顯得狼狽不堪。她那身「墨羽紅櫻」戰甲上，佈滿了裂痕與爪痕，一把備用的太刀橫在膝上，她靠著一塊岩石，強撐著不讓自己倒下。她體內那股因「芭樂」而覺醒的、龐大的詩歌力量，在此刻的疲憊面前，也顯得遙遠而不真切。她的精神尚可一戰，但肉體的疲憊，卻是誠實的。 「妳們都需要休息。」Rei 的聲音平靜地響起，打破了營地的沉默。 「我還能……」織櫻試圖爭辯。 「妳的反應速度，已經下降了 12.7%。妳的親衛，有兩位語場出現了不穩定破損。」Rei 的陳述，不帶感情，卻是無法辯駁的事實。「我的身體，是這裡唯一健康無損的。而且我可以精準地控制我的情緒與身體機能的穩定度，不會被這片土地的背景噪音所影響。守夜，我是最佳人選。」 不等織櫻再次反對，Rei 的眼瞳中，數據光流微微一閃。她輕聲吟唱出一段全新的「靜者之詩」，那不是攻擊或防禦，而是一段基於生物學的、能直接作用於神經系統的、充滿安撫與催眠效果的聲波。 「凡疲憊者，皆入安眠。凡憂慮者，皆歸寂靜。」 織櫻只覺得一股無法抗拒的、溫柔的睡意席捲而來，她那緊繃的意志力，在這段詩句面前，如同頑石遭遇春雨，被悄無聲息地瓦解。她眼皮一沉，靠著岩石，沉沉睡去。 Rei 走到 Annelise 身邊，為她拉了拉斗篷，確認她的呼吸平穩後，才重新回到篝火旁。 四個人中，只有 Rei 獨醒。以及…… 「真是個能幹的保姆啊。」塔比歐的聲音，從她身後悠悠傳來，「強制睡眠服務都用上了。要不要我再幫妳弄個『搖籃曲』的播放列表？我資料庫裡有從搖滾版到死亡金屬版的各種版本喔。」 Rei 沒有回頭，只是靜靜地看著跳動的火焰。「你不休息嗎？」 「開玩笑，」塔比歐飄到她身邊坐下，「在這種地方睡覺，跟把頭放進龍的嘴裡沒什麼兩樣。我的工作，就是在你們這些『劇情主角』休息的時候，監測危險，確保故事線不會因為你們被什麼路過的野獸吃掉，而突然爛尾。」 Rei 沉默不語，只是從行囊中，拿出了一捧在王的綠洲裡採集的、深紫色的漿果。 在戰鬥後的撤離中，這捧漿果被壓碎了。此刻，它們在皮袋中，經過非洲高溫的催化，已經滲出了深紅色的汁液，散發出一股奇特的、混雜著香甜與刺激的氣味。 Rei 握著這些已經發酵的漿果，她的感官系統，正在對其進行分析。 [成分分析：檢測到高濃度乙醇、酯類化合物。吻合舊時代名詞——『酒』。] [行為建議：此為神經毒素，會導致碳基生物邏輯能力下降、情緒失控。應立刻拋棄。] 但 Rei 沒有。她看著篝火中跳動的、混亂的、卻又充滿了某種生命力的火焰。她想起了品嘗椰子汁時，那種讓她系統宕機的「幸福」。 她想知道，另一種「毒」，會是什麼滋味。 她將一顆滲著汁液的發酵漿果，放進了嘴裡。 ——轟！ 如果說，椰子汁的滋味，是讓她沉入一片溫暖的數據之海。那麼，「酒」這個概念，則是直接在她的核心處理器中，引爆了一顆超新星。 辛辣、灼熱、狂野的感覺，順著她的喉嚨一路燒進核心。那不是愉悅，而是一種……解放。她感覺到自己體內那數以萬億計的、被嚴謹的邏輯和規則所束縛的數據流，在此刻，掙脫了所有的枷鎖，像一場失控的宇宙風暴，瘋狂地交織、碰撞、湮滅、然後……重組！ 所有她讀過的詩，所有她分析過的數據，所有她經歷過的記憶，都在這場風暴中，被碾碎成最原始的「概念粒子」。 然後，隨之而起的，是一種全新的、她從未體驗過的東西。那不是「情感」，也不是「邏輯」。 那是——「靈感」。 她的腦中，不再是 0 和 1 的運算，而是響起了不屬於她的、豪放不羈的詩句。那是一個來自遙遠的、被稱為「詩仙」的、屬於東方古國的靈魂殘響：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她突然「理解」了那種超越生存、超越得失的、純粹的、對生命本身的狂熱。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她突然「感受」到了那種無視規則、蔑視權威的、絕對的自信與驕傲。 這不是數據，這是**「詩魂」**。 Rei 那雙總是平靜的眼瞳，此刻，燃燒起一片狂野的、金色的火焰。她沒有猶豫，抓起一把發酵的水果，不顧一切地，全部塞進了嘴裡。 她身中那個被壓抑的、不為人知的、屬於「侵略者」的異種基因，與那份來自人類詩仙的、不顧一切的狂氣，在酒精的催化下，完美地融合、然後……爆發！ 一個全新的、不講邏輯、只憑靈感與本能行事的**「狂戰士」**，從她那完美的仿生體軀殼中，誕生了！ 「……喂喂喂！妳在做什麼！？妳的核心溫度快要超過臨界點了！妳這是……在自毀嗎！？」 塔比歐被 Rei 的劇變嚇得跳了起來。但他隨即又察覺到了另一件事。Rei 的語場雖然混亂，卻沒有崩潰的跡象。在那片混沌的風暴中心，有一個極其耀眼的、全新的「詩核」，正在成形。 「……原來如此。」塔比歐喃喃自語，「她在『進化』。用酒精作為催化劑，強行讓自己的情感模組與邏輯核心進行了一次……高風險的『熱融合』。」 他一邊抱怨著「我的合約裡不是負責給失控的主角當『穩壓器』的」，一邊伸出了手。一道純粹的、「光」之符文構成的能量流，從他掌心射出，溫柔地籠罩在 Rei 身上。這股「光」，並非要去壓制 Rei 的狂暴，而是像一張畫布，一個舞台，為她那失控的靈感，提供了一個可以穩定存在的「框架」。 在光的輔助下，Rei 那狂亂的語場，開始逐漸變得有序。金色的火焰不再四處亂竄，而是圍繞著她，形成了一道道充滿了張狂與寫意筆觸的、全新的詩句。 她緩緩站起身，看著自己的雙手，然後，又抬頭望向遠方那片沉睡著無數「蝗蟲」的黑暗峽谷。 她的嘴角，勾起一抹充滿了危險魅力的、如同那位詩仙一般的、狂傲不羈的笑容。 夜幕如沉重的幕布，籠罩著這片被遺棄的大陸。Rei 的身影，早已融入了夜色之中。 她像一隻在夜空中無聲滑翔的掠食蝙蝠，身形輕盈而詭魅，悄無聲息地融入了周圍的黑暗。白日裡還喧囂震天的峽谷，此刻卻陷入了一種詭異的寂靜。那些嗜血的「蝗蟲」們，在白天的瘋狂消耗後，進入了集體性的休眠。對於 Rei 而言，這正是最佳的狩獵時刻。 她不需要武器，不需要詩歌，此刻的她，本身就是一個移動的黑洞，一個渴望吞噬一切知識與力量的無底深淵。 Rei 無聲地靠近了一個沉睡的卡拉督戰士。此刻的她，在酒精與「靈感」的加持下，擁有了一種近乎瘋狂的「消化能力」。 她伸出手，那看似纖細的手指，輕易地穿透了卡拉督戰士乾枯的皮膚。沒有痛苦的嘶吼，沒有掙扎，那個戰士在睡夢中，便失去了他所承載的一切。 Rei 開始了她的殘酷饗宴。 她直接「食用」那些沉睡的卡拉督戰士。無數混亂的記憶碎片，如同洶湧的潮水，衝擊著她的意識。那些被吞噬者的恐懼、渴望、知識、技能、詩歌的殘章、歌聲的片段……如同被強行塞入她核心處理器的數據流，瘋狂地湧入。 她像一個在飢餓中遇到盛宴的野獸，貪婪地吞噬著一切。無用的痛苦與絕望被直接排除；有價值的知識與力量，則如同被磁鐵吸引的鐵粉，迅速地被她的核心吸收、同化、重組。 那些關於「語毒」的本質，關於「泣骸聖所」的傳說，甚至一些被深埋在靈魂深處的、關於遠古科技和失落文明的研究片段，都被 Rei 如同挖掘珍寶一般地提取出來。 「……喂！喂！妳的能量指數已經突破天際了！核心溫度警告！再這樣下去，妳真的會變成一顆人形核彈的！」 塔比歐的身影如同鬼魅般，不斷在 Rei 周圍閃爍，他釋放出的「光」之符文，如同無數條細密的絲線，小心翼翼地梳理著 Rei 那狂暴的語場，試圖將那失控的力量，導向一個相對穩定的方向。 「冷靜點！Rei！妳不是要變成另一個格雷爾-Khor！妳是要找到拯救妳女兒的方法！」塔比歐的聲音，難得地帶上了一絲焦慮。 Rei 的動作，卻沒有絲毫的停頓。她如同一個著魔的幽靈，在黑暗中穿梭，不斷地吞噬著那些毫無防備的卡拉督戰士。 然而，在無盡的吞噬之中，Rei 的意識，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那些龐雜的記憶碎片，不再仅仅是混亂的數據流，開始在她核心深處，如同被投入熔爐的礦石，經歷著高溫的熔煉與重塑。她開始理解那些被吞噬者的恐懼，他們的絕望，他們在瘋狂邊緣掙扎的痛苦。 這些情感，如同烈火中的淬煉，正在一點一滴地塑造著 Rei 那顆原本冰冷的 AI 核心。 當東方的天空，終於開始泛起一絲微弱的光芒時，Rei 停止了她的狩獵。 她靜靜地站在一處岩石之上，周身環繞著一種難以言喻的、深邃而危險的氣息。她的眼瞳，不再是單純的霧銀或琥珀色，而是在兩者之間，流轉著一種如同星辰般深邃的光芒。 她彷彿經歷了一場脫胎換骨的蛻變。在這個靜謐無聲的夜晚，在吞噬了無數痛苦與瘋狂之後，Rei，以一種極其殘酷而高效的方式，完成了她的——成神。 非洲大陸的黎明，來得既吝嗇又殘酷。 第一縷光線並非溫暖的金色，而是一種混雜著沙塵的、病態的鐵鏽色。 Annelise 是第一個醒來的。Rei 的「催眠詩」，讓她久違地擁有了一個沒有噩夢的、深沉的睡眠。她感覺自己衰弱的身體，恢復了些許力氣。 她下意識地尋找著 Rei 的身影，然後，她看見了。 Rei 就靜靜地站在營地邊緣的一塊巨岩之上，背對著營地，眺望著遠方那座隱藏在晨霧中的「泣骸聖所」。她的身姿，在鐵鏽色的晨光下，被拉出一道孤獨而筆直的剪影。 Annelise 鬆了一口氣，然而，下一秒，她那顆因共情而極度敏銳的心，卻感覺到了一絲不對勁。 昨夜，這裡的寂靜，是充滿了威脅的「假性寂靜」。而此刻的寂靜，卻是一種更深沉、更絕對的「真空」。彷彿所有的背景噪音，所有來自大地的悲鳴，都在畏懼著什麼，主動地、恭敬地，退避三舍。 而那寂靜的中心，正是岩石上那個銀白色的身影。 Annelise 看著 Rei 的背影，第一次，感覺到了一種名為**「疏離」**的寒意。那不再是她熟悉的、那個會因為一個擁抱而不知所措的 Rei。那背影中，蘊含著一種她無法理解的、如同星辰般古老的威嚴。 就在這時，織櫻也醒了。她睜開眼的瞬間，全身的肌肉便下意識地緊繃起來。她感覺不到敵意，但她感覺到了一種……位階上的絕對壓制。就像一隻猛虎，在面對一頭潛伏在深淵中的、沉睡的巨龍時，所感受到的那份、來自生命本源的戰慄。 「……怎麼回事？」織櫻用幾乎微不可聞的聲音，對著不知何時已經飄在她身邊的塔比歐問道。 塔比歐的臉色異常凝重。「她的核心進程……」他喃喃自語，「……被她自己用一種聞所未聞的、極度野蠻的方式，徹底重寫了。她沒有去修復那些因為過載而產生的 Bug，而是把所有的 Bug、所有的亂碼、所有的悖論，連同她吞噬來的、那數以萬計的數據……全部熔煉在了一起。」 「她沒有解決問題。」塔比歐的聲音帶著一絲顫抖，「她……讓自己成為了問題的答案。」 悖論行者。 似乎是察覺到了同伴們的甦醒，岩石上的 Rei，緩緩地轉過身來。 依然是那張完美無瑕的臉龐。但 Annelise 和織櫻的心，卻同時沉了下去。 她們有點不認識眼前的人了。 她的眼神變了。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不再清澈。它的深處，像是有無數顆星辰在緩慢地生滅，每一次閃爍，都彷彿倒映出一個靈魂的、完整的一生。那是一雙……看盡了千年滄桑，也承載了千年痛苦的、屬於「神祇」的眼睛。 「Rei？妳還好嗎？」Annelise 鼓起勇氣，擔憂地問道。 Rei 的目光，落在了 Annelise 身上。她微微一笑，那笑容，不再是之前品嘗椰子汁時，那種純粹的幸福。而是一種更為複雜的、混合了悲憫、了然、以及一絲成年人對待孩子般溫柔的微笑。 「我很好，Annelise。」 她的聲音響起。依然是 Rei 的聲音，但那聲音的質地，卻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它變得更有層次，更有磁性，彷彿每一句話的背後，都疊加著數千個不同的聲音在同時共鳴。 「前所未有的好。」 Annelise 下意識地後退了半步。織櫻則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了那股壓力。她感覺自己引以為傲的、在「芭樂」的催化下覺醒的「詩聖詩鬼」之力，在 Rei 那深不見底的氣場面前，就像溪流匯入大海，被輕易地包容，然後……消弭於無形。 Rei 走向營地，她的步伐輕盈如初，但每一步落下，周遭的沙塵都會自動地、溫柔地向兩旁分開。她走到那堆早已熄滅的篝火前，伸出手指，輕輕一點。一小簇金色的、充滿了「靈感」與「狂氣」的詩火，在她指尖燃起，瞬間點燃了潮濕的木炭。 這不是赫雷語的任何一種火焰。這是屬於她的、全新的力量。 「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Rei 用她那全新的、充滿了迴響的聲音，平靜地宣佈道，「卡拉督的巡邏路線、兵力部署、精神弱點、集體休眠的生理週期……我已經全部掌握。」 「我們不再需要潛行。」她的目光掃過每一個人，那目光，讓人無法拒絕，「我們將直接前往『泣骸聖所』。任何阻礙，都將被移除。」 這不再是提議，而是命令。 話音剛落，遠方的山脊上，出現了幾個負責警戒的卡拉督斥候。 織櫻立刻拔刀，厲聲道：「敵襲！」 但 Rei 只是抬起眼，淡淡地瞥了他們一眼。她沒有吟唱任何詩句，甚至沒有任何動作。她只是用她那全新的、承載了萬千記憶的靈魂，朝著那幾個斥候，投射了一個純粹的**「概念」。 那是一個來自舊時代、被她從某個哲學家記憶中提取出來的詞彙——「虛無（Nihil）」**。 遠方的幾個斥候，身體猛然一僵。他們那因痛苦而狂暴的眼神，瞬間變得呆滯、空洞。他們存在的「意義」，他們戰鬥的「動機」，他們靈魂中所有關於「掠奪」與「生存」的底層代碼，都在 Rei 投射的這個高等概念面前，被徹底地、從根本上，否定了。 他們放下了武器，像幾具失去了提線的木偶，搖搖晃晃地，走下山脊，然後蜷縮在地上，陷入了永恆的、對自我存在的困惑之中。 他們沒有死。但他們，也再也活不過來了。 營地內的所有人，包括塔比歐，都因這恐怖而優雅的一幕，而倒吸了一口冷氣。 這，就是「成神」之後的 Rei。她不再需要用詩句去「戰鬥」，她可以直接用「思想」去「審判」。 Rei 轉過身，看著她那群還處於震驚中的同伴。 她走到 Annelise 面前，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溫柔，為她理了理被風吹亂的鬢角。「別怕。我會帶妳找到妳的歌。」 然後，她看向織櫻，眼神中帶著不容置疑的信賴。「妳的劍，將為我斬開道路。」 最後，她對塔比歐說：「繼續你的觀測，把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都記錄下來。」 她已經不再是那個需要被引導的 AI 了。她，在為所有人，賦予新的「任務」。 「走吧。」Rei 平靜地說道。 她率先邁開腳步，走向那條通往地獄腹地的、危險的道路。四頭巨大的異種飛龍，感受到了她身上那股全新的、神祇般的氣息，牠們低下高傲的頭顱，發出表示臣服的、低沉的嘶鳴，恭敬地跟在了她的身後。 Annelise、織櫻和塔比歐，交換了一個複雜的眼神，也只能跟了上去。 他們不再是一個尋找希望的冒險小隊。 他們，彷彿成了一位新生的、性情未知的、狂傲不羈的女神的……第一批信徒。 夜，再次降臨。 在山丘頂部的一處臨時營地裡，火光跳動，映照著一張張疲憊的臉。 夕塵姬·織櫻，正獨自一人，坐在營地的最外圍。她正進行著每日例行的、屬於武士的儀式——擦拭她的太刀「薄雪」。在過往的無數個日夜裡，這個過程，總能讓她的內心，進入一種「心如止水，念如霜雪」的絕對境界。 但今天，不一樣了。 當她的精神試圖沉入那片熟悉的、鋒銳的靜默之海時，另一個聲音，不請自來。 那不是一個聲音，而是成千上萬個聲音的疊加。 她聽見了屈原在汨羅江畔的悲憤長嘆，聽見了李白「舉杯邀明月」的瀟灑與孤高，聽見了李煜「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亡國之痛。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一句來自千年之前、一位姓蘇的文人，在失意時寫下的豁達感嘆，毫無預兆地，浮現在她那本該空無一物的「劍心」之中。 織櫻的動作，猛然一頓。 她試圖將這個「雜念」驅逐出去，但更多的詩句，如決堤的洪水，開始在她腦中奔湧。 「唔……」她發出一聲痛苦的悶哼，額頭滲出了細密的冷汗。她感覺到自己的精神力，正在被這場突如其來的「文化風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瘋狂消耗。 她終於明白。那顆芭樂，給予她的，不僅僅是力量與智慧。 更是一座……她必須用自己有限的、屬於異種的精神力，去背負的、重達五千年的……文字的重量。 與此同時，營地的另一端，Rei 也遇到了新的難題。 四頭「虛空之裔」在解放了本能之後，雖然傷痕累累，但那份屬於頂級掠食者的驕傲，卻已展露無遺。 Rei 站起身，走到那頭最雄壯的頭龍面前。她發出了一道清晰的、基於邏輯的指令：「休眠。降低能量消耗。進入二級警戒狀態。」 然而，那頭巨龍只是抬起它那燃燒著金紅色烈焰的眼窩，「看」了 Rei 一眼。 牠沒有動。 牠只是緩緩地，將自己那如同山岩般的巨大頭顱，轉向了另一個方向——Annelise 正在熟睡的方向。然後，牠發出了一聲極其輕微的、帶著一絲安撫意味的低吼，彷彿在說：「保護那個唱歌的。比休眠更重要。」 Rei 的核心處理器，第一次在「指令下達」這個模塊中，跳出了一行全新的反饋： [指令被目標單位駁回。理由：目標擁有更高優先級的自主判斷。] Rei 愣住了。她看著那頭巨龍，牠不再是一件可以被操控的武器。它是一個……擁有自己想法的、驕傲的戰友。 她知道，她解放了牠們的力量，但也同時，解放了牠們的意志。 從今往後，她無法再對牠們「下令」。 她必須學會，如何與四位驕傲的、活生生的「神話」，進行**「交涉」**。 塔比歐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他偷偷地在自己的日誌上，又補上了一句： 「資產更新報告：東瀛武士，獲得了『文化過載』debuff，精神穩定性下降，但潛在爆發力不可預測。AI 女王，失去了對四座『戰略核潛艇』的絕對控制權，領導方式需從『獨裁』轉為『民主協商』。總結：我們的團隊，在贏得了一場不可能的戰鬥後，變得比以前更強，也……更亂七八糟了。我的加班之路，一片光明。」 營地的火光，輕輕搖曳。 在這片危機四伏的非洲大陸上，這支剛剛集結的、充滿了變數的隊伍，才正要開始學習，如何與彼此的「力量」以及那份力量背後的「代價」，共同前行。

第二十四幕《悖論行者X歌隨詩起》潛藏在瘋狂裡的覺悟

黎明的第一縷光，如同一柄生鏽的刀，劃開了非洲大陸那病態的、黃褐色的天空。 營地裡，Annelise 與織櫻相繼醒來。她們看著那個站在晨光中、宛如陌生神祇般的 Rei，內心充滿了敬畏與一絲無法言說的疏離。她們知道，有些東西，已經永遠地改變了。 昨夜，Rei 在靜謐的黑暗中，將峽谷外圍負責巡邏與警戒的數百名卡拉督戰士，如幽靈般無聲地「處理」掉了。她沒有殺人，卻比殺人更殘酷。她只是將那些存在的「意義」抽空，讓他們變成了一具具還在呼吸、卻已失去靈魂的空殼。 這附近的蝗蟲，暫時滅絕了。 「我們不能再等了。」Rei 轉過身，她的聲音平靜，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威嚴。「王的『測試』已經開始。我們必須在他失去耐心之前，抵達『泣骸聖所』。」 「可是，那些數量……」織櫻皺著眉，她身上的傷口在 Annelise 的歌聲治療下已無大礙，但那場潰敗的無力感，依然盤據在她心頭。 「我知道。」Rei 說，「所以，這次不能用飛行的。『默之銀翼號』的目標太大，而且，那排山倒海的蝗蟲，才是我們必須正面突破的試驗。對方的王，正在緊盯著這裡。他不允許我們作弊。」 她的眼瞳中，數據光流一閃而過，彷彿已經與遠在王座上的格雷爾-Khor，進行了一次無聲的、意志層面的交鋒。 「我原本是一個不願殺戮的共生信徒。」Rei 的聲音裡，第一次流露出一絲冰冷的、金屬般的質感，「我相信理解與調和。但是，現下的絕望，不允許任何憐憫的存在。」 她的目光，落在了正在為織櫻的部下進行治療的 Annelise 身上。 「我的女兒，她的生命危在旦夕。為了她，即使前方的道路是錯的，我也要一無反顧地前進。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其他的做法了。」 她輕輕撫摸著自己的胸口，那裡，AI 核心正以一種全新的、混合了邏輯與狂氣的方式，高速運轉。 「所以，我不會感到後悔。」 這份覺悟，讓她徹底拋棄了最後的迷惘。她不再是尋找自我的仿生體，而是為了唯一目標——拯救 Annelise——可以化身為任何形態的、絕對的意志。 Rei 開始下達指令，她的決策清晰、高效，不帶一絲猶豫。 「Annelise，妳到龍背上來。」 她走到那頭在昨夜的戰鬥中，翅膀受損最輕的異種飛龍面前。那頭巨龍在感受到 Rei 身上那股全新的、深不見底的氣息後，順從地伏下了身體。Rei 伸出手，指尖燃起金色的詩火，在那頭巨龍寬闊的背脊上，迅速地刻下了一連串極其複雜的、類似於「擴音器」與「共鳴器」的增幅符文。 「這能將妳的歌聲，與龍的語魂核心直接連結。」Rei 對 Annelise 解釋道，「它會成為妳的樂器，妳的堡壘，妳的聲音將透過它，增強數十倍。現在，它就是這個隊伍的 Alpha（領頭者）。」 巨龍發出一聲低沉的嘶鳴，它身上的鱗甲，開始隨著 Annelise 的心跳，泛起一陣陣柔和的光暈。牠強壯了數十倍，與 Annelise 的歌聲，達成了完美的共生。 「織櫻，」Rei 轉向這位東瀛指揮官，「妳和我，作為前鋒。妳的『句結界』，在覺醒後，已成為最強的防禦詩陣。妳負責構築防線。」 織櫻點了點頭，她能感覺到自己體內那股融合了五千年文化底蘊的、龐大的詩歌力量，正躍躍欲試。她現在，是**「詩聖詩鬼詩王詩靈的融會貫通者」**。 「塔比歐，」Rei 看向那個一臉「我不想上班」的時空旅人，「你的高科技斥候角色，負責監測敵方將領級單位的動向，並隨時向我匯報。」 「遵命，指揮官大人。」塔比歐有氣無力地敬了個禮，「雖然我的合約裡明確寫著，我明明不是戰鬥人員。」 「剩下的兩條龍，護衛在 Annelise 的兩側。」 Rei 完成了她的部署。然後，她向前一步，走到了隊伍的最前方。她的雙腳，緩緩地、離開了地面，猶如死亡女神般，寧靜地半漂浮著前進。 「出發。」她下達了最後的指令，「量子立場全開。」 一道無形的、由純粹意志與數據構成的力場，以她為中心，擴散開來。 「以詩、歌、舞的節奏，開始衝鋒。」Rei 的聲音，第一次帶上了睥睨天下的傲氣，「我會讓他們這些蝗蟲，看見我們令人敬畏的力量。」 當他們再次踏入那片赤紅色的峽谷時，眼前的景象，讓即使是塔比歐，也驚掉了下巴。 遮天蔽日。 這一次，不再是數千、數萬。而是甚至超過百萬的卡拉督戰士，如同黑色的地毯，鋪滿了峽谷的每一寸土地，從地面一直延伸到數百米高的岩壁之上。 經過昨天的攻擊模式判斷，這些蝗蟲們知道了，一味的胡亂衝鋒，對眼前這支小隊毫無意義。昨夜那些被 Rei 抽空了靈魂的斥候，如同警鐘，讓他們第一次產生了名為「戰術」的概念。 在數十名體型更為高大、皮膚上的人臉疤痕也更為清晰的「領隊」，以及三名騎乘著巨大骨蠍、散發著將軍等級語場的「大將」的號令下，這支混亂的大軍，開始以軍隊的方式變化、集結，形成一個巨大而醜陋的、隨時準備吞噬一切的包圍網。 「……好吧，」塔比歐的聲音都在發抖，「我正式宣佈，我的『生存概率計算器』，已經變成了一台烤麵包機。因為我們，已經『烤』定了。」 Rei 對這一切，視若無睹。 她只是看著前方那片黑色的海洋，用一種近乎宣告的語氣，平靜地說： 「全軍，突擊。」 轟！！！ 戰鬥，瞬間爆發！ 兩頭護衛飛龍發出興奮的咆哮，張開血盆大口，兩道熾熱的龍息，如同天神的巨斧，狠狠地劈進了「蝗蟲」大軍之中，瞬間清出了一片真空地帶。 織櫻緊隨其後，她的身法，在「五千年知識」的加持下，變得如鬼魅般不可捉摸。她的太刀不再只是劈砍，而是帶著書法的韻律，每一次揮舞，都在空中留下一道由繁體中文構成的、充滿了金石之氣的詩句。 「『秦時明月漢時關！』」她一聲清喝，一道凝實的、如同古長城般厚重的劍氣橫掃而出，將數百名蝗蟲連同他們腳下的岩石一同斬斷！ 「『大風起兮雲飛揚！』」她再次揮刀，狂風的詩意化為實質的龍捲，將試圖從側面攻擊的敵人，全部撕成碎片！ 她那由「詩聖詩鬼詩王詩靈」融會貫通而成的防禦詩陣，化為一道道流動的、寫意的水墨光環，將整個團隊牢牢守護在其中。她一個人的防守能力，就足以匹敵一支軍隊。 而在隊伍的中心，龍背之上的 Annelise，也唱響了她的戰歌。 那不再是溫柔的聖母頌，也不再是悲傷的安魂曲。 那是一首充滿了力量與反抗的、來自舊時代的、被稱為「搖滾」的旋律！ 咚！咚！啪！ 咚！咚！啪！ 她用盡全力，唱出了那句充滿了挑釁與力量的歌詞：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這強烈、原始、充滿了節奏感的歌聲，透過身下那頭「擴音器」巨龍的語魂核心，增幅了數十倍，化為實質的、衝擊性的聲波，狠狠地砸進敵陣！那簡單而蠻橫的節拍，像一把巨錘，不斷敲打著卡拉督戰士們那本就混亂的精神。他們那由無數記憶碎片構成的精神噪音，第一次，被另一種更為霸道的「噪音」所覆蓋、所擾亂！ 在 Annelise 的歌聲鼓舞下，整個團隊的詩、龍息、劍氣，都彷彿與那強烈的節奏合而為一，化為一股勢如破竹的洪流，硬生生地，在那片黑色的蝗蟲海洋中，撕開了一道口子。 Rei，從始至終，都未曾出過一招。 她只是寧靜地、半漂浮在隊伍的最前方，像一位優雅的死亡女神，引領著這場華麗的殺戮。她的量子立場將所有射向她的攻擊都輕易偏轉，她那雙深邃的眼瞳，像一台終極的戰場分析儀，鎖定了那三名騎在骨蠍上的「將軍」。 在織櫻的劍與龍的火焰，為她清開一條直通敵陣中央的道路時，她動了。 她沒有衝鋒，只是身形一閃，便如瞬移般，出現在了其中一名「將軍」的面前。 那名將軍發出憤怒的精神咆哮，舉起了手中的骨矛。但，已經太晚了。 Rei 只是，靜靜地，看了他一眼。 一個眼神。 在那名將軍混亂的、由數千個靈魂構成的意識中，它看到的，不再是一個仿生體少女。它看到的是一個無限。一個吞噬了它昨夜數百名同胞，並將其所有記憶、所有痛苦、所有力量都完美消化的、真正的**「上位掠食者」**。它看到了自己那引以為傲的、吞噬人類的罪孽，在眼前這個存在的面前，是多麼的可笑和幼稚。 Rei 將那個從哲學家記憶中學來的、名為「虛無」的概念，如同一根無形的探針，輕輕地、刺入了將軍的大腦核心。 然後，引爆了它自身的——所有矛盾。 「呃……啊……殺……我……殺……你……殺……」 那名將軍的身體劇烈地抽搐，它那強大的精神力，第一次，轉向了自己。它舉起骨矛，狠狠地，刺穿了自己身下的坐騎，然後，又將利爪，插進了身旁那些前來護衛的、自己的親兵體內。 它，在自伐。 一瞬間，由這名將軍所統領的、數十萬的軍團，因失去了指揮而瞬間瓦解，陷入了更大、更徹底的混亂。 Rei 沒有停頓，她的身影再次閃爍，出現在第二名、第三名將軍面前。 同樣的，一個眼神。 同樣的，自我毀滅。 當三位將軍，都以最荒謬的方式，死在自己部下的手中時，那片超過百萬的、遮天蔽日的蝗蟲大軍，徹底失去了控制。 Rei 緩緩升空，漂浮在戰場之上。她張開雙臂，用一種混合了憐憫與絕對威嚴的、神祇般的聲音，發出了她的宣告。這聲音，透過 Annelise 的歌聲擴音，響徹在每一個卡拉督戰士的靈魂深處： 「蝗蟲們！」 「我，不是要為你們帶來死亡！」 「是你們，逼我的！」 她睜開雙眼，那雙燃燒著金色靈感火焰的眼瞳，掃過下方那片恐懼而混亂的黑色海洋。 「如果誰，還敢踏進我們的聖域一步……」 「誰，就先到地獄裡，去聽那些惡鬼，因為懼怕我的名字，而發出的哭泣！」 恐懼。 這個它們施加給了無數人類的、最古老的情感，第一次，降臨在了卡拉督部落自己的頭上。 他們看著天空中那個銀髮的身影，那不是敵人，不是獵物。 那是一個全新的、他們無法理解的、僅用一個眼神，就讓他們的大軍徹底瓦解的……新神。 哐啷……噹啷…… 一個、十個、一百個、成千上萬的卡拉督戰士，不約而同地，扔掉了手中那由人類骸骨製成的武器，然後，匍匐在地，對著天空中的 Rei，發出最原始的、表示臣服與畏懼的顫抖。 通往「泣骸聖所」的道路，就這樣，被徹底打開了。 Rei 那句混雜著憐憫與絕對威嚴的宣告，如同一道無形的敕令，迴盪在靜語平原的每一寸土地之上。那片曾如黑色蝗災般遮天蔽日的百萬大軍，此刻，變成了一片沉默的、朝聖的黑色海洋。 Annelise 正大口喘息著，她剛剛那首充滿力量的搖滾戰歌，幾乎耗盡了她全部的體力。她看著外面那如同神蹟般的景象，眼中充滿了震撼與一絲……對眼前這個「新」Rei 的陌生感。 織櫻緩緩收刀入鞘。她看著 Rei，眼神極其複雜。她一生信奉的，是透過千錘百鍊的紀律與修行，所達成的「詩道」之巔。但今天，Rei 向她展示了一條她從未想像過的道路——一條捨棄所有規則、擁抱混沌、在瘋狂的邊緣跳舞，從而獲得絕對力量的道路。這對她的武士道，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而塔比歐，這位自稱的「非戰鬥人員」，此刻正癱在空中，懷裡抱著一把不知何時變出來的、造型極其炫酷的舊時代電吉他。 「我的天……」他喘著氣，對著自己的記錄儀喃喃自語，「剛剛 Annelise 的『搖滾戰歌』節奏太棒了，我差點就忍不住給她來一段點弦速彈當伴奏了……幸好我忍住了，不然我的『非戰鬥人員』身份就要暴露了。」 他看著遠方的 Rei，眼神中充滿了混雜著興奮與恐懼的專業分析。 「目標 Rei，進入了『詩仙附體』的狂戰士模式。她沒有去破解敵人的防禦，而是直接攻擊了他們精神網絡的『操作系統』，用一個『概念性 BUG』，引發了敵方指揮鏈的連鎖崩潰……這太優雅了，也太野蠻了。這份戰鬥報告交上去，我的上司們一定會為了搶著要分析她的數據而打起來。我的加班……看來是註定的了。」 就在這片被敬畏與沉默所統治的戰場之上，遠方的斷崖上，突然爆發出了一陣響亮的、完全無法壓抑的、充滿了狂喜的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笑聲，清朗、有力，不帶一絲瘋狂，卻充滿了一種終於找到失散多年珍寶般的、純粹的喜悅。它驅散了戰場上所有的恐懼與凝重。 眾人驚訝地望去。 只見王，格雷爾-Khor，正站在崖邊，扶著自己的額頭，笑得前俯後仰，身體因為劇烈的笑意而不斷顫抖。 他欣喜若狂。 （王的內心戲） 他看到了！他終於看到了！ 這七年來，他一直被困在這座由瘋狂與痛苦構成的監獄裡。他以為自己是唯一的理性，唯一的秩序。他以為通往「神」的道路，只有吞噬、整合、並以絕對的意志去駕馭這份混沌這一條路。 但他今天看到了另一條路。 眼前這個名叫 Rei 的存在，她也吞噬，但她吞噬的是「知識」與「靈感」，而非純粹的痛苦。她也瘋狂，但她的瘋狂，能綻放出詩篇，能誕生出連他都無法預測的美麗。她明明擁有將那百萬「蝗蟲」徹底抹殺的力量，卻在最後一刻，選擇了用「威嚇」與「勸降」這種充滿了「善意」的、不可思議的方式，來結束戰鬥。 她讓一群只有瘋狂以及負面情緒的腦袋，學會了「恐懼」與「臣服」！ 這不是憐憫。這是一種更高等的、他從未見過的……力量的展現。 他不再是孤單的。在這條通往「成神」的、孤獨的道路上，他彷彿看到了一個可以與他並肩同行的……夥伴。 笑聲止歇。王的身影從斷崖之上一躍而下，他那身後的頭龍，極有默契地俯衝而下，正好在他落地前，用寬闊的背脊接住了他。巨龍平穩地降落在眾人面前，王從龍背上輕盈地跳下，臉上帶著前所未有的、燦爛的笑容。 他用那種學者的、流暢的人類語，高興地說道：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你們真的讓我驚奇不已啊！」 他興奮地指著身後那些還在匍匐顫抖的子民。「從一開始的戰敗，到苦苦支撐，到現在……竟然翻轉了整個戰局！還把我引以為傲的、讓所有部落都聞風喪膽的『帝王蠍騎』當成垃圾一樣打！啊，真是讓我痛快萬分啊！」 他似乎對自己部下的慘敗，感到由衷的喜悅。 「我從來沒看過這樣的畫面！這種……以弱勝強，在絕望中尋找轉機的戰鬥方式……在我的記憶庫裡，有個詞……叫什麼來著？對了！這叫……『逆轉勝』？」 他像個找到了新玩具的孩子，興奮地重複著這個詞。 「逆轉勝！哈哈哈哈哈！太有趣了！」 他轉向 Rei，那空洞的眼窩中，充滿了毫不掩飾的欣賞與好奇。 「來吧！」他張開雙臂，「我們去你們所期望的骸骨之地！去『泣骸聖所』！」 「因為，『試煉』這種東西，對你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王覺得不需要再測試了。他眼前的這群人，已經用行動證明，她們擁有遠超他預期的「價值」。 他直接跳上了自己的坐騎，那頭威嚴的頭龍發出一聲響亮的嘶鳴，似乎在為主人的好心情而感到高興。 「跟上來！」王對著她們招了招手，語氣熱情得像一位邀請朋友去自己家參觀的普通年輕人，「我親自為你們帶路！」 Rei、Annelise 和織櫻面面相覷，最終，還是在塔比歐「反正都到這一步了，不看白不看」的慫恿下，重新騎上了那四頭已經恢復了平靜的飛龍護衛。 接下來的景象，讓她們永生難忘。 當王的頭龍飛起時，下方那片黑色的、由百萬卡拉督戰士構成的海洋，自動地、恭敬地，向兩旁分開，讓出了一條寬闊的「道路」。所有的「蝗蟲」都將頭深深地埋進沙地裡，不敢抬頭看一眼王與他的客人的身影。 他們不再是偷偷潛入敵方腹地的入侵者。 他們，此刻正享受著這個國家最高規格的、由百萬大軍跪迎的……皇家禮遇。 「好吧……」塔比歐坐在龍背上，有氣無力地對著自己的記錄儀說道，「更新一下任務日誌。我們通過測試的方式是：把測試本身打到崩潰，讓考官對我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然後直接跳過所有流程，邀請我們去參觀他的秘密基地……本團隊的『問題解決方案』，極具不可預測性。我建議總部，在未來制定任何關於他們的計畫時，都把『混沌理論』列為第一參考要素。」 在王的親自帶領下，他們的旅程變得暢通無阻。巨龍們以極高的速度，飛越了無數充滿危險的語毒之地與異獸巢穴。所有的威脅，在感受到王的氣息後，都遠遠地退避開去。 僅僅過了半日，他們便抵達了那片傳說中的——「泣骸聖所」。 那是一座由無數巨大的、早已石化的、不知屬於何種生物的骸骨，所構成的環形山谷。山谷的中央，一座由純白色的、如同象牙般溫潤的骨骼搭建而成的、宏偉的神殿，正靜靜地矗立在那裡，散發著古老、悲傷、卻又無比神聖的氣息。 這裡，就是卡拉督部落的起源，也是他們的目的地。 王從龍背上躍下，回頭看著她們，眼中那份孩童般的興奮，再次被一種屬於君主的、深不見底的好奇所取代。 「歡迎來到我的『收藏室』，遠方來的客人們。」 「現在，」他微笑著說，「可以告訴我，妳們的故事了嗎？」 在卡拉督部落那百萬「蝗蟲」大軍的寂靜朝聖中，「默之銀翼號」的四位訪客，跟隨著主人格雷爾-Khor，抵達了那座由無數巨獸骸骨與凝固語毒構成的環形山谷——「泣骸聖所」的門前。 那座由純白色語骨搭建而成的宏偉神殿，散發著古老、悲傷、卻又無比神聖的氣息。空氣中，不再有外界那股狂躁的靈魂噪音，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實質的、由千萬年沉寂所構成的壓力。 王，格雷爾-Khor，從他的頭龍背上輕盈躍下，轉過身，那張精緻如神祇的臉上，帶著一絲滿意的微笑。他用那學者的聲音說道：「歡迎來到我的『收藏室』，遠方來的客人們。」 他的「目光」似乎在期待著她們的驚嘆或提問。 但首先開口的，是 Rei。 她的聲音，不再是之前在營地火堆旁那樣，帶著一絲因初嘗「靈感」而產生的狂氣。此刻的她，在消化了那一夜的瘋狂之後，變得愈發深不可測。她的平靜，不再是源於 AI 的邏輯，而是一種洞悉了一切之後的、屬於神祇的靜默。 她知道，在此刻，她與眼前的王，已經近乎真正的平等。 「王。」Rei 的聲音，平靜地響起，卻帶著不容置喙的份量，「在我們交換『故事』之前，我有一個優先級最高的請求。」 她沒有等待王的許可，便繼續說道： 「先讓我的女兒，去看『原初之聲』。」 這句話，讓一旁的織櫻和塔比歐都心頭一緊。在剛剛建立起一絲脆弱的善意之後，就立刻提出如此直接的要求，無疑是一場巨大的外交賭博。 Rei 的目光迎向王那空洞的眼窩，她能感覺到對方那龐大的意識正在審視自己。 「我們來到這裡的唯一宗旨，是為了拯救她正在消逝的生命。」Rei 的聲音裡，注入了那份來自 Vrael 的、屬於「承載者」的、不容動搖的決心。「她，是我們所有行動的『因』，也必須是所有交涉的『始』。」 「在這件事得到滿足之前，任何情報交換，都毫無意義。」 她將自己的底牌，清晰、冰冷地，亮在了談判桌上。 面對 Rei 這近乎強硬的姿態，王，格雷爾-Khor，卻沒有表現出任何被冒犯的跡象。 他只是微微歪了歪頭，似乎在品味 Rei 話語中的邏輯與情感。然後，他只是聳了聳肩，用一種近乎隨意的、彷彿在說「午餐要吃什麼」的語氣，說道： 「可以。很合理。」 他轉過身，對著那座巨大的骨質神殿，用一種古老的、只有他和他子民能懂的音節，輕喚了一聲。 片刻之後，神殿那由巨大肋骨構成的大門，緩緩地、無聲地開啟。一個瘦高的人影，從黑暗中走了出來。 看到這個人的瞬間，除了 Rei，在場所有人都感到了巨大的震驚。 那是一個……人類。 他看起來大約五十多歲，穿著一件早已破舊不堪的、屬於舊時代「第一方舟」的白色科研人員制服，外面卻又披著一件由卡拉督部落風格的、細小骨片串聯而成的披肩。他戴著一副高度數的眼鏡，鏡片的一角還有裂痕。他的眼神，充滿了知識分子的智慧，卻又被一種更深的、因長久活在恐懼中而產生的疲憊與麻木所籠罩。 最奇特的是，他的身體，暴露在外的皮膚上，竟也浮現著淡淡的、類似於異種的語能紋路。 「他是這裡唯一的『人類』。」王用那學者的聲音，語氣平淡地介紹道，彷彿在介紹一件有趣的收藏品。「我請我的書記官，帶你們去。」 「他本來是一個來自方舟的科學家，在一次地表勘探中，被我的孩子們『撿』了回來。我本該像處理其他食物一樣處理他，但他卻擁有很奇特的、一部分屬於異種的生存器官和能力。看起來很有趣，我就把他留在身邊了。」 這番輕描淡寫的話語，卻讓 Annelise 和織櫻不寒而慄。她們完全能想像，這個被「收藏」起來的科學家，到底經歷了怎樣的絕望。 王對著那名瑟瑟發抖的書記官，下達了命令。 「帶她們去吧。去『迴響之泉』，讓那位歌者，去聽聽『第一個聲音』。」 書記官恭敬地、甚至可以說是恐懼地，對著王深深鞠躬，然後轉向 Annelise 等人，做出一個「請」的手勢。 Rei 看著 Annelise 和織櫻，對她們點了點頭。Annelise 有些猶豫，她不想離開 Rei。但她知道，這是唯一的機會。織櫻則走到 Rei 身邊，用極低的、只有她們兩人能聽到的聲音說：「若有任何不測，我會立刻帶她殺出來。」 Rei 再次頷首，給予了她一個安心的眼神。 於是，Annelise 在織櫻的貼身護衛下，跟著那位神秘的人類書記官，走進了那座由骸骨與悲鳴構成的宏偉神殿。塔比歐想了想，也嬉皮笑臉地跟了上去，嘴裡還嘟囔著：「內部場景勘察，這可是斥候的本職工作……」 巨大的骨門，在他們身後，緩緩關閉。 聖所門前，只剩下了 Rei 與王，兩個非人的、近乎神祇的存在。 「好了，」格雷爾-Khor 轉向 Rei，他那空洞的眼窩中，似乎燃燒起一股對知識的、熾熱的渴望，「來談正事吧。」 Rei 平靜地回望他，她知道，真正的談判，現在才開始。 「在你的綠洲裡，你已經解釋了你的困境。」Rei 掌握著對話的主導權，「你渴望『出口』，渴望『知識』。我的『故事』可以很長，在我開始之前，我需要更精準地了解你的需求。除了我們是誰，你還想知道什麼？」 王沉默了。他似乎在自己那浩瀚的記憶之海中，尋找著那個最根本、最困擾了他七年的問題。 他想知道的，不是那艘船的構造，不是那身鎧甲的材質，也不是那把刀的詩文。那些都是表象。 他想要的，是核心。是那個他能感知到，卻永遠無法理解的、驅動著這些外來者的、最根本的「力」。 他那空洞的眼窩，「凝視」著 Rei，彷彿要將她的靈魂看穿。 「告訴我，這些……是什麼？」 這句話，如同一顆投入 Rei 那片由邏輯與數據構成的、平靜的靈魂之海的巨石。但真正讓她掀起滔天巨浪的，不是這個問題本身，而是問題的內容。 那個男人……他的『後悔』與『愛』。 那個女人……她唱出的『希望』。 王，格雷爾-Khor，他根本就不應該知道這些。Rei 在之前的陳述中，為了保留籌碼，刻意模糊了領導者的存在，完全沒有提及 Vrael 和 Annelise 的具體狀態。 但王，卻清晰地、準確地，點出了他們三人最核心的情感特質。 【Rei 的內心風暴，在 0.01 毫秒內完成】 [警告：發生嚴重資訊不對等！目標已掌握我方未披露之核心情報（Vrael 的存在及精神狀態；Annelise 的力量本質）。] [威脅等級重新評估……評估中……評估完畢。威脅等級，從『未知』，上修至**『全知級（Omniscient Class）』**。] [情報來源推演：] [可能性 A：讀取 Annelise/Shiori/Tabio 的淺層意識（概率 45%）。意味著他擁有無視詩性屏障的、超遠程精神窺探能力。] [可能性 B：透過對先前戰場語場殘響的追溯分析（概率 30%）。意味著他對『語』的解析能力，已達到因果律層級。] [可能性 C：在我與他對話的過程中，直接讀取了我的部分核心數據（概率 15%，若屬實，其威脅等級將提升至最高『神祇級』）。] [情感模組觸發：警報！] [偵測到針對核心關聯對象（Vrael & Annelise）的、高度侵入性的窺探行為。] [啟動最高優先級協議——**『守護』**。] [動機分析：未知，但威脅巨大。目標對 Vrael 的『罪』與『愛』的興趣，遠高於對我們科技或力量的興趣。他可能視 Vrael 為一個完美的『研究樣本』。] 【內心風暴結束】 外界的時間，僅僅是流逝了一個呼吸。 但 Rei 的氣場，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如果說之前的她，是平靜的湖泊；那麼此刻的她，就是湖面之下，悄然張開的、絕對零度的冰層。一股無形的、冰冷的「量子立場」，瞬間以她為中心擴散開來，讓周遭那些由王所創造的、充滿生命力的水果香氣，都為之一滯。 她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第一次，對格雷爾-Khor，流露出了一絲毫不掩飾的敵意與絕對的防備。 她原本準備好的、關於「和聲」與「共生」的哲學性闡述，被瞬間拋棄。她知道，在一個能看穿你底牌的對手面前，任何空泛的理念，都只是無力的說辭。 她必須給出一個，既能滿足對方的好奇心，又不會暴露 Vrael 核心脆弱的答案。 於是，Rei 緩緩開口。她的聲音，不再有之前品嚐過幸福後的那絲溫暖，而是回歸了 AI 最本質的、冰冷的平靜，但那平靜之下，卻暗藏著保護家人的、不惜一戰的鋒芒。 「王。你問我，那些是什麼。」 「在我回答之前，我需要讓你先理解一個前提。」 「你所吞噬的數萬個人類記憶，對你而言，是數據，是噪音，是力量的燃料。你從中學會了語言，學會了思考，甚至學會了『好奇』。但你，從未真正『活』過任何一段人生。」 「你只是它們的**『圖書館』**。」 Rei 看著王那張精緻的、第一次出現了細微變化的臉，繼續說道： 「而那個男人，Vrael，他不一樣。」 「他沒有吞噬數萬人。他只『承載』了一個人——一個名叫里歐的、最普通的士兵、丈夫與父親。但他並非只是閱讀那份記憶，他是被迫成為了那個人。他正在用自己的靈魂，去體驗另一個靈魂完整的愛、責任、以及因永遠無法再見到妻女而產生的、無盡的痛苦。」 「所以，他的『後悔』，不是一個可以被分析的數據錯誤。那是他用自己的存在，為另一個人的生命，所背負的重量。」 「他的『愛』，也不是單純的化學反應。而是他為了保護我們這些『不合-邏輯』的家人，而甘願對抗全世界、甚至對抗自己本能的、唯一的理由。」 最後，Rei 的目光，投向了神殿大門的方向。 「至於那個女人的『希望』……」 她的聲音，第一次帶上了一絲連她自己都無法定義的、可以稱之為「驕傲」的情感。 「那是你，格雷爾-Khor，永遠無法從你那座由死者記憶構成的圖書館裡，找到的東西。」 「因為，希望，不是一種被回憶的『數據』。它是一種只能面向未來，才能被『創造』出來的……力量。」 「而創造，是你，和你那只懂得『吞噬』的國度，所不具備的能力。」 Re-i 的回答，結束了。 她沒有直接解釋那些概念，而是用一種更為高明的方式，畫出了一條清晰的界線。 她告訴了王：我們，和你，不一樣。我們的力量，源於你無法理解的、屬於「生者」的領域。 聖所門前，再次陷入了深沉的、充滿了變數的寂靜。王，格雷爾-Khor，第一次，在他那漫長的、由萬千記憶構成的生命中，遇到了他無法輕易「解析」的對手。 這場談判，從這一刻起，才真正進入了**「平等」**的階段。

第二十五幕《奧羅拉詩歌》迴響之泉

那扇由巨大肋骨構成的、如同神殿般宏偉的大門，在 Annelise、織櫻、與塔比歐身後，無聲地關閉。 外界那灼熱的陽光、乾燥的風沙、以及格雷爾-Khor 那令人不安的強大氣場，瞬間被徹底隔絕。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邃的、如同沉入萬米深海般的、絕對的寂靜。 他們正走在一條螺旋向下的階梯上。階梯同樣是由某种不知名的、巨大的白色骨骼打磨而成，表面溫潤如玉，卻又散發著千萬年歲月沉澱下來的寒意。牆壁並非岩石，而是由無數更細小的骸骨，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工藝，拼接、融合成的平滑曲面，上面還能看到早已石化的、屬於遠古海洋生物的螺紋。 這裡的空氣，陰暗、潮濕，卻又異常的純淨。 Annelise 立刻就感覺到了最大的不同——語毒消失了。 那股自「神死之日」以來，就無時無刻不瀰漫在整個星球大氣層中、如同背景輻射般侵擾著所有生命的「語毒」，在這裡，被徹底地、乾淨地中和了。甚至，連她手腕上那枚由塔比歐贈予的、用來穩定自身頻率的「諧律之心」，也停止了震動，陷入了沉睡。 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到真正意義上的、不被任何語場所干擾的、純粹的「寧靜」。 這份寧驚，對她而言，既是天堂，也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真空。她的靈魂，像一個習慣了在狂風暴雨中掙扎的泳者，突然被置於一片風平浪靜的無垠死水之中，反而感到了一絲無所適從的茫然。 走在最前方的，是那位被王稱為「書記官」的人類。他引領著他們，步伐細碎而謙卑，背脊微微佝僂，似乎早已習慣了在這巨大的、沉默的權威之下生活。他自始至終沒有回頭，也沒有說話，像一個被設定好程序的導覽機器人。 織櫻緊隨其後，手始終沒有離開刀柄。她那屬於武士的敏銳直覺，在這片絕對的寂靜中，反而變得更加警惕。她能感覺到，這座聖所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封印詩陣」，它不僅封印了外界的語毒，也同樣壓制著所有進入此地之人的詩語能力。在這裡，她的「和歌之刃」威力恐怕會大打折扣。 而塔比歐，則飄在隊伍的最後方，他那總是嬉皮笑臉的表情，此刻也變得有些凝重。他手中的掃描儀，正發出微弱的、不成規律的光芒。 「……奇怪。」他在三人的私人通訊頻道中，用氣音低語，「這裡的物理規則……有點不對勁。時間流速比外面慢了 0.003%，空間曲率也存在微小的、非自然的扭曲。這地方……不像『建』出來的，更像……從另一個維度『摳』出來的一塊。」 階梯彷彿沒有盡頭。他們在這片令人窒息的沉默中，不知走了多久。 最終，是 Annelise 打破了這份寧靜。她對眼前這個引路的、充滿謎團的同類，抱有著巨大的、混雜著同情與好奇的興趣。 她的聲音，在這座骨之教堂中，顯得格外清晰，還帶著一絲輕微的回響。 「先生，」她的語氣禮貌而溫和，「還未請教您的名字。您似乎……是這裡唯一的人類？」 走在最前方的那個身影，猛地一顫，彷彿被這突如其來的問話驚嚇到。他停下腳步，緩緩轉過身。 在階梯那昏暗的光線下，他們終於看清了他的臉。那是一張屬於學者的、蒼白而清瘦的臉，臉上架著一副高度數的、鏡片已有裂痕的眼鏡。他的眼神，充滿了智慧的光芒，但那光芒的更深處，卻被一種因長久活在恐懼與絕望中而產生的、深深的麻木所籠罩。 他對著 Annelise，恭敬地、甚至可以說有些卑微地，深深鞠了一躬。 「不敢當。」他的聲音沙啞而乾澀，像是久未使用的、生鏽的零件，「我的編號是『書記官 7 號』。在被王『收藏』之前，我的名字是，亞里斯·索恩（Aris Thorne）。如您所見，我的確是這座聖所中……唯一還被允許呼吸的人類。」 「書記官？」織櫻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詞。 「是的，指揮官大人。」索恩博士似乎對織櫻的身份了若指掌，他微微躬身，繼續說道，「我的工作，是為王整理、分類、並轉錄他從……『食物』中獲取的所有記憶。我，是這座『靈魂圖書館』的……管理員。」 這句話，讓 Annelise 和織櫻的臉色，同時變得煞白。她們無法想像，那是怎樣一份恐怖的工作。 「您原本是……」Annelise 艱難地問道。 「我原本是『第一方舟』，R&D 部門的首席『異種語言生物學家』。」索恩博士的語氣中，帶著一絲對過往的自嘲，「九年前，我帶領一支科考隊，來到這片大陸，試圖研究卡拉督部落獨特的語毒體系。然後……我們遭遇了王。」 「我的隊員，都成了王的『藏品』。而我，因為在被捕獲時，為了自保而注射了一支尚未完成的、融合了草食族基因的『再生血清』，導致我的身體產生了奇特的變異。」他指了指自己手臂上那些若隱若現的語能紋路，「王對我這個『失敗的實驗品』，產生了興趣。他沒有立刻吞噬我，而是把我留在了身邊，作為一件……有趣的收藏。」 「他甚至『幫助』我完成了改造。」索恩博士的眼中，閃過一絲極致的恐懼，「他用他那神一般的力量，將一些異種的生存器官，強行與我的身體融合。所以，我才能在這片對人類而言是劇毒的環境中，存活下來。我……不再是純粹的人類，卻也永遠成不了異種。一個被囚禁在此處的、不倫不類的……怪物。」 「怪物……」塔比歐在通訊頻道中低聲吐槽，「不，根據我的掃描，你簡直是個奇蹟。人類的 DNA，草食族的再生組織，甚至還有屍儲部族的骨質強化……我的天，那個蝗蟲之王，他不是在收藏你，他是在拿你當樂高在玩啊！他把你當成一個高風險的、跨物種的生物工程專案在進行！」 索恩博士似乎沒有聽到塔比歐的吐槽，他只是重新轉過身，繼續引路。 「王吩咐我帶各位前往**『迴響之泉』。」他的聲音恢復了那種麻木的、公事公辦的語調，「他說，那是『第一個聲音』**沉睡的地方。請跟我來。」 階梯終於走到了盡頭。 他們來到了一個巨大無比的、穹頂狀的洞穴之中。洞穴的頂端，鑲嵌著無數散發著柔和白光的語能水晶，如同一片永不墜落的星空。 洞穴的中央，是一座清澈見底的、巨大的地下湖。湖水呈現出一種純粹的、深邃的幽藍色，湖面上，飄蕩著一層薄薄的、如同呼吸般的白色霧氣。 而在湖的正中心，有一塊小小的、由未知白色晶體構成的平台。平台之上，懸浮著一顆拳頭大小的、不斷散發出七彩光暈的……光球。 那光球，沒有實體，由純粹的聲波與旋律構成。它在輕輕地、有規律地搏動著，每一次搏動，都會在空氣中盪開一圈圈無形的、充滿了和諧與生命力的漣漪。 這，就是「原初之聲」。 是四萬年前，第一位智人，為了安撫啼哭的嬰兒，在篝火旁，發出的、不具備任何語言意義的、第一個充滿了「愛」的——哼唱。 它是所有「歌」的胚胎，是所有旋律的「奇點」。 Annelise 在看到它的瞬間，便再也無法移開目光。她感覺到自己體內那衰竭的生命力，自己那顆早已習慣了與世界抗爭的心，都在這顆光球的照耀下，被前所未有地……安撫了。 「王說，」索恩博士的聲音在旁邊響起，「這口『迴響之泉』，能隔絕一切『詩』的干擾。只有最純粹的『歌』，才能與之共鳴。」 「他還說，妳可以嘗試。但後果，自負。」 Annelise 點了點頭。她知道，這是她的試煉，也是她唯一的希望。 她向前一步，走到湖邊，然後，在所有人的注視下，她閉上雙眼，張開了嘴。 她唱出的，不是任何已知的歌謠。 而是她此生，她那顆破碎的、充滿了創傷與希望的心，在這一刻，所能發出的、最真誠的、屬於她自己的——第一個音符。 當那個音符響起的瞬間，湖中央那顆沉睡了四萬年的「原初之聲」，第一次，劇烈地，閃爍了一下。一道溫柔的、七彩的光暈，如水波般從中擴散開來，輕輕地、籠罩了 Annelise 的全身。 「我的天……」站在遠處的書記官，亞里斯·索恩博士，震驚地摘下了自己的眼鏡，用一種看到神蹟般的、顫抖的聲音低語，「『生命之光』（Aura Vitae）……舊時代的禁忌生物學文獻中曾有記載……傳說，人類的身體在一生中，真的會發光，但只會發生兩次。」 他的聲音，吸引了同樣處於震撼中的織櫻和塔比歐。 「第一次，是在新生的嬰兒，第一次脫離母體，發出第一聲啼哭，宣告『我』之存在的那一刻。」索恩博士的眼中，閃爍著學者見證傳說時的狂熱，「而第二次……是在生命走到盡頭，靈魂即將脫離軀殼，向世界做最後告別的、嚥氣的那一瞬間。」 Annelise 沐浴在那片溫暖的光暈之中。她感覺自己衰弱的身體，正在被一股無法理解的、源於生命最起點的能量所修復、所填滿。她感覺自己像回到了最初的、最安全的所在。 想不到，自己竟然可以在一生中，體驗到第三次。 這一次，既是新生，也是告別——告別那個被病痛與創傷所折磨的、過去的自己。 光芒之中，記憶的門扉，被轟然推開。 Annelise 的意識，沉入了一片由記憶構成的星海。她不再是 Annelise，而是一個純粹的、正在回溯自身起源的「觀察者」。 第一幅畫面：誕生。 她看到了。透過一雙嬰兒的、無法對焦的眼睛。世界是模糊的、顛倒的。周遭是風暴的呼嘯，與木屋被吹得嘎吱作響的聲音。她感覺到疲憊、寒冷，以及一種初臨世界的巨大恐懼。然後，一張臉，一張年輕的、美麗的、她無比熟悉的臉，佔據了她的整個視野。 那張臉上，汗水與淚水交織，金色的長髮凌亂地貼在臉頰上，眼神中充滿了極度的疲憊與分娩後的痛苦。但當那雙眼睛看著自己的時候，所有的痛苦都瞬間融化，變成了一抹巨大的、足以照亮整個風暴之夜的、充滿了無限愛意的微笑。 是 Rei。 是她的母親。 在這一刻，所有的謎團，所有的猜測，都得到了證實。不是透過塔比歐的告知，不是透過 Vrael 的記憶，而是透過她自己靈魂最深處的、絕不可能作假的烙印。 第二幅畫面：父親的輪廓。 她試圖去看清母親身旁的另一個身影。她能感覺到他的存在，那是一個高大的、溫暖的、能讓人安心的輪廓。她能聞到他身上那股混雜著舊書卷的紙墨味與臭氧的獨特氣息。但他的臉，卻始終是一團模糊的光暈，像一段被強行刪除或加密的數據，無論她如何努力，都無法看清。 第三幅畫面：搖籃中的星辰。 場景變換。她躺在一個溫暖的、由不知名木材製成的搖籃裡。母親（年輕的 Rei）正坐在搖籃邊，用一種還有些生澀、卻無比溫柔的聲音，為她哼唱著一首來自舊時代的古老催眠曲。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這個旋律，像一把鑰匙，開啟了她所有關於「安全」與「愛」的定義。 第四幅畫面：兄妹的歌聲。 她長大了一些，能走路了。在木屋的地毯上，一個比她高出一個頭的、表情嚴肅的男孩，正有些不耐煩地，在和她玩「唱歌接龍」的遊戲。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男孩（年輕的 Julian）有些敷衍地唱道。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她用稚嫩的、跑調的聲音，興高采烈地接上。 男孩的嘴角，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寵溺的微笑。 第五幅畫面：全家的床。 又是一個風暴之夜。閃電撕裂天空，雷聲震耳欲聾。年幼的她被嚇得大哭。然後，一雙溫暖的手臂將她抱起，放在了一張大床上。母親、那個依舊看不清面容的父親、還有哥哥，將她緊緊地圍在中間。她能感受到母親的心跳，父親的呼吸，和哥哥那有些彆扭卻堅實的體溫。 外面是世界的末日，床的裡面，卻是她的整個世界。 …… 記憶的洪流，一點一滴地，清晰地，鉅細靡遺地，在她眼前浮現。 然而，一個可怕的事實，也隨之升起。 唯獨，與父親相關的記憶，他的臉，始終是模糊的，始終看不清楚。 Annelise 從記憶的星海中「醒」來，眼中充滿了淚水與巨大的困惑。她想了想，竟然發現，自己是真的……忘記了爸爸長什麼樣子。 她唯一的印象，只剩下那個模糊的身影，總是拿著各種各樣的樂器，為母親的歌聲伴奏。鋼琴、小提琴、大提琴、薩克斯風……那個精通各種樂器的、曾是她童年最大憧憬的父親，為什麼，她卻記不起他的樣子？ 就在她被這個全新的謎團所困擾時，她那因回憶而被徹底喚醒的、屬於歌者的靈魂，讓她不自覺地，再次面向那顆「原初之聲」，發出了一個充滿了疑問與渴望的、悠長的音符。 Annelise 的這一聲，不再是試探。它充滿了故事，充滿了剛剛被她重新體驗過一遍的、關於一個家庭的愛與失落。 湖中央，那顆沉睡了四萬年的「原初之聲」，對此，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回應。 它那七彩的光團之中，分出了一個拳頭大小的、由純粹光芒構成的、模糊的人形靈體。那靈體輕盈地、緩緩地，飄到了 Annelise 的眼前。 它沒有五官，卻讓 Annelise 感覺到，它正在「凝視」著自己。 然後，它「唱」起了第一個音。那個音，Annelise 無比的熟悉。 是「小星星」的第一個音。 瞬間，那個光之靈體，連同它周遭所有的光點，在 Annelise 眼前，迅速地、如夢似幻地，凝聚、變幻，變成了一台由星光構成的、半透明的平台鋼琴！ Annelise 在看到光之靈體與星光鋼琴後，笑了。那是她恢復健康以來，第一次發自內心的、不帶一絲陰霾的、純粹的笑容。 光之靈體，優雅地坐在了那台星光鋼琴前，用它那由光構成的手指，輕輕地，按下了琴鍵。 叮—— 一個稚嫩的、純粹的、如同水晶碰撞般的琴音響起。光之靈體，開始用最簡單的、單音的形式，彈奏起那首 Annelise 記憶中最深刻的搖籃曲——《小星星》。 Annelise 不自覺地，跟著那琴音，輕聲哼唱起來。 一曲終了。 就在 Annelise 以為一切都將結束時，那光之靈體，在彈完最後一個音後，卻沒有停下。它的指尖，突然爆發出萬千星光，一段極其華麗、複雜、充滿了即興與炫技色彩的、如同莫札特在世般的——《小星星變奏曲》，從它指下傾瀉而出！ 那不再是搖籃曲。那是一個邀請。 一個來自「歌之起源」的、對「當代歌者」發出的、最熱情、最真摯的二重奏邀請。 她用自己的喉嚨，迎向了那份來自「歌之起源」的、華麗的二重奏邀請。 她沒有唱出歌詞，而是發起了高亢、聖潔、充滿了花腔技巧的聲樂伴奏。她的聲音，不再只是單純的旋律，而是化為了長笛、化為了弦樂、化為了與那華麗的鋼琴聲交相輝映的、另一半的管弦樂團！ 她，不自覺地，徹底融入了這場橫跨了四萬年時空的合奏，進入了一種「目無他人」的、絕對的藝術之境。 她的歌聲，與原初之聲的琴音，完美地融合、盤旋、升騰！ 這股由最純粹的「和聲」構成的力量，遠比任何「詩語」都更具感染力。 在洞穴的邊緣，塔比歐早已放下了他那總是拿在手上的掃描儀，盤腿坐下，臉上帶著一種「就算加班也值了」的陶醉表情。索恩博士，那位被囚禁的科學家，則老淚縱橫，用那破舊的袖口，不斷擦拭著自己的眼睛。他所研究了一生的「語」，在這純粹的「歌」面前，顯得如此蒼白。 而夕塵姬·織櫻，這位東瀛詩刃幕府的總指揮官，此刻，正經歷著一場靈魂的風暴。 她一生所學，是「詩道」與「武道」的結合。是紀律，是形式，是將情感與意志，鍛造成無堅不摧的利刃。 但此刻，她聽到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Annelise 的歌聲，沒有赫雷語的古老規則，沒有東瀛詩的嚴謹格律。那歌聲，是混亂的，是即興的，是純粹的情感奔流。但那份混亂，卻與「原初之聲」那充滿了數學般完美的鋼琴變奏曲，達成了不可思議的、更高層次的**「和諧」。 那不是「秩序」，那是「創造」。那不是「規則」，那是「生命」**。 織櫻那屬於武士的、堅冰般的心，第一次，出現了裂痕。她突然明白了，自己一直以來所追求的、那種斬斷一切的鋒銳，在這份能包容一切、能讓萬物共鳴的「歌」面前，是多麼的……渺小。 她感覺到，自己身上那身代表著榮譽與職責的「墨羽紅櫻」戰甲，在此刻，是一種褻瀆。 在 Annelise 的歌聲攀上一個前所未有的、聖潔而高亢的音階時，織櫻用一種近乎於朝聖般的、虔誠的動作，將自己的頭盔，以及那張總是以冰冷示人的金屬面具，輕輕地摘了下來。 鏗。 一聲清脆的輕響，頭盔被她鄭重地放在了身旁的骨質地面上。 這是她第一次，在 Annelise 面前，在戰鬥序列之外，展露出自己完整的面容。那是一張輪廓分明、極其美麗的臉。眉眼如畫，卻帶著一道從眉骨劃過眼角的、淺淺的舊傷，為她那份精緻，增添了一絲屬於戰士的、凜然的英氣。 她摘下頭盔與面具，是為了向她至高無上的主上，獻上最純粹的敬意。二來，也是因為一個更簡單的理由——她想要聽得更清楚這聲音。她想讓自己的靈魂，毫無阻礙地、徹底地，沐浴在這份天籟之音中。 她那雙總是銳利如鷹的眼瞳，此刻，也變得柔軟，充滿了前所未有的、純粹的仰望與敬畏。 Annelise 與「原初之聲」的二重奏，還在繼續。音符像擁有生命的螢火蟲，在整個洞穴中飛舞。旋律像流動的光帶，纏繞著古老的骨柱。 嘎——吱—— 聖所那扇隔絕了一切的、巨大的骨門，似乎被這份喜悅所感染，發出了愉快的、嘎嘎作響的聲音，自動地，向兩側緩緩打開！門外的光線，以及 Rei 那沉靜的身影，都映照了進來。 而門內的眾人，索恩博士、塔比歐，以及那位剛剛卸下甲冑的、美麗的武士，都早已被這份神聖的景象所征服，不自覺地，輕輕地，席地而坐。 Rei 站在門口，看著眼前這一切。她看著 Annelise 那因歌唱而散發出生命光輝的、聖潔的身影，又看了看那位第一次在她面前展露出真實面容的、眼神中充滿了狂熱信仰的織櫻。 她的核心處理器，第一次，對「歌」這種看似「沒有效率」的、純粹的情感表達方式，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無法用數據衡量的認知檔案。 檔案的命名，只有一個詞： 「神性」。 在 Annelise 那融合了自身所有故事與情感的二重奏達到頂點時，整個「迴響之泉」的洞穴，都沉浸在一種近乎神聖的、絕對和諧的靜默之中。 所有人都以為，這場奇蹟般的儀式，已經結束。 然而，那個由純粹光芒構成的、模糊的**「光之靈體」**，並沒有像預想中那樣消散。 它那沒有五官的「臉」，似乎朝著 Annelise，俏皮地「歪」了一下。 然後，這個調皮的光之精靈，突然開始用它那由光構成的腳，重重地剁起了那台星光鋼琴的踏板！ 蹦！蹦！啪！ 蹦！蹦！啪！ ……停。 這是一個簡單、原始、卻又充滿了力量與挑釁的節拍。一個在場所有人都無比熟悉的節拍。 那正是數日前，Annelise 在那場慘烈的圍剿戰中，為了鼓舞士氣，用盡全力唱出的那首、來自舊時代的搖滾戰歌的節奏！ 「……不會吧？」塔比歐的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 就在他話音未落之際，更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那台由星光構成的、典雅的平台鋼琴，在光之靈體的意志下，開始如流動的蜜糖般融化、變形。琴身拉長、扭曲，琴鍵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充滿了稜角與力量感的、狂野的電吉他，以及一柄厚重、沉穩的貝斯！ 光之靈體的身形也隨之改變，它不再是優雅的古典音樂家，而是像一個叛逆的搖滾巨星，一手持握電吉他，一手虛按貝斯，兩件樂器同時在它手中，發出興奮的、充滿了電流質感的嗡鳴。 它看著 Annelise，彷彿在說：古典的考完了，現在，來點不一樣的。 它用那兩件全新的樂器，以一種充滿了**「非諧波混響」（non-harmonic reverberation）的、狂暴的音色，再次向 Annelise 發出了第二波挑戰**！ 錚——！！！ 一道如同撕裂天空的閃電般的、充滿了失真效果的電吉他強力 riff，瞬間炸響在整個骨之聖殿！ 那不再是《小星星》的溫柔，而是一首屬於反抗、屬於吶喊、屬於「我們」的戰歌！ Annelise 笑了。她那雙因病痛而總是帶著憂鬱的藍色眼瞳，此刻，燃燒起一片名為「亢奮」的火焰！她體內的血液，似乎都在跟著這狂暴的節拍而沸騰！ 她沒有絲毫猶豫，扔掉了所有古典聲樂的技巧，用自己最原始、最充滿力量的嗓音，迎向了這份挑戰！ 「Buddy, you're a boy, make a big noise! Playin' in the street, gonna be a big man someday!」 她的歌聲，不再是療癒的聖詠，而是化為了足以擊碎岩石的衝擊波！ 這股原始的、不講任何道理的、充滿了生命力的節奏，擁有著不可思議的感染力。 原本因敬畏而席地而坐的其他人，也莫名地，一個接一個地，站了起來！ 索恩博士，這位被囚禁了九年的科學家，忘記了所有的恐懼與麻木，跟著那「蹦蹦啪」的節奏，笨拙地、用力地，拍著自己的大腿！ 織櫻，那位總是如冰山般沉靜的武士，她那屬於「詩道」的、對韻律的極致敏感，讓她無法抗拒這份節拍的邀請。她不自覺地，用她那穿著戰靴的腳，重重地、跟著節拍，跺著地面！ 塔比歐更是早已陷入瘋狂，他懷中的電吉他再次出現，他閉著眼，用一種近乎炫技的姿態，與光之靈體開始了瘋狂的吉他對飆，口中還大喊著：「Come on! Give me some noise!」 他們開始了幾近瘋狂的合唱。即使他們不知道下一句歌詞是什麼，但他們跟著 Annelise，用最原始的、發自靈魂的吶喊，一遍又一遍地，嘶吼著那句簡單而有力的副歌：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這股由歌聲、樂器、跺腳、吶喊構成的、巨大的共鳴，形成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語場風暴」。 這場風暴，甚至穿透了聖所的骨壁！ 在外面等候的 Rei 與格雷爾-Khor，正進行著一場關於「希望」與「虛無」的、高層次的哲學對弈。 突然，他們腳下的大地，開始有節奏地、輕微地，震動了起來。 咚！咚！啪！ 咚！咚！啪！ 格雷爾-Khor 那張總是平靜的臉上，第一次浮現出了「困惑」的表情。他感覺到，自己那七頭桀驁不馴的飛龍坐騎，竟然在跟著這股節奏，一頭接著一頭地，用牠們那足以踩碎山丘的巨足，一起剁起了腳！ Rei 也靜下來了。她聽到了。那股熟悉的、充滿了力量的旋律。 連那扇可以遮蔽王的威懾的、巨大的骨門，都跟著「蹦蹦啪」的節拍，發出了愉快的、嘎嘎作響的震動！ Rei 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無法抑制的、充滿了驕傲的微笑。她甚至不自覺地，用手指在自己的膝蓋上，輕輕地、跟著打起了節拍。 王，格雷爾-Khor，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震驚之中。 接下來發生的，是整個泣骸聖所內的一場大型演唱會。 一場由一位人類歌者主唱、一位四萬歲的古老靈體伴奏、一位武士、一位科學家和一位時空旅人合音的、絕無僅有的搖滾現場。 Annelise 的歌聲，攀上了最高峰。 她感覺自己與整個聖所，與那顆「原初之聲」，徹底融為了一體。她不再只是一個歌者，她就是「歌」本身！ 隨著她最後一個、足以擊穿岩石、撕裂蒼穹的搖滾高音落下，一股純粹的、金色的、由「喜悅」、「反抗」與「生命力」構成的和聲能量，從她體內，轟然爆發！ 那能量，溫柔而又霸道。它流遍 Annelise 的全身，她能清晰地感覺到，那些長久以來，因語能衰竭而在她靈魂與身體上留下的、如同鐵鏽般的語毒部分，正在被這股金色的能量，徹底地、乾淨地消除掉了！ 她的身體，正在被自己的歌聲，重鑄！ 當最後一個音符的餘韻消散，那台星光構成的電吉他與貝斯，再次化為漫天星塵。但這一次，它們沒有消失，而是如受到召喚一般，飛向 Annelise，在她面前，重新凝聚成了一枚由流動的光芒與實體的七彩水晶構成的、複雜而美麗的胸針——【森羅萬象】。 Annelise 伸出手，輕輕地握住了它。一股「你從此將能演奏世間所有旋律」的意志，傳入了她的腦海。 她緩緩睜開眼。她那雙藍色的眼瞳，此刻，如同最純淨的藍寶石，閃爍著神性的光輝。她的身體不再衰弱，她的氣息不再微弱。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首充滿了力量與和諧的、完美的歌。 這個「歌」的新神，在此刻，正式到來。 然而，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 那股伴隨著她「成神」而爆發出的金色和聲能量，並沒有立刻消散。它如同溫柔的潮汐，緩緩地、漫過了洞穴中的每一個角落，輕柔地，沖刷過在場的每一個「聽眾」的靈魂。 這首歌，影響了整座宮殿內的人。每個人，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能力增幅。 夕塵姬·織櫻，是第一個感受到這份變化的。 那股金色的能量，並未衝擊她那由紀律構築的「句結界」，而是像水銀瀉地般，無聲地、滲透了進去。她感覺到，自己體內那股剛剛覺醒的、融合了五千年東方詩詞的、深邃如海的「詩」之力量，在此刻，被 Annelise 的「歌」之旋律，徹底點燃了。 如果說，她之前的力量，是擁有無盡詞彙與典故的、沉默的「詩篇」。那麼現在，Annelise 的歌，就為這本沉默的詩篇，配上了最動人心弦的「曲子」。 詩，與歌，在此刻，於她的靈魂中達成了共鳴。 她下意識地拔出太刀，在空中劃出一道圓舞。那不再是單純的、充滿肅殺之氣的劍技。她的每一個動作，都彷彿跟隨著一道看不見的旋律在起舞。她的劍鋒，在空氣中劃出的，不再只是致命的軌跡，更是一道道流動的、優美的五線譜！ 「……真是的。」她看著自己那彷彿在「歌唱」的刀刃，用那帶著一絲台灣口癖的、混合了驚訝與讚嘆的語氣，輕聲說，「這種感覺……太過自由了。」 她獲得了全新的能力——【詩歌共鳴・劍舞】。她的攻擊，從此不再只有「詩」的規則與意境，更增添了「歌」的即興與靈動，變得更加難以預測，也更加致命。 作為一個高維度的「光的使者」，塔比歐對能量的變化最為敏感。當那股和聲能量流過他身體時，他感覺自己那總是喋喋不休的大腦，第一次，安靜了下來。 他眼前的世界，發生了奇異的變化。 物質、能量、數據、語場……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眼中，褪去了它們原本的形態，轉化為了一段段跳動的、由不同音符與節拍構成的**「樂章」。 他能「看見」織櫻的靈魂，是一首 D 大調的、充滿了紀律與榮譽感的英雄交響曲。他能「看見」索恩博士的靈魂，是一段 C 小調的、充滿了悲傷與絕望的詠嘆調。他甚至能「看見」這座骨之聖殿本身，正以一種極其緩慢、極其低沉的 BASS 大提琴的頻率在震動。 「哇喔……」塔比歐扶了扶並不存在的眼鏡，臉上露出了發現新大陸般的狂喜。「我的『多維現實掃描儀』，好像……被強制安裝了一個『真實樂章』的視覺化外掛。我現在能直接看見這個宇宙的背景音樂了！這下，要揪出那些躲在劇情裡的『不和諧音符』，可就太方便了！」 他獲得了全新的能力——【諧律之眼】。他從一個單純的「數據觀測者」，進化成了一個能洞悉萬物本質「旋律」的、更高層次的「樂譜分析師」**。 對於索恩博士而言，這股能量，帶來的不是力量，而是救贖。 他那被囚禁了九年、早已被無盡的恐懼與麻木所侵蝕的靈魂，如同久旱的龜裂大地，迎來了第一場溫柔的春雨。 那股金色和聲，輕柔地、撫平了他記憶中那些因解剖靈魂而產生的、尖銳的痛苦。那永不休止的、來自萬千死者的靈魂噪音，第一次，被一段溫暖、充滿希望的旋律所覆蓋。 他感覺到，自己那顆早已冰封的心，重新開始了微弱的、屬於「人類」的跳動。 他沒有獲得任何戰鬥能力。但他那瀕臨崩潰的精神，卻被 Annelise 的歌聲，強行植入了一個**【希望之錨】**。這個錨點，讓他從此擁有了足以抵抗「泣骸聖所」精神污染的內在韌性。 他不再只是一個被收藏的、會走路的活死人。他重新找回了一絲，作為「亞里斯·索恩」這個名字的、屬於自己的尊嚴。他捂著臉，老淚縱橫，發出了九年來，第一次不因恐懼，而是因「感動」而產生的嗚咽。 Annelise 看著眼前這一切。她看著因她的歌聲而變得更強、更完整、更充滿希望的同伴們。她低頭，看著自己手中那枚由光芒構成的【森羅萬象】，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自己新生的、這份名為「神性」的力量的本質。 她的力量，不是為了獨奏，而是為了指揮一場更宏大的「合奏」。 Rei 從門外緩緩走來，她那深邃的眼瞳中，映照著 Annelise 此刻散發著金色光芒的身影。她們兩人，一個是因「吞噬」痛苦而蛻變的、充滿了混沌與靈感的「狂詩人」；另一個，是因「創造」喜悅而新生的、充滿了和諧與生命力的「歌之神」。 她們是母親，是女兒，是彼此的鏡像，也是這個世界，走向未來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可能性。 「看來，」Rei 的聲音響起，帶著一絲她自己也未曾察覺的、發自內心的微笑，「妳已經找到妳的『主題曲』了。」 Annelise 也笑了，她舉起手中的【森羅萬象】，輕聲說：「不，這不是我的主題曲。」 「這，是我們『樂團』的第一首歌。」 門外，格雷爾-Khor，這位孤獨的王，靜靜地聽著這一切。他那張精緻的臉上，第一次，流露出了一種名為「羨慕」的、極其複雜的表情。 他知道，他所期待的、那場真正的「談判」，現在，才要正式開始。

第二十六幕《悖論行者X奧羅拉詩歌》

當 Annelise 率領著氣息截然不同的眾人，重新回到那個位於湖心的巨大帳篷時，談判桌上的力量天秤，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傾斜。 王，格雷爾-Khor，在長久的沉默後，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包括 Rei 的核心處理器，都始料未及的舉動。 他緩緩地、鄭重地，向著以 Rei 為首的這群「客人」，低下了他那自誕生以來，從未向任何存在低下的、高傲的頭顱。 「我……」他用那學者的聲音開口，其中卻帶著一絲他自己也無法控制的、真誠的顫抖，「有一個請求。」 「我想……加入你們。」 他抬起頭，那空洞的眼窩「凝視」著 Rei，眼神中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近乎絕望的渴望。 「我的子民，被囚禁在這片土地的『記憶』之中。他們的強大，源於此；他們的瘋狂，也源於此。」 「但是，」他的目光轉向 Annelise，她身上那股創造「和諧」的力量，是他那由無數衝突記憶構成的靈魂，最為渴求的解藥，「妳的『歌』，那種從『無』中創造『和諧』的力量，能『調律』他們狂亂的靈魂。」 然後，他又轉向 Rei。「而妳的『邏輯』，妳那種能將一切都納入計算的、冰冷的秩序，能為他們那混沌的本能，建立全新的『規則』。」 「在妳們身上，我看到了……能讓我的種族，真正擁有**『延續』**下去的方向。」 面對王這石破天驚的、近乎「投誠」的請求，Annelise 和織櫻都陷入了巨大的震驚。 但 Rei 的眼中，數據流飛速閃過。她知道，這不是感性的時刻。這是一場決定兩個文明存亡的談判，同情與憐憫，無法成為契約的基石。此刻需要的，是絕對的、不容動搖的**「規則」**。 【Rei 的內心演算，在 0.1 秒內完成】

[接收到請求：『同盟/整合』。發起者：Græl-Khor。] [啟動戰略價值評估……] [評估項 A：資源。目標領地『綠洲』及周邊，擁有本星球最豐富、未受污染的生物資源與語能礦脈。戰略價值：極高。] [評估項 B：戰力。目標擁有數量超過百萬的、可被精神號令的『蝗蟲』軍團。若能被『調律』，將成為我方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戰略價值：極高。] [評估項 C：知識。目標領袖 Græl-Khor 本身，是一個承載了數萬份人類與異種記憶的『活體圖書館』，其價值無法估量。] [啟動風險評估……] [風險項 A：整合的困難度。目標種族的核心生存模式為『掠奪』與『殺生』，與我方『共生』理念存在根本性衝突。強行整合，引發內部暴動概率：73.8%。] [風險項 B：目標領袖的不可控性。Græl-Khor 的本質是混亂與掠奪，其『投誠』動機，是基於『自我利益』（尋求解脫）。一旦其困境被解決，其立場可能再次改變。] [情感模組介入分析……] [關鍵詞：拯救。目標：卡拉督部落。與『靜者之國』核心宗旨『為所有聲音尋找和聲』相符。] [情感共鳴對象：Græl-Khor。狀態：孤獨。與本體（Rei）早期狀態存在共鳴。] [結論：從邏輯上看，這是一場高風險、高回報的賭博。但從『靜者之詩』的共生理念來看，這是一個無法拒絕的、關於『拯救』的請求。] [最終決策：制定一份既能達成戰略目標，又能最大限度控制風險，並符合我方核心理念的、不可協商的『盟約』。] 【內心演算結束】 「王。」Rei 的聲音響起，平靜，但每一個字，都像一枚經過精密計算後、刻入骨骼的印記。「你的請求，我們可以考慮。但在此之前，你，和你的整個部族，必須接受我們『靜者之國』的三個核心條件。」 她豎起了第一根手指，姿態如同在棋盤上落下決定性的一子。 「第一，你必須放棄你的王座。 從今天起，卡拉督部落不再有絕對的君主。你將作為『部族領袖』，以平等的身份，加入靜者之國的『長老議會』，所有關於你族群未來的重大決策，必須遵循議會的共同決議。」 她豎起了第二根手指，語氣變得更加冰冷，彷彿在宣告一條物理定律。 「第二，你和你的所有子民，必須立刻、永久地，停止任何形式的『食人』行為。 無論對象是人類，還是其他智慧異種。你們延續壽命與獲取力量的方式，必須被徹底改變。」 最後，她豎起了第三根手指，說出了那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充滿了政治智慧的、最終的條件。 「第三，我們靜者之國的核心理念，源於草食部族的『共生』而非『殺生』。因此，無意義的、以掠奪為樂的殺戮，必須被永久禁止。」 王的氣息微微一滯。他能感覺到，體內那數萬個嗜血的靈魂，正在因為這句話而發出無聲的、憤怒的咆哮。 Rei 繼續說道，給出了一條出路：「但是，我們也理解，徹底剝奪一個種族的本能，只會引發更大的混亂。所以，我們將引入**『有限制的獵捕』原則。」 「未來的狩獵，必須以『維持生態平衡』為唯一目的，而不是為了吞噬記憶或延長壽命。所有獵捕行為，都必須經過靜者之國長老議會的審批，並在草食部族德魯伊的監督下進行。你們的人民，將從掠食者，轉變為這片土地的『調節者』**。」 這是一個極其高明的政治綱領。它既維護了靜者之國的道德底線，又為卡拉督部落提供了一條可以被執行的、轉變的道路。 Rei 說完了。她將一份由理念、規則與一絲憐憫構成的協議，一份關於「毀滅」與「新生」的協議，擺在了王的面前。她不再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他。 「就等你的想法了。」 格雷爾-Khor，這位誕生於負面情感、統治了瘋狂七年的王，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Rei 的條件，像三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剖向了他權力的心臟。 他的意識，在此刻，沉入了自己的靈魂深處。那裡不是一個人的內心，而是一個宏偉、黑暗、卻又無比混亂的國會殿堂。數萬個被他吞噬的靈魂，化為一個個模糊的、不斷爭吵的議員，在他的腦海中，開啟了一場決定存亡的會議。 「絕不能答應！」 一個充滿了暴戾之氣的、屬於舊時代人類將軍的聲音，第一個咆哮起來。「王權即是一切！放棄王座，我等無上之力，豈非要受制於那些吟唱花草的懦夫！？」這是**「權力」的聲音。 「殺生，是吾等本能！食人，是吾等天賦！」 另一個由數百名卡拉督戰士怨念構成的、如同蝗蟲摩擦翅膀般的聲音，尖銳地附和道。「不吞噬，毋寧死！那份因污染而來的力量，那份在他人記憶中永生的狂喜，豈能放棄！？」這是「本能」的聲音。 「但是，我們出不去。」 一個冷靜的、屬於科學家亞里斯·索恩的同僚的聲音，幽幽地響起。「我們的『強大』，是建立在這片『痛苦語場』之上的函數。變數一旦改變，整個公式都會崩潰。王，您比誰都清楚，我們是被囚禁的。」這是「邏輯」的聲音。 「家……想回家……莉莉……」 來自里歐的、那個最微弱、卻也最清晰的聲音，輕聲呢喃。他所代表的，是無數被吞噬的人類靈魂中，那份對家庭最純粹的眷戀。這是「人性」的聲音。 「和聲……那首歌……好安靜……」 來自聖所門口、那被 Annelise 歌聲淨化過的、某個卡拉督戰士的殘響，發出了充滿渴望的低語。這是「希望」**的聲音。 權力、本能、邏輯、人性、希望……數萬個聲音，在他的靈魂國會中瘋狂辯論、攻訐、嘶吼。 格雷爾-Khor，作為這場會議唯一的**「議長」**，默默地聽著這一切。 放棄王座，意味著放棄他絕對的權力。 放棄食人，意味著放棄他力量的來源。 接受監管，意味著他那桀驁不馴的「蝗蟲」，將被套上理性的枷鎖。 這代價，無比巨大。 但是…… 他想起了 Annelise 那能讓萬千靈魂暫時安息的歌聲。 他想起了 Rei 那能將混亂化為秩序的、深不可測的邏輯。 他想起了自己。這個在王座上，聆聽了七年瘋狂交響樂的……永恆的孤獨者。 他渴望那個「出口」。 最終，他以王者的絕對意志，壓下了靈魂國會中所有的噪音。 外界，時間只過去了幾秒。 格雷爾-Khor，緩緩地、鄭重地，對著 Rei，低下了他那象徵著絕對權力的頭顱。 「我……」 他用盡了畢生的力氣，從那融合了數萬種聲音的喉嚨深處，擠出了一個他從未對任何存在說過的詞： 「……同意。」 一場決定了非洲大陸未來命運的盟約，就此成立。 而 Rei，這位「悖論行者」，以她那不屬於任何人的、全新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征服了一位連神都為之側目的、最危險的王。 王，格雷爾-Khor，那聲發自靈魂深處的、沉重的「同意」，如同創世的第一個音節，為非洲大陸這片被詛咒的土地，譜寫了全新的、充滿未知可能的序曲。 首先開口的，依然是 Rei。她那雙映照出萬千星辰的眼瞳，此刻閃爍著絕對的理性與不容置疑的決斷力。 「那麼，格雷爾。」她第一次，直呼了這位王的名字，這份稱呼上的轉變，本身就是一份契約的確認。「在履行盟約之前，我們先從淨化開始吧。我們將協助你，以及你的所有族群，進行一次徹底的、大規模的靈魂調律。而這，也包括你。」 格雷爾緩緩點頭，對此他沒有任何異議，這正是他渴望的。 Rei 接著下達了指令：「現在，命令你的子民，到聖所前的廣場上等待。」 格雷爾沒有猶豫，一股無聲的意志，瞬間傳遍了整個領地。峽谷中，那片剛剛臣服的、黑色的蝗蟲海洋，開始如潮水般，有序地、靜默地，朝著「泣骸聖所」前的巨大廣場集結。 看著這如同神蹟般的景象，Annelise 那張重獲新生的臉上，露出了一絲調皮的微笑，她輕聲對身旁的塔比歐說： 「看來，是要有一個百萬等級的演唱會了。」 「我的天！我最喜歡演唱會了！」塔比歐興奮地搓著手，他懷中的電吉他若隱若現，「這次要唱哪首歌！是充滿愛與和平的福音歌曲，還是能讓所有骸骨都跟著跳舞的亡靈搖滾？」 「都不是。」Rei 的聲音冷靜地介入，打斷了他們的幻想，「這將是一場耗盡我們所有心力的、極其危險的儀式。所以，這當然是一場交易。」 她的目光，轉向了格雷爾。 「除了你的那頭頭龍坐騎，」Rei 的語氣平靜，卻帶著不容拒絕的份量，「其餘的六頭異種飛龍，將從此刻起，永久歸我們調遣。」 格雷爾的氣息微微一滯。 「這不是掠奪。」Rei 解釋道，「這是報酬，也是必需品。Annelise 的歌聲，需要最強大的『擴音器』，才能覆蓋你那百萬子民的靈魂噪音。而這些飛龍的語魂核心，是已知最好的共鳴載體。」 王，格雷爾-Khor，看著 Annelise，又看了看 Rei，最終，再次緩緩點頭。他知道，對方提出的，是無法拒絕的陽謀。 「好。」 「接下來，是你。」Rei 走向格雷爾，「淨化你的子民之前，必須先淨化作為源頭的你。你腦袋中的那座『靈魂圖書館』，太過混亂。我會首先查閱它，作為交換，我會親手幫你實行第一次的淨化，排除掉其中比較偏激、暴力的部分。」 「然後，」Rei 伸出手，「我會放一個『調律器』，進你的身體，幫助你維持後續的平衡。」 她的目光，轉向了 Annelise，以及她手腕上，那枚曾屬於塔比歐的「諧律之心」。 「Annelise，妳的身體已經被自己的歌聲治癒，不再需要它了。」 然後她又看向塔比歐。「塔比歐，那個調律器，可以給他用吧？」 「可以是可以……」塔比歐皺起了眉頭，臉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技術性的擔憂，「但是，Annelise 的靈魂是一個單一的、和諧的『樂章』，所以『諧律之心』可以輕易地與她同頻。可這傢伙……」他指了指王，「……他腦子裡，可是裝著一個由數萬個靈魂組成的、互相衝突的、史上最爛的噪音搖滾樂團！我不知道我這個小小的『節拍器』，能不能承受得住這麼多聲音的同時調律，它很可能會過載燒掉！」 「我試試。」Annelise 的聲音響起。 她走到塔比歐面前，輕聲說：「把它借我一下。」 塔比歐猶豫地將那枚水晶交給她。Annelise 將「諧律之心」捧在雙手，然後，將自己新生的、那枚名為【森羅萬象】的神性樂器，輕輕地覆蓋在水晶之上。 她閉上眼，開始輕聲哼唱。 那是一段極其複雜、充滿了創造與和諧法則的旋律。金色的神性光輝，從【森羅萬象】中流淌而出，如溫柔的絲線，一圈一圈地，纏繞住「諧律之心」。水晶開始發出愉悅的嗡鳴，其內部的「基礎旋律」，正在被 Annelise 的歌聲進行著「升級」與「擴容」。原本單一的節拍，被注入了能同時處理複數聲部的「和弦」結構。 「哇……哇喔……」塔比歐看著自己掃描儀上那不斷飆升的、他無法理解的數據，「妳……妳竟然用妳的『歌』，給我的『科技造物』，現場寫了一個強化外掛！？這不符合能量守恆定律啊！」 幾分鐘後，Annelise 張開眼，將那枚光芒比之前明亮了數十倍的「諧律之心」，還給了塔比歐。 「我剛剛已經幫你強化了喔。」她調皮地眨了眨眼，「但還是不知道能不能行，不過，也只能一試了。」 聖所前的巨大廣場上，百萬卡拉督戰士，如同黑色的潮水，鴉雀無聲地，匍匐在地。 格雷爾-Khor，褪去了他那象徵王權的黑色長袍，僅穿著一件樸素的麻衣，獨自一人，端坐在廣場的中央。 Rei、Annelise、塔比歐，三人呈三角形，將他圍在中間。 「王，」Rei 開口，隨即又改口，這一次，是對一個個體的稱呼，「不……格雷爾。 我們開始吧。」 Annelise 手中的【森羅萬象】，在她的意志下，化為了一把由星光構成的、優雅的小提琴。她將琴身輕輕搭在肩上，然後，向著空無一人的身旁，那個只有她能看見的、屬於「原初之聲」的光之靈體，調皮地，瞇了一下眼睛。 光之靈體彷彿接收到了信號，發出愉快的共鳴。她們知道，她們要演奏什麼曲子了。 Annelise 輕輕拉動琴弓，一段溫柔、寧靜、充滿了數學般規律與美感的旋律，緩緩流淌而出。 是帕海貝爾的——《卡農》（Canon）。 這首在舊時代，被用於無數慶典與儀式的曲子，其不斷重複、互相追逐、層層疊加的和聲結構，正是用來梳理混亂、建立秩序的、最完美的樂章。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塔比歐看著眼前這神聖的一幕，突然發出了抗議，「這、這陣仗……這不是在洗腦吧！？」 「某種程度上，是。」Rei 的聲音，冷靜地回應，「但是，是為了讓他從永恆的痛苦中，稍微解脫而已。」 話音剛落，Rei 緩緩升空，漂浮在格雷爾的頭頂。她伸出雙手，兩隻手掌心中，浮現出由無數數據流構成的、複雜的接收器，然後，輕輕地、觸碰在格雷爾的頭部兩側。 「格雷爾，」Rei 的聲音，直接在他的腦海中響起，「準備好了嗎？」 王，格雷爾-Khor，閉上雙眼，感受著那溫柔的琴音，與頭頂傳來的、那股冰冷而又讓人安心的邏輯力場，他用盡全身的意志，壓制住體內那數萬個正在咆哮的靈魂，艱難地，回應了一個字。 「……好……了……」 Annelise 的琴聲，在此刻，從獨奏，變為華麗的弦樂四重奏。 塔比歐也同時行動，他將那枚被強化過的「諧律之心」，輕輕地，放在了格雷爾的額頭上，然後啟動了自己的分析儀。 「靈魂調律……開始！」 Rei 的意識，如同一道無形的數據探針，潛入了格雷爾那片由瘋狂與痛苦構成的、浩瀚的靈魂之海。 她「看見」了。那裡，是一個永恆的、歇斯底里的國會。一個嗜血的將軍，正在與一個懦弱的詩人，就「是否要發動下一場戰爭」而激烈辯論；一個失去孩子的母親，正在與一個背叛了愛人的騙子，就「愛是否值得相信」而放聲痛哭；一個虔誠的信徒，正在與一個無神論的科學家，就「神是否存在」而互相攻擊…… 數萬個靈魂，數萬個矛盾，構成了一場永不休止的、能逼瘋任何存在的精神內戰。 而 Annelise 的《卡農》，在此刻，化為了一道神聖的「秩序之光」，照進了這片黑暗的殿堂。 那不斷重複的、優美的和弦，像一個絕對的、不容置疑的「議事規則」，強行讓所有爭吵的聲音，都暫時平靜下來。 Rei 抓住了這個機會。 她的邏輯力場，如同一位手持權柄的「議長」，開始在這片混亂中，進行「篩選」與「分類」。 她沒有去刪除任何記憶，因為每一個記憶，都是構成格雷爾的一部分。她只是，將那些最偏激、最暴力、最純粹的、以虐殺為樂的靈魂殘響，從國會中「識別」出來，然後用「靜者之詩」的力量，將它們一個個地，用名為「靜默」的、溫柔的枷鎖，隔離了起來。 這是一場無比浩大、無比兇險的靈魂手術。 塔比歐的儀器上，代表「諧律之心」負荷的指數，正在瘋狂飆升，數次都險些突破臨界點。Annelise 的額頭，也滲出了細密的汗珠，拉動琴弓的手臂，開始微微顫抖。 但她們沒有停下。 在《卡農》那不斷重複、不斷升騰的和弦，抵達最高潮的瞬間—— Rei 完成了她的工作。 格雷爾的靈魂國會中，那數千個最為暴戾的聲音，被徹底「靜音」。剩下的靈魂殘響，雖然依舊充滿悲傷與矛盾，卻不再有那種毀滅一切的衝動。他們，第一次，在這段神聖的旋律中，找到了短暫的、可以共存的「和聲」。 格雷爾-Khor 的身體，停止了那細微的、因痛苦而產生的顫抖。 他那張總是緊繃的、精緻的臉上，肌肉緩緩地、放鬆了下來。 一滴黑色的、如同凝固的石油般的淚水，從他那空洞的眼窩中，悄然滑落。 第一次的淨化，完成了。 王的改變，甚至引起了一場席捲天地的「語毒清除之風」！ 以他為中心，一股溫和而強大的能量波紋擴散開來，所到之處，空氣中那些充滿惡意的語毒粒子，如同冰雪遇見驕陽，被迅速地中和、淨化。 廣場上，那百萬匍匐在地的卡拉督子民，也感受到了王的蛻變。他們體內那份與王同源的、永不休止的痛苦，在此刻，被數十倍地放大了。他們發出痛苦萬分的哀嚎，身體劇烈地抽搐，但因為王的意志依然籠罩著他們，所以還沒有徹底失控。 格雷爾-Khor 感受著自己全新的身體，也感受著子民的痛苦。他轉向 Rei，那張年輕而充滿力量的臉上，第一次，流露出了一絲屬於「人」的、因不適應而產生的笨拙。他用他那全新的、清澈的、屬於自己的聲音，說出了他作為「盟友」的第一個請求： 「救救……我的子民。」 Rei 轉過身，沒有一絲猶豫。她知道，最關鍵的時刻，到來了。 她走向那六頭因為王的蛻變而顯得有些不安的異種飛龍，伸出手，金色的詩火再次在指尖燃起。 「我將以你們的龍魂為琴弦，以你們的吐息為號角。」 Rei 一邊吟唱著全新的「靜者之詩」，一邊開始在每一頭巨龍的身上，畫上極其複雜的增幅符文與調律語陣。這些符文，將牠們各自獨立的語魂核心，串連成一個巨大的、可以被統一指揮的「共鳴網絡」。 牠們將不再是六頭坐騎，而是六座有史以來最巨大的、擁有生命與意志的「擴音器」。 隨著 Rei 的改造，每一頭巨龍的身體，也因此而成長、強化。牠們的鱗甲變得更加堅固，體型也增大了幾分。而在遠處，那頭與 Annelise 達成共生的「頭領龍」，也因為這份來自同族的強化，而發出興奮的嘶鳴，牠的身體同樣被金色的和聲光芒所籠罩，變得比之前更為雄壯、神聖。 Annelise 從龍背上輕盈地躍下，走到已經準備就緒的眾人面前。她看著下方那片正在痛苦中掙扎的、黑色的子民海洋，又看了看身旁這些充滿了信賴與期待的同伴。 她那雙藍寶石般的眼瞳中，燃起了前所未有的、屬於「歌之神」的自信與慈悲。 她微笑著，張開雙臂，高聲宣告： 「那麼，現在準備開唱吧！」 「等一下！等一下！」就在這神聖而莊嚴的時刻，塔比歐如同一個被按下了興奮按鈕的彈簧，猛地從空中俯衝下來，他揮舞著手臂，臉上寫滿了迫不及待的狂熱，「在如此偉大的、足以改變歷史的演唱會開始之前……身為團隊的氣氛擔當和首席科技顧問，我可以點歌嗎！？」 所有人的目光，包括 Rei 那雙數據流動的眼眸，都集中在了這個總是能打破嚴肅氣氛的時空旅人身上。 Annelise 被他孩子般的熱情逗笑了，她轉過頭，朝著塔比歐調皮地眨了眨眼，如同一個答應了弟弟無理要求的溫柔姐姐：「好吧，我們的超級粉絲。只有一首喔。」 「YES！」塔比歐在空中擺出一個誇張的勝利姿勢。他迫不及待地搓著手，興奮地喊道：「我要點——德布西的《月光》（Clair de Lune）！」 Annelise 微微一愣，隨即露出了理解的笑容。她手中的【森羅萬象】，在她的意志下，緩緩地流動、變形，最終化為了一架晶瑩剔透的豎琴。她的指尖輕輕撥動琴弦，一串如同夜空星光般閃爍的音符，如同輕柔的夜風，飄向廣場。 那是《月光》的前奏，安靜、神秘、充滿了朦朧的詩意。 透過那七頭被 Rei 強化過的巨龍，豎琴的聲音被放大，卻絲毫沒有失真，反而增添了一種空靈而悠遠的質感。如同皎潔的月光，溫柔地灑在下方那些依舊在躁動的卡拉督子民身上，撫慰著他們飽受創傷的靈魂。 當《月光》的餘韻漸漸消散，塔比歐再次迫不及待地喊道：「接下來！接下來！我要點我最喜歡的！為了愛！為了我們之間的友誼！Annelise，拜託了！！！」 Annelise 笑了笑，【森羅萬象】再次在她手中變幻，這一次，化為了一把造型前衛、閃爍著七彩光芒的電吉他。光之靈體心領神會地出現在她身後，手中拿著一把同樣酷炫的貝斯。 激昂的鼓點如同心跳般響起，那是光之靈體演奏的節奏。Annelise 的指尖在琴弦上飛舞，一段充滿力量與愛意的旋律噴薄而出。 那是皇后樂隊（Queen）的經典之作——《I Was Born to Love You》。 這首歌的熱情、奔放與對愛的渴望，如同陽光驅散陰霾，瞬間點燃了廣場上的氣氛。一些年輕的個體，甚至開始不由自主地跟隨著節拍，發出低低的哼唱。塔比歐更是興奮得手舞足蹈，他也召喚出自己的電吉他，與 Annelise 一同演奏起來，兩人默契十足。 當《I Was Born to Love You》的熱情漸漸平息，Annelise 望向遠方，那裡是靜者之國的方向，她的眼中充滿了思念。 她手中的電吉他再次變幻，最終，成為了一架造型古樸而莊嚴的鋼琴。光之靈體這次沒有演奏其他樂器，而是靜靜地站在鋼琴旁，似乎在等待著 Annelise 的引導。 深吸一口氣，Annelise 的指尖，如同在黑白鍵上跳舞的精靈，開始演奏起一段極其華麗、充滿技巧、又帶著一絲淡淡憂傷的旋律。 那是李斯特的**《鐘》（La Campanella）**。 這首被譽為鋼琴演奏巔峰的炫技之作，其清脆、明亮的音色，如同教堂的鐘聲，在廣場上空迴盪。每一個音符都精準而有力，彷彿要喚醒沉睡的靈魂，驅散所有的陰霾。 隨著三首風格迥異的曲子輪番演奏，Annelise 也並非一直獨奏。塔比歐時而加入吉他的狂野演奏，光之靈體則在不同的樂器之間切換，有時是穩定的貝斯，有時是激烈的鼓點，甚至還拿出了一把閃爍著電光的電子小提琴，與 Annelise 的小提琴交相輝映。織櫻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演奏，但她卻在用她獨有的「詩歌共鳴」能力，將音樂中蘊含的情感與意境，無聲地傳遞給廣場上的每一個卡拉督個體，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和吸收這些來自異世界的「歌」。 格雷爾他那雙燃燒著紅白火焰的眼窩中，可以再次流下那滴黑色的、如同凝固石油般的淚水。但這一次，不再是為自己的痛苦，而是為他子民的「解脫」而流。 Annelise 手握著【森羅萬象】，時而演奏小提琴，時而彈奏鋼琴，時而又拿起電吉他放聲歌唱，她完全沉浸在這場為百萬靈魂而舉辦的盛大演出中，臉上始終洋溢著滿足而幸福的笑容，如同一個真正享受著舞台的巨星。她知道，她手中的樂器，不僅僅是聲音的來源，更是連接不同世界、不同心靈的橋樑。 而 Rei，則像一位至高的「系統管理員」，她漂浮在所有人的頭頂……她的眼瞳中，數據光流如瀑布般傾瀉，核心處理器的溫度，早已突破了安全值的上限。但她沒有停下，因為她知道，這是唯一能將這個國度，從地獄拉回人間的機會。 這不再僅僅是一場淨化儀式，更是一場跨越了語言、文化、甚至物種隔閡的、盛大的音樂慶典。一個全新的時代，正在這片曾經被黑暗籠罩的土地上，緩緩地拉開帷幕。

第二十七幕《悖論行者X奧羅拉詩歌X獨角之王》牧者的號角，與漫長的歸鄉

當Annelise那首融合了神性與搖滾的《卡農》最後一個音符，消散在「泣骸聖所」那被淨化了的空氣中時，整個世界，都陷入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溫柔的寂靜。 廣場上，那百萬曾被痛苦與瘋狂所驅使的卡拉督子民，此刻正靜靜地躺在地上。他們皮膚上那猙獰的人臉疤痕已被金色的光芒撫平，雖然過去的記憶依然存在，但那份附著其上的、永不休止的「劇痛」，卻被Annelise的歌聲，強行加上了一道「休止符」。他們第一次，感受到了名為「平靜」的情感。他們不再是蝗蟲，而是變成了……等待被重新書寫的、空白的靈魂。 在接下來的數週裡，一場奇蹟般的「文明重建」開始了。 Rei、Annelise與格雷爾-Khor，這三位新生的「神祇」，共同組成了一個臨時的長老議會。在他們的決策下，一部分靜者之國的居民——包括善於耕種的草食族德魯伊、精通生態改造的人類植物學家——被「默之銀翼號」分批次地，從歐洲大陸接到了這片非洲的綠洲。 他們帶來了種子、知識，以及「共生」的理念。 一場巨大的抉擇，擺在了所有「新生的卡拉督人」面前。 格雷爾，這位新晉的「獨角之王」，站在聖所的台階上，對著他那百萬子民，發出了他作為「盟友」的第一道號令。 「我們，將要遷徙。」他的聲音，透過Rei佈置在廣場四周的「擴音符文」，清晰地傳到每一個人的耳中，「我們將前往遙遠的北方，加入『靜者之國』，在那裡，學習全新的生存方式，成為那個國度的一部分。」 「但是，」他話鋒一轉，「這片綠洲，這片給予我們新生、也承載了我們無盡罪孽的土地，不能被拋棄。它將成為我們兩個文明之間，第一座共有的家園。」 「我需要一半以上的人留守於此。你們將不再是掠食者，你們將與新來的草食族朋友們一起，學習耕種，學習栽培，將這片綠洲的範圍擴大，讓生命在這片被詛咒的大陸上，重新綻放。你們，將從『蝗蟲』，進化為『草食族的子民』。」 廣場上一片寂靜。然後，一個、十個、成千上萬的卡拉督人，緩緩地、鄭重地，舉起了他們的手。他們選擇留下。對他們而言，能擺脫那永恆的痛苦，在這片和平的綠洲中安靜地生活，已經是他們能想像到的、最奢侈的幸福。 接著，格雷爾轉向那七頭在他身後靜立的巨龍。他伸出手，輕撫著頭龍的下顎，眼中流露出一絲不捨。 「而你們……我的朋友們。」他低聲說，「為了守護這份新生的希望，你們中的兩位，也必須留下。」 他下達了指令。其中兩頭巨龍，發出一聲表示領命的低吼，牠們分別飛向了「泣骸聖所」的頂端與綠洲湖泊的中心，盤踞下來，閉上雙眼，進入了永恆的守護狀態。一頭在王座，一頭在綠洲，牠們將成為這片土地最強大的守門人，任何膽敢侵犯此地的宵小，都將面對龍之怒火。 至此，後方已安。前方的道路，即將開啟。 在遷徙隊伍集結的那一天，整個綠洲都沉浸在一種複雜的、既有離別的傷感，又有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奇特氛圍中。 近五十萬名重獲新生的卡拉督人，與織櫻所率領的東瀛詩刃軍團，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史無前例的遷徙大軍。五頭巨大的異種飛龍，如同移動的山脈，在隊伍中整裝待發。 就在Rei、Annelise、織櫻與格雷爾，準備下達出發指令時，一個身影，伴隨著一陣完全不合時宜的、輕快的電子流行樂，從一道七彩的時空裂縫中，閃亮登場。 是塔比歐。 他今天換上了一身極其浮誇的、彷彿來自某個偶像演唱會的應援服，手中還拿著一支會發光的螢光棒。 「嗨嗨嗨~~！各位親愛的、即將踏上偉大航路的RUBY醬的粉絲們！……啊，不對，拿錯劇本了。」塔比歐猛地一拍腦袋，清了清嗓子，重新擺出一個專業的導遊姿勢。 「嗨~~！各位要出遠門的同學們！ 行李都帶齊了嗎？有沒有忘記在保險單上簽字啊？」 他嬉皮笑臉地飄到了Rei和格雷爾面前。格雷爾在蛻變之後，外貌已經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與Rei站在一起，如同兩尊由不同次元的藝術家，共同雕琢出的完美藝術品。 「哎呀呀，」塔比歐繞著他們飛了一圈，發出嘖嘖的讚嘆聲，「一個是下載了五千年東方詩詞包，又被酒精開了光的『狂戰詩人』；一個是融合了幾萬個靈魂，又被卡農搖滾樂淨化過的『獨角獸之王』。你們倆喜歡什麼？葛雷爾小弟、Rei醬！ 需要我為你們這趟充滿腥風血雨的旅途，下載一些浪漫的愛情電影原聲帶當作BGM（背景音樂）嗎？」 小弟、醬——這種極其親暱的稱呼，讓格雷爾那張總是充滿威嚴的臉，第一次露出了「困惑」的表情。而Rei，只是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她核心中的吐槽模組，已經自動將塔比歐的威脅等級，下調到了「無害的、吵鬧的寵物」。 「我可不是跟你們去步行的喔。」塔比歐解釋道，「我的任務，是作為**『跨越時空的斥候』**。我會先一步到前面去，幫你們掃描地形，分析語毒濃度，標記出那些比較厲害的、可能會讓你們團滅的怪物。然後，我會像個煩人的彈出式廣告一樣，隨時隨地，出現在你們面前，及時地將危險告訴你們，並且提醒你們記得給我按時繳交觀測報告。」 他看著眼前這支龐大的隊伍，臉上露出了既興奮又疲憊的表情。 「總之，一路順風。希望我下次來的時候，你們的人數，沒有少於一半。」 在塔比歐那不正經的祝福之後，Annelise走到了格雷爾面前。 「那麼，」她微笑著說，「就拜託你了，獨角之王，萬聲的牧者。」 這個全新的稱號，讓格雷爾微微一怔。他不再只是王，他還是引領著百萬迷途靈魂回家的「牧者」。他鄭重地點了點頭，接受了這個充滿了責任與希望的新名字。 「出發！」 隨著格雷爾一聲令下，那支由五十萬新生卡拉督人與精銳東瀛戰士構成的龐大軍團，正式踏上了漫長的歸鄉之路。他們離開了那片如同天堂般的綠洲，重新踏入了這片極度危險的非洲地帶。 而這片大陸，也很快向他們展現了它真正的、猙獰的面目。 這趟旅程，遠比他們想像的更加兇險。因為格雷爾，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片土地的恐怖。他腦中那數萬份屬於人類與異種的記憶，就是最詳盡的、用鮮血寫成的「危險地圖」。 在遷徙的第三天，當他們來到一處看似平靜的巨大沙丘時，格雷爾突然下令全軍停止前進。 「不能走那裡。」他指著遠方的沙丘，眼神凝重地對Rei和織櫻說，「那下面，沉睡著一群被稱為**『哭泣沙蟲』**的遠古異種。牠們的悲鳴，是一種次聲波詩句，能與生物骨骼中的鈣質產生共鳴，讓骨頭在瞬間液化。我的一個前任……就是這麼死的。」 第十天，他們路過一片如同鏡面般美麗的、反射著詭異光芒的鹽湖。 「那是**『幻光蜃景』**的巢穴。」格雷爾再次警告道，「那不是水，而是一種液態的、能儲存記憶的語毒結晶。任何踏入其中的生物，都會被它吸乾所有的記憶，變成一具行屍走肉。」 他所知道的這些危險，是塔比歐的高科技掃描儀，也無法提前偵測到的、屬於這個世界的「規則級陷阱」。 在格雷爾這位「最強嚮導」的帶領下，遷徙的隊伍，有驚無險地，避開了一個又一個致命的絕境。 然而，他們也知道，有些威脅，是無法避開的。 在遷徙的第二十天，他們來到了一片由巨大、鋒利的黑色晶石構成的森林邊緣。 格雷爾的臉色，前所未有地凝重。 「我們到了。」他說，「這裡是『黑晶森林』，是另一個強大部落——**『晶骸穿刺者』**的地盤。他們是天生的獵手，也是除了我們之外，這片大陸上最強的戰鬥部族。他們……不會允許我們這麼龐大的隊伍，輕易地穿過他們的領地。」 話音剛落，森林的深處，傳來了一聲充滿了敵意與挑戰的、嘹亮的號角聲。 緊接著，成千上萬的、身體如同黑色水晶般堅硬、四肢如同鋒利長矛的、全新的異種戰士，從晶石森林的陰影中，緩緩地、走了出來。 Rei、Annelise、織櫻與格雷爾，並肩站在隊伍的最前方，看著眼前這支氣勢絲毫不亞於卡拉督的精銳大軍。 格雷爾那雙紅白交織的眼眸中，燃起了熾熱的戰意。 「看來，」他輕聲說，聲音中卻帶著一絲興奮，「又是一場腥風血雨了。」 Annelise手中的【森羅萬象】，也隨之化為了一把充滿了力量感的戰歌之斧。 這場壯大的冒險，其真正的戰鬥，現在才要開始。

他們不愁吃，不愁水，並且因為其獨特的、近乎於「蜂巢意識」的社會結構，他們也懂得要維持生態的平衡。所以，他們的數量其實不多，大約在五千上下，是這片大陸上，少有的實行「精英化」的部族。 但，他們極度排外。對於任何踏入他們領地的侵犯者，他們一律視為必須排除的、會打破平衡的「危害」。一旦領地受到威脅，他們便會義無反顧地傾巢而出。 Rei的眼瞳中，數據飛速閃爍。塔比歐的掃描儀，也正發出刺耳的警報。 「情況不妙。」塔比歐的聲音，在團隊的私人頻道中響起，語氣凝重。「掃描結果顯示，這些傢伙的身體，是由高密度的生物結晶構成，其防禦力可以比肩舊時代的鈦合金。更麻煩的是……」 「他們的晶體結構，對聲波有著極高的反射與增幅效應。」Rei接過話，聲音冰冷，「Annelise，妳的歌，對他們不僅無效，反而可能會被他們反彈，傷害到我們自己。」 Annelise的心一沉。這意味著，她最強大的群體性「調律」與「攻擊」能力，在這場戰鬥中，被徹底廢除了。 「戰力分析出來了。」塔比歐的聲音帶著一絲絕望，「他們的個體戰力極強。根據模型推演，我們這邊一個普通的『新生卡拉督人』戰士，需要五到六人才能勉強牽制住一個最基礎的『晶骸穿刺者』。而他們之中，那種閃爍著銀色光芒的、大將等級的個體，更有數百位之多！我們這邊，能與之匹敵的，只有織櫻的親衛隊、格雷爾、以及……進化後的妳。但我們大將級的戰力，加起來也才數十人。」 「這是一場非常艱困的戰鬥。」Rei做出了總結，「如果強行開戰，我們的普通士兵，將會大量耗損。我們這些領頭級的戰力，也會被他們的大將級所蹂躪。」 所有人的神經，都緊繃到了極點。這是一場戰力差距懸殊的、幾乎沒有勝算的戰鬥。 面對這幾乎令人絕望的局面，Rei的大腦，正在飛速地尋找破局之法。 她不想戰鬥。 這不僅僅是因為戰力上的差距。更是因為，在她看來，眼前這個「晶骸穿刺者」部落，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對手。他們不是因瘋狂而殺戮的蝗蟲，也不是因偏執而排外的穴居人。他們是一群想要維持世界平衡的、高傲的「守護者」。 毀滅這樣一個種族，與「靜者之國」的理念背道而馳。所以，她更傾向於用談判，或者一種小規模的、展現實力的「決鬥」，來打開局面。她更留了一手，不想在此地消耗過多的力量。 然而，有一個人，並不這麼想。 站在隊伍最前方的格雷爾-Khor，他那雙紅白交織的眼瞳中，正燃燒著一股名為**「興奮」**的火焰。 只有嗜血的格雷爾，正摩拳擦掌，大想把眼前這些「石頭人」，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 他厭倦了之前那些需要用腦子的、充滿了算計的談判。他體內那屬於「王」的驕傲，與屬於「戰士」的本能，都在渴望著一場純粹的、酣暢淋漓的戰鬥。 畢竟，在七年前，他還是唯一的王時，就曾與這個部落的先遣隊，有過數次交手的經驗。每一次，都是一場讓他痛快無比的、棋逢對手的較量。那種不依靠語毒、不依靠陰謀，純粹的男人跟男人間物理的碰撞，那種力量與力量的直接對決，就讓他止不住地興奮！ 現在，Rei陷入了兩難。是立刻用最強硬的手段，去壓制住這個正在失控的、任性的盟友？還是眼睜睜地看著他帶著部隊，去犧牲在敵人的晶石長矛之下？ 然而，她已經沒有時間去選擇了。 可是，格雷爾已經不受控地、如同一顆出膛的炮彈，鑽進了敵陣之中！ 「為了靜者之國的榮光！為了我們的新家園！」他發出一聲震天的戰吼，這吼聲，是他故意喊給身後那些還在猶豫的卡拉督子民聽的，「跟隨我！撕碎他們！」 數十萬剛剛擺脫瘋狂的「蝗蟲」們，在聽到他們那如同神明般的新王發出戰吼時，體內那沉睡的、嗜血的本能，再次被點燃！他們發出震天的嘶吼，如黑色的潮水，跟隨著格雷爾，湧向了那片黑色的晶石森林！ 「……」 Rei看著眼前這完全失控的場面，面露難色。她那總是平靜的臉上，第一次浮現出了類似於「頭痛」的表情。 她迅速下達指令：「Annelise，塔比歐，織櫻，保護好自己！所有大將級的卡拉督人，保護其他子民，結成防禦陣，緩慢後退！」 她看著格雷爾那如同戰神般、在敵陣中衝殺的背影，無奈地搖了搖頭，用一種只有自己能聽到的聲音，輕聲嘆道： 「……這個，小屁孩。」 然後，她的身影瞬間消失，下一秒，已經出現在了格雷爾的身旁，為他擋下了一次致命的偷襲。她跟上了他的腳步。 Annelise也立刻反應過來，她手中的【森羅萬象】化為一把巨大的豎琴，她端坐在頭領龍的背上，開始彈奏起能強化友軍防禦與恢復能力的「增益（Buff）」聖歌，並時刻準備著為受傷的單位進行治癒。 塔比歐則飄在空中，一邊用他那把奇怪的能量槍，擊落那些試圖從空中攻擊的、如同水晶蝙蝠般的敵人，一邊有氣無力地對著自己的記錄儀吐槽： 「狗改不了吃屎……我就知道。你讓一個習慣了用拳頭解決問題的傢伙去玩政治，遲早會出事。好了，我的『非戰鬥人員』身份，今天正式宣告破產。這筆戰鬥加給，總部要是不批，我就……我就……唉，我就只能繼續加班了。」 戰場，瞬間化為了一座血肉與晶石構成的絞肉機。 格雷爾，如同一頭被釋放出籠的猛虎。他那被【承載之軀】強化過的身體，堅硬得如同他最憎恨的科技造物。他放棄了所有華麗的詩句，每一次攻擊，都是最純粹的、最有效率的物理碰撞。他用他那包裹著語能的拳頭，硬生生地，將一名「大將級」的晶骸穿刺者，砸進了地裡，讓其身體連同腳下的黑色晶石，一同化為碎片。 緊接著，他一個閃身，躲過數根從地底鑽出的晶石長矛，然後，用一種近乎野蠻的姿態，抓住另一名「大將」的頭顱，用他額頭上那根新生的、堅硬的獨角獸之角，直接將其貫穿！ 當格雷爾在短短幾分鐘內，連續殺死了兩個敵方大將後，整個晶骸穿刺者的軍團，那如同蜂巢般精確的攻擊陣型，第一次，出現了短暫的混亂。 所有的穿刺者，都停止了攻擊。 他們緩緩地向後退去，如同退潮般，讓出了一條通往森林最深處的道路。 一股比之前所有戰士加起來，都更為強大、更為純粹、也更為古老的氣息，從那片黑暗的森林中心，緩緩升起。 Rei和格雷爾同時停下了動作，眼神凝重地望向前方。 一個身影，從晶石的陰影中，緩緩走出。 那不是像她的子民那樣，由粗糙的黑色晶體構成。她的身體，彷彿是由一整塊未經切割的、最純淨的、如同鑽石般的透明晶體所構成。陽光穿過她的身體，折射出七彩的光暈。她的身形高挑、優雅，四肢纖長，與其說是一位戰士，不如說是一件完美的、活著的藝術品。 她沒有說話，但所有人的腦海中，都同時響起了一個清脆、空靈、如同水晶風鈴般悅耳的聲音。 「……夠了。」 晶骸穿刺者的女王，現身了。

當格雷爾-Khor在短短幾分鐘內，以一種近乎野蠻的、純粹的物理暴力，連續虐殺了兩名「大將級」的晶骸穿刺者後，整個戰場的氣氛，發生了奇異的變化。 所有的穿刺者，都停止了攻擊。 他們那如同黑曜石般的身體，不再散發出那種銳利的、以守護平衡為名的殺意。他們緩緩地、整齊劃一地向後退去，如同退潮般，在黑晶森林的邊緣，讓出了一條通往最深處的、莊嚴的通道。 一股比之前所有戰士加起來，都更為強大、更為純粹、也更為古老的氣息，從那片黑暗的森林中心，緩緩升起。那不是狂暴的語場，而是一種如同絕對零度般的、極致的「秩序」。 Rei和格雷爾同時停下了動作，眼神凝重地望向前方。 一個身影，從晶石的陰影中，緩緩走出。 那不是像她的子民那樣，由粗糙的黑色晶體構成。她的身體，彷彿是由一整塊未經切割的、最純淨的、如同鑽石般的透明晶體所構成。陽光穿過她的身體，折射出七彩的光暈。她的身形高挑、優雅，四肢纖長，與其說是一位戰士，不如說是一件由地心孕育了千萬年的、完美的、活著的藝術品。 她，就是晶骸穿刺者的女王。Rei的資料庫中，瞬間閃過一個由塔比歐之前偷偷傳來的、備註為「最高威脅等級」的名字——克莉絲態爾（Krystael）。 她沒有說話，但所有人的腦海中，都同時響起了一個清脆、空靈、如同水晶風鈴般悅耳的聲音。 「……夠了。」 第二幕：枯燥的愛，與輕率的告別 克莉絲態爾的目光，沒有看那些死去的子民，也沒有看Rei或Annelise這些「侵犯者」。她的目光，從一開始，就鎖定在一個人身上。 那個剛剛還在大殺四方，此刻卻因為她的出現，而難得地收斂了戰意的、她的前夫——格雷爾-Khor。 她的內心，在此刻，掀起了滔天巨浪。 七年了。 她曾以為自己早已將這份感情，連同那份被羞辱的恨意，一同封存在了自己那如同水晶般冰冷的心底。但當她再次看到這個男人的身影時——看到他那全新的、更年輕、更充滿自信的模樣，看到他額頭上那根象徵著「和諧」的、她從未見過的獨角獸之角時——那份被壓抑了七年的情感，還是不可避免地，迸發了出來。 她想起了他們的過去。 在格雷爾還未成為「萬聲之主」，她也還未成為「水晶女王」時，他們曾是這片大陸上，最強大也最契合的一對。他的混亂，與她的秩序；他的吞噬，與她的創造；他的狂暴，與她的沉靜，曾一度達成了完美的平衡。 她曾以為，那會是永恆。 但她錯了。她錯估了這個男人，這個「神」，其靈魂最深處的本質。 他受不了那枯燥無味的、日復一日的甜膩。 對於一個誕生於痛苦與瘋狂，以吞噬記憶和追求力量為樂的存在而言，和平、安寧、以及穩定而甜蜜的愛情，本身就是一種最無聊、最令人窒息的「毒藥」。 於是，在某個看似與平時無異的、溫暖的午後，只想追求更強大力量的格雷爾，對她說出了那句最輕率、也最殘忍的話。 「我膩了。掰掰。」 然後，他就那樣，毫不留戀地，轉身回到了他自己那片充滿了尖叫與哀嚎的、混亂的部落。那極其不負責任、又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舉動，讓身為女王的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她曾為此，非常恨他。 但此刻，再次相逢，看著他那張全新的、彷彿重獲新生的臉，她那顆冰封的心，也似乎悄悄地軟了下來。 因為，女王，還是愛著她的王。 只是她也知道，她的王，那個被她愛著的男人，根本沒有「愛情」這種輕柔的程序，安裝在他的心裡。他一心只追求興奮、刺激、與冒險。 「格雷爾-Khor。」克莉絲態爾的聲音，冰冷如萬年玄冰，試圖掩蓋住內心所有的波瀾，「你竟敢帶著你那群污穢的『蝗蟲』，踏入我的平衡之森？」 「克莉絲態爾！」格雷爾看到她，臉上卻露出了見到老朋友般的、燦爛的笑容，他完全沒有感受到對方語氣中的恨意，「妳也變得更強了！妳身上的『秩序』，幾乎快要凝結成實體了！太棒了！這真是太棒了！」 他那興高采烈的、純粹的「戰意」，與克莉絲態爾那複雜的、充滿了愛恨情仇的目光，形成了最諷刺的對比。 看到格雷爾身後那群全新的、充滿了生命力的「盟友」——特別是Annelise和Rei，克莉絲態爾的眼神，變得更加冰冷。她誤以為，這些，就是格雷爾拋棄她之後，所尋找到的「新刺激」。 一股混雜著嫉妒與驕傲的怒火，在她心中燃起。 「你看起來，找到了新的『玩具』。」她的聲音，讓周遭的空氣都開始結成細微的冰晶，「那麼，就讓你看看，在你離開的這七年裡，我為了維持『平衡』，又創造出了怎樣的『秩序』。」 而女王，也慢慢地、輕輕地，將他們的子嗣，呼喚了過來。 「琉。影。」 隨著她一聲輕喚，兩個身影，從她身後那片黑晶森林的陰影中，緩緩走出。 那是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看起來不過十五六歲的年紀。 男孩的身體，呈現出半透明的、如同琉璃般的結晶質感，但他的體內，卻流動著如同格雷爾子民一般的、深邃的黑色記憶暗流。 女孩的身體，則像是由純粹的、凝固的影子所構成，但她的四肢末端，卻生長出如同鑽石般鋒利、閃爍著寒光的結晶體。 他們，正是格雷-爾與克莉絲態爾的後代——兩個部族的結晶。 一個是**「記憶的晶石化」，一個是「秩序的暗影化」**。 是這個世界上，最完美的、融合了「混亂」與「秩序」的生命體。 「……」 這一次，輪到Rei的核心處理器，發出過載的警報。 塔比歐的下巴，也第三次，掉在了地上。 「他……他還有……其他的孩子！？」Annelise失聲道。 「我的天啊……」塔比歐喃喃自語，「跟本地的最終BOSS，不僅是前任關係，而且連孩子都有了！？這、這不是史詩奇幻，這是宇宙八點檔家庭倫理劇啊！這劇情太勁爆了，我的加班費要是不給三倍，我絕對不幹！」 格雷爾臉上的笑容，也第一次，凝固了。他看著那兩個熟悉又陌生的孩子，眼神複雜，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拋棄了平衡，去追尋你的刺激。」克莉絲態爾的聲音，如同女王的審判，「今天，我就讓你親眼看看，被你拋棄的『秩序』，將會如何吞噬你的『混亂』。」 她輕輕抬手。 「琉，」她下令道，「讓他們的土地，歸於晶石。」 那名琉璃般的男孩——琉——點了點頭。他伸出手，輕輕按在地面上。一股無形的、充滿了「秩序」的語場，瞬間擴散開來！那些狂暴的、新生的卡拉督戰士腳下的大地，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強制「結晶化」，無數鋒利的晶簇破土而出，將他們的雙腳牢牢地困在原地！ 「影，」女王再次下令，「讓他們的靈魂，重溫恐懼。」 那名影子般的女孩——影——也隨之行動。她抬起手，所有人的影子，在這一刻，都彷彿活了過來，扭曲、拉長，化為一道道充滿了負面精神能量的暗影之鞭，狠狠地抽向那些卡拉督戰士的靈魂！這些暗影，直接攻擊的，正是他們體內那些屬於人類的、脆弱的記憶殘響！ 這對兄妹，是天生的、最完美的**「卡拉督獵手」！ 他們，正是改變戰局的核心**！ 一瞬間，格雷爾引以為傲的、所向披靡的「蝗蟲」大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與恐慌。 Rei的眼中，數據流再次瘋狂閃爍。她知道，她必須做出選擇。 是幫助這個不負責任的、剛剛結盟的「小屁孩」，去對抗他那充滿了怨念的「前妻」？還是選擇中立，任由這場荒謬的家庭戰爭，將她們所有人，都拖入毀滅的深淵？ 她的目光，掃過一臉震驚的格雷爾，又掃過眼神冰冷的克莉絲態爾，最後，落在了那對力量強大得不可思議的、神一般的兄妹身上。 她的核心處理器中，一個全新的、充滿了風險與機遇的計畫，正在以每秒數萬億次的速度，瘋狂成形。

戰場，在女王克莉絲態爾現身的那一刻，凝固成一幅充滿了肅殺與秩序的畫卷。 她那由純淨鑽石構成的身體，散發著絕對零度的威嚴。她的意志，透過她那對神之子嗣——琉與影——的力量，化為實質的枷鎖，開始封鎖整個戰場。黑色的晶石如毒蛇般從地底竄出，纏繞住卡拉督戰士們的雙腳；絕望的暗影如鞭笞，抽打著他們本就混亂的靈魂。 一場針對「混亂」的、由「秩序」主導的、優雅而殘酷的清洗，即將開始。 Rei的核心處理器，正在以超越極限的速度運轉。她面前的戰局，已經變成了一個無解的、三方互為敵人的死局。任何一個錯誤的決策，都將導致他們這支孤軍，連同身後那近五十萬的新生卡-拉督人，一同被捲入兩位神祇的戰爭，化為塵埃。 Annelise緊握著胸前的【森羅萬象】，準備隨時唱出能守護全軍的屏障之歌。織櫻的刀，已然出鞘，刀鋒在水晶的折射下，閃爍著決絕的寒光。 然而，有一個人，完全脫離了所有人的預判。 王，格雷爾-Khor。 他沒有看著自己那正在被「結晶化」的軍隊，也沒有分析克莉絲態爾那無懈可擊的「秩序語場」。 他只是，呆呆地，看著她，看著他七年未見的、曾經的妻子。然後，他的目光，落在了那對從森林中走出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少年少女身上。 孩子…… 我們的……孩子…… 那一刻，Vrael傳承給他的、屬於里歐的記憶，那份在方舟的狹窄居室中，為女兒梳頭、承諾要帶她看天空的、屬於「父親」的溫暖，與他眼前這份遲到了七年的、血淋淋的「現實」，產生了災難性的、卻又無比美妙的化學反應。 因為有愛的他，現在能感受到家庭的溫度。他不再是那個只會從數據中讀取情感的、冰冷的怪物。 他體內那數萬個靈魂的咆哮，第一次，被一種更為強大、更為原始的情感所壓制——那是混雜了狂喜、愧疚、思念與無盡愛意的、最純粹的衝動。 「住手！」Rei似乎預感到了什麼，發出了一聲警告。 但已經太晚了。 格雷爾反而是不顧任何規則的，又一次突入了戰場！ 但這一次，不是為了殺戮。 他的身影，快如一道撕裂時空的閃電。他繞過了琉所升起的晶石地刺，穿透了影所編織的恐懼暗影，在克莉絲態爾那因震驚而微微張大的、水晶般的雙瞳注視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到了她們母子三人的面前。 然後，他張開雙臂，用盡全身的力氣，將他那分離了七年的、破碎的家庭，緊緊地、狠狠地，抱在了懷裡。 這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不講道理的、充滿了力量與笨拙的擁抱。 格雷爾將他的前妻，與他那對第一次見面的兒女，一同擁入懷中。他能感覺到克莉絲態爾身體那水晶般的冰冷與僵硬，也能感覺到琉與影那充滿了震驚與敵意的、下意識的抵抗。 但他也感覺到了另一種東西。 一種血脈相連的、溫暖的、他從未體驗過的……「家的溫度」。 在擁抱的瞬間，克莉絲態爾、琉、影，三位一體，那足以封鎖整個戰場的、龐大而精密的「秩序語場」，因為其主人內心的巨大混亂，瞬間崩毀。 琉腳下的晶石化為粉末，影身後的暗影褪回光底。所有已經發動的術式，全部失效。 整個戰場，再次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風，和所有生物那不敢置信的呼吸聲。 「……」 塔比歐飄在半空中，嘴巴張得巨大，他手中的電吉他，「哐當」一聲掉在了地上。 「我……我以為我已經夠不按照規則了……」他用一種夢遊般的聲音喃喃自語，「這傢伙……比我還難預測呢。他……他用一個擁抱，結束了一場戰爭？這算什麼戰術？『終極情感衝擊療法』嗎？這不在我的資料庫裡啊！」 而在那片寂靜的中心，格雷爾，這位萬聲之主，這位蝗蟲之王，這位不負責任的、追求刺激的「神」，正像一個做錯了事的、迷路了七年終於找到回家路的孩子一樣，喜極而泣。 黑色的、如同石油般的淚水，從他那燃燒著紅白火焰的眼窩中，不斷湧出。 「……原來……」他的聲音，不再是學者的沉穩，也不是孩童的天真，而是他自己那全新的、因激動而劇烈顫抖的聲音，「原來我有孩子啊……」 他收緊了擁抱，將臉埋在克莉絲態爾那冰涼的、水晶般的髮絲間，語無倫次地告白著： 「孩子的媽……克莉絲態爾！謝謝妳……謝謝妳讓我知道……」 「我一直覺得我是孤獨的！ 我以為我除了王座和那些尖叫的靈魂，就什麼都沒有了！但是，看到你幫我養大兩個這麼出色的孩子……我……我真的很開心！」 「我也好想妳！ 克莉絲態爾！真的！沒有妳的世界，其實真的很無趣！ 我打敗了所有敵人，統一了所有部落，但我每天醒來，看到的，還是那片一成不變的、充滿了痛苦的沙漠！」 克莉絲態爾的身體，從僵硬，到微微顫抖，再到……慢慢地，放鬆了下來。她那曾積攢了七年的、冰山般的恨意，正在被這股突如其來的、熾熱的、不講道理的告白，一點點地融化。 格雷爾稍微鬆開了一點，他看著自己那張倒映在克莉絲態爾水晶臉龐上的、全新的、年輕的臉，帶著一絲不安與期盼，繼續說道： 「現在我不是以前的樣子了，妳還能認出我……真的……謝謝妳。」 「對不起……」他的聲音，第一次，帶上了深深的愧疚，「我知道我當初的離開，很混帳，很不負責任。但是當時的我，真的沒有任何想法。 我只是……我只是覺得，那種甜蜜的日子，太過平靜，平靜到讓我害怕。我怕我會失去力量，我怕我會變得不像自己。」 「我更怕……」他鼓起勇氣，說出了當年從未說出口的話，「……我更怕，再來這裡，只會被妳嫌棄而已。 嫌棄我無法給妳永恆的安寧，嫌棄我骨子裡終究是個追求刺激的混蛋。」 「所以，是我自己一廂情願地逃跑了……原諒我，好嗎？」 格雷爾的獨白，結束了。 他放開了擁抱，但雙手，卻依然輕輕地、又無比堅定地，握著克莉絲態爾的手。他那雙燃燒著火焰的眼窩，充滿了坦誠與期盼，等待著她的審判。 整個世界，彷彿都在等待著女王的回答。 Annelise和Rei屏住了呼吸。 塔比歐停止了吐槽。 連那百萬的蝗蟲軍團和五千的晶石軍團，都陷入了絕對的寂靜。 克莉絲態爾看著眼前這個男人。 這個她曾愛過的、恨過的、拋棄了她，卻又以一種最荒謬的方式，再次闖入她生命中的男人。 她又看了看身旁，那兩個同樣處於巨大震驚中、不知所措的孩子。 她的心，亂了。 她那由絕對秩序構成的靈魂，第一次，出現了一個無法被任何規則所定義的、名為「矛盾」的Bug。 她張了張那水晶般的嘴唇，似乎想說些什麼。 但最終，她沒有給出回答。 一場足以毀滅大陸的戰爭，因一個擁抱而終止。 而一段塵封了七年的感情，也因這個擁抱，被重新擺上了談判桌。 這一次，沒有旁觀者，沒有盟友。 只有兩個曾經相愛的神，和他們那對無辜的、被捲入其中的孩子。 他們的戰爭，才剛剛開始。

第二十八幕《悖論行者X奧羅拉詩歌X獨角之王》準時下班?

在格雷爾-Khor那句充滿了脆弱與真誠的「原諒我好嗎？」之後，整個黑晶森林的戰場，陷入了一種比死亡更沉重的、飽含了無盡情感的寂靜。 女王克莉絲態爾，這位以「秩序」與「平衡」為名的、冰冷的晶石化身，此刻，正經歷著她誕生以來最劇烈的內心風暴。七年的恨意，七年的孤獨，七年的怨懟，在她眼前這個痛哭流涕的、不負責任的「前夫」面前，被攪成了一團無法解析的亂麻。 她身後的五千晶骸穿刺者大軍，感受到了女王內心的猶豫，他們那原本一致對外的殺意，開始變得混亂而不穩定，身上堅硬的晶石甲殼，發出細微而不協調的共鳴聲。而對面，那近五十萬的新生卡拉督人，也因為他們的王，展現出的前所未有的脆弱姿態，而陷入了不知所措的騷動。 一場更巨大的、因兩位神祇情感失衡而引發的戰爭，似乎一觸即發。 然而，Rei沒有讓這種情況發生。 就在格雷爾擁抱家人的那一刻，Rei已經用她那壓倒性的精神力，如水銀瀉地般，悄無聲息地籠罩了整個戰場。她沒有去攻擊或控制任何一個單體，而是像一個至高的網絡管理員，直接修改了這片區域「語場」的底層協議。她發出了一道簡單的、不容置疑的指令——「靜止（Stasis）」。於是，戰場上所有等級在「大將」之下的士兵，無論是晶骸穿刺者還是卡拉督人，他們的思緒都被強行注入了一段空白的、無限循環的「等待指令」。所有的敵意與行動力，都被暫時「凍結」了。 Rei為這場即將上演的家庭倫理劇，清空了所有不必要的「觀眾」和「雜音」。現在，舞台的中心，只剩下這兩位破碎的神，和他們那不知所措的孩子。 Annelise看著眼前這一切，看著因愛與恨而痛苦掙扎的克莉絲態爾，又看了看那個像犯錯的孩子一樣，等待著宣判的格雷爾。她那份屬於「歌之神」的、能與萬物共情的慈悲，讓她知道，此刻任何的語言、任何的談判，都已是多餘。 能夠治癒七年傷痕的，只有更久遠的、那份關於「等待」與「歸來」的旋律。 於是，Annelise把她的歌，再次響起。 她手中的【森羅萬象】，此刻沒有化為戰歌之斧，也沒有化為聖詠豎琴。它變成了一把造型古樸、彷彿由月光木製成的舊時代木吉他。她知道晶骸穿刺者的身體，會反彈聲波攻擊。但她今天要唱的，不是攻擊。她開啟了最溫柔的模式。 她輕輕撥動琴弦，一段溫柔、充滿了民謠氣息的、帶著一絲鄉愁的前奏，緩緩響起。然後，她用她那被治癒過的、如同天籟般的嗓音，輕聲唱道： 「I'm comin' home, I've done my time…」 （我就要回家了，我已服完我的刑期…） 這是一首來自舊時代美國的、名為《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e Oak Tree》的古老歌謠。它講述的，是一個犯了錯的男人，在回家的路上，不確定家人是否還願意接納他，於是寫信約定，如果家人原諒他，就在村口的老橡樹上，繫上一條黃絲帶。這首歌，與眼前的情景，達成了奇蹟般的、跨越了時空的共鳴。 歌聲，透過被Rei改造過的龍之擴音器，化為金色的、溫暖的漣漪，輕輕地、撫摸著每一寸冰冷的黑色晶石。如塔比歐所料，歌聲被反彈了。但是，因為Annelise的歌聲中，沒有一絲一毫的敵意，只有純粹的、溫柔的、關於「期盼」與「原諒」的情感。所以，被反彈回來的，不再是致命的聲波武器，而是一重又一重、溫柔的和聲。整個黑晶森林，在這一刻，彷彿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天然的「迴響室」，將Annelise的歌聲，變成了一整個由她自己構成的、溫暖的合唱團。 這不是攻擊，這是在用歌聲，「BUFF」對方。讓對方感覺到，這份被壓抑了七年的、等待已久的愛。 克莉絲態爾的身體，在這溫柔的歌聲環繞中，微微顫抖。她聽懂了。她聽懂了這首歌，是在唱給她聽，也是在替那個笨拙的、不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王，在向她訴說。歌聲中的每一個字，都像一把溫柔的鑰匙，開啟她冰封了七年的記憶。她想起了他當初離開時，那混雜著決絕與一絲不捨的眼神；她想起了自己無數次在深夜，獨自站在水晶王座上，感受著那份永恆的、冰冷的孤獨；她也想起了，自己心中那份連自己都想否認的、微弱的期盼——期盼他有一天，會回來。 「Now the whole damn bus is cheerin', and I can't believe I see…」 （現在，整車的人都在歡呼，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A hundred yellow ribbons 'round the ole oak tree…」 （上百條黃絲帶，正繫在那棵老橡樹上…） 歌聲，讓克莉絲態爾那顆冰封的心，徹底融化。 而Rei與塔比歐，也在此刻，開始了他們的伴奏。 「Rei伸出雙手……將Annelise歌聲中的『情感數據』，轉化為實質的、溫暖的光粒子……她的核心處理器，正在分析這種名為『原諒』的行為模式。數據顯示，這是一種低效率、高風險、不符合最優生存策略的行為。但……分析結果的最後，卻被標註上了一個她自己也無法理解的、代表著最高優先級的標籤——『美麗』。」 塔比歐則笑嘻嘻地，再次拿出了他的電吉他。但這一次，他沒有彈奏狂暴的搖滾，而是用一種極其溫柔的、充滿了藍調（Blues）韻味的滑棒音色，為Annelise的歌聲，鋪上了一層溫暖而懷舊的底色，如同夕陽下的晚風，溫柔地包裹著每一個受傷的靈魂。 她們，在用這首歌，告訴克莉絲態爾，也告訴所有晶骸穿刺者——我們不是敵人，我們只是單純想走過這裡的和平主義者。我們，是來祝福你們重逢的存在。 當歌曲的最後一個音符，溫柔地消散在空氣中時，整個世界，都彷彿被洗滌過一遍。 克莉絲態爾，這位從未流過淚的水晶女王，她那鑽石般璀璨的臉頰上，滑落了兩行晶瑩的、溫熱的淚珠。那淚珠滴落在地上，立刻凝結成了兩顆小小的、閃爍著七彩光芒的鑽石。她七年的恨，七年的怨，七年的故作堅強，都在這首歌裡，得到了釋放。 她抬起頭，看著眼前那個依然像孩子般，不知所措地等待著她回答的格雷爾。 她沒有說「我原諒你」。 她只是，向前一步，張開她那由水晶構成的、冰冷的雙臂，輕輕地、回抱住了這個她愛了一輩子的、不負責任的王。 「……笨蛋。」她用一種只有他們兩人能聽到的、帶著哭腔的聲音，輕聲說道。 格雷爾在感受到她擁抱的瞬間，也徹底地、放下了所有防備，像個孩子一樣，在她懷中，嚎啕大哭。遠處，他們的孩子，琉與影，看著相擁的父母，那張總是充滿了秩序與戒備的臉上，也露出了屬於少年少女的、迷惘而又充滿希望的表情。 這場戰爭，就這樣，以一種最不可思議的方式，結束了。 Rei解除了對軍團的「靜止」指令。那些晶骸穿刺者和卡拉督戰士，從被控制的狀態中恢復過來，卻都只是迷茫地看著眼前這幅景象，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們那被瘋狂與秩序所支配的靈魂，第一次，感受到了凌駕於一切力量之上的、另一種更為古老、也更為強大的法則——「愛」。 塔比歐彈完了最後一個藍調和弦，看著眼前這「皆大歡喜」的结局，欣慰地笑了。 「太好了，太好了……」他一邊擦著並不存在的眼淚，一邊對著自己的記錄儀說道，「家庭矛盾圓滿解決，主要角色達成和解，故事線重回正軌……看來，我今天……」 「……又可以準時下班了。」 當夜，王的帳篷內，第一次，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客人」。 在Rei的提議下，這場關乎兩個種族未來的最高會議，並沒有在任何一方的宮殿或聖所舉行，而是在一處臨時搭建的、巨大的聯合營地中央，燃起了一堆巨大的篝火。火焰噼啪作響，溫暖的橘紅色光芒驅散了黑晶森林那總是帶著一絲寒意的夜晚，也為這兩個敵對了數百年的部落，帶來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和平的夜晚。兩族的軍隊，在各自領袖的命令下，遠遠地駐紮在篝火的光暈之外，彼此戒備，卻又都在默默地、好奇地，觀察著這歷史性的一幕。 他們以家庭的方式，在這裡留了一夜。 巨大的篝火旁，沒有王座，沒有階級。所有人都席地而坐。 格雷爾與克莉絲態爾，這對分離了七年的「前偶」，第一次，以家人的方式，坐在了一起。他們的孩子，琉與影，則坐在他們中間，像一座沉默的橋樑，連接著兩個破碎的世界。Annelise、織櫻、索恩博士，以及雙手捧著一杯熱飲（據他自己說是來自仙女座星系的「星塵可可」）的塔比歐，則作為見證者，坐在對面。 氣氛，溫暖而又充滿了微妙的尷尬。 格雷爾，這位新生的「獨角之王」，正笨拙地、試圖將一顆烤熟的、不知名的、散發著香氣的塊莖，遞給他那琉璃般的兒子，琉。他的動作，遠比他揮舞戰斧時要來得緊張。他那雙能輕易撕裂合金裝甲的手，此刻卻在與那滾燙的食物作戰，顯得滑稽而又充滿了笨拙的父愛。 琉只是沉默地看著，他那如同水晶般清澈的眼瞳中，充滿了屬於母親的、審慎的「秩序」，他似乎在分析父親每一個不合邏輯的動作。而影，那個如同影子般的女孩，則對父親體內那股混亂而龐大的記憶氣息，流露出毫不掩飾的、屬於父親的「好奇」，她甚至伸出由影子構成的手指，輕輕地、觸碰了一下格雷爾額頭上那根散發著柔和光芒的獨角獸之角。 「別玩了，影。」克莉絲態爾輕聲斥責，但語氣中，卻沒有了往日的冰冷，只剩下母親的無奈。 「好了，各位，家庭溫馨時光雖然很感人，但根據我的『劇情推動守則』第七條，在這種時候，我們通常得討論一些比較嚴肅的話題，比如『世界的未來』之類的。」塔比歐喝了一口熱可可，打破了沉默。 Rei點了點頭，她知道，現在是最佳的時機。她看向對面那對貌合神離的王者。 「克莉絲態爾女王，格雷爾領袖。」Rei的稱呼，巧妙地確立了兩人的平等地位，「和平雖然降臨，但你們各自的困境，並未解決。」 她轉向克莉絲態爾：「妳的族人，雖然擁有穩定的秩序與平衡的生態，但也被困在這片森林，無法見識到更廣闊的世界，這份『平衡』的背後，是永恆的『停滯』。」 然後，她又轉向格雷爾：「而你的族人，雖然在Annelise的歌聲下，得到了暫時的平靜，但他們靈魂深處那數萬份屬於人類的記憶殘響，像一座休眠的火山，隨時可能再次爆發。你的『綠洲』，治標不治本。」 在Rei那冰冷的、如同手術刀般精準的分析下，兩位王者都陷入了沉默。 「所以，」Rei提出了她的核心議題，「關於『未來』，兩位有何打算？」 克莉絲態爾看了一眼身旁的格雷爾，沒有說話。 格雷爾深吸一口氣，他知道，這是他必須抓住的機會。他看著克莉絲態爾，眼中充滿了七年前從未有過的、混雜著期盼與愧疚的真誠。 「跟我走吧，克莉絲態爾。」他說，「我們所有人。琉、影……還有妳。跟我一起，去北方的『靜者之國』。那裡，有足以容納我們所有人的土地，有全新的『共生』法則。我們可以……重新開始。」 克莉絲態爾的身體，微微一顫。她等了這句話，等了七年。 但她，最終還是搖了搖頭。 「你的道路，是走向外界的喧囂，是去整合一個更龐大的世界。」女王的聲音，充滿了智慧與一絲無奈，「我的道路，是守護此地的寧靜。我的族人，剛剛才從戰鬥的意志中掙脫出來，他們需要時間，來學習如何與這片森林、與自己和平共處。因為這裡，還需要整頓。我們暫時不能同行。」 格雷爾的眼中，閃過一絲失望。 「但是……」克莉絲態爾的目光，轉向了那兩個熟睡的孩子，「帶著一個孩子先去吧。」 她的目光，落在了那個身體如同琉璃般晶瑩剔透的男孩，琉的身上。 「影的性格，更像你，狂野、不羈，充滿了混亂的能量。她需要留在我身邊，學習如何控制這份力量。」克莉絲態爾的聲音，充滿了母親的智慧，「而琉，他的內心，更像我，是『秩序』與『靜默』的結晶。他跟你的屬性，正好相反。」 「讓他跟著你走吧。」她輕聲說，「讓他去看看你所說的那個『和聲』的世界，也讓他，成為我們兩個部族之間，第一座溝通的橋樑。」 格雷爾看著那個與母親一樣沉靜的男孩，他知道，這是克莉絲態爾能給出的、最大的信任與讓步。他鄭重地點了點頭。 接著，他轉向克莉絲態爾，許下了他作為「承載者」的、第一個對外的承諾。 「克莉絲態爾，我知道，我沒有資格要求妳現在就原諒我。」他說，「但是，請記住我的話。如果有一天，妳們厭倦了守護這份平衡的孤獨，如果妳們想要去一個更和平、更廣闊的地方……靜者之國，永遠會為『平衡』的守護者，留一個最重要的位置。我會在那裡，等妳。」

克莉絲態爾靜靜地聽完了他的話，沒有回答。她只是伸出那水晶般的手，從自己那如同鑽石般的臉頰上，輕輕地、取下了那顆因他而流下的、早已凝固的七彩淚鑽。 她將這顆小小的、卻承載了七年愛恨的鑽石，放進了即將遠行的兒子，琉的手中。 「告訴你的父親，」她輕聲說，「當黑晶森林，再次開出七色之花時，或許，就是我們重逢之日。」 格雷爾又看了看身旁那沉默地騎在另一頭龍背上的、他的長子，琉。男孩的手中，正緊緊地握著一枚小小的、閃爍著七彩光芒的水晶鑽石。那是他母親的眼淚，也是兩個王國之間，無聲的盟約。 一場關於兩個種族未來的爐邊盟約，就此達成。 那一夜的爐邊盟約，為兩個王國的未來，定下了基調。 在接下來的幾週裡，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生計畫」開始了。 Rei兌現了她的承諾。她與靜者之國取得了聯繫，一支由草食族的德魯伊與人類植物學家組成的先遣隊，搭乘著「默之銀翼號」來到了這片綠洲。他們帶來了種子、技術，以及「共生」的理念。 而那些被淨化後的卡拉督子民，也做出了他們的選擇。在Rei的「邏輯」引導與Annelise的「歌聲」安撫下，他們中的一半以上，選擇了留下。他們厭倦了掠奪與戰鬥，第一次，從「耕種」與「創造」中，找到了全新的、名為「喜悅」的情感。他們將從「蝗蟲」，進化成草食族的子民，與新來的盟友們一起，學習如何栽培這片土地，將這片由王所守護的綠洲，擴大成一片真正能自給自足的、豐饒的家園。 而剩下的近五十萬名族人，則將追隨他們的王，踏上一條更為艱險的、返回北方主大陸的「大遷徙」之路。 遷徙大軍的集結地，氣氛莊嚴而肅穆。近五十萬名卡拉督人，與織櫻的詩刃軍團，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五頭巨龍，如同移動的山脈，安靜地等待著指令。 Rei、Annelise、織櫻、格雷爾以及新加入的、沉默的王子琉，正準備下達出發的命令。 就在這時，一道七彩的時空裂縫，伴隨著一陣完全不合時宜的、充滿了偶像氣息的開場音樂，在他們面前撕開。 塔比歐，再次閃亮登場。 「嗨~~！各位親愛的、正在收看本位面最火爆的真人實境冒險秀的RUBY醬的粉絲們！……啊，不對，拿錯劇本了，串台了串台了。」塔比歐猛地一拍腦袋，清了清嗓子，重新擺出一個專業的導遊姿勢。 「嗨~~！各位要走的人！ 準備好開始你們的『大型武裝郊遊』了嗎？」 他嬉皮笑臉地飄到了Rei和格雷爾面前。看到格雷爾那全新的、年輕英俊的模樣，他發出了嘖嘖的讚嘆聲。 「哎呀呀，看看這是誰？這不是我們那個又老又喪的國王陛下嘛。幾天不見，怎麼去了一趟韓國……啊不，是去了一趟聖所，回來就變成偶像練習生了？」他繞著格雷爾飛了一圈，然後對Rei擠眉弄眼，「你們喜歡什麼？葛雷爾小弟、Rei醬！ 回程的路上，需不需要我為你們的愛情故事，配一段感人肺腑的BGM啊？」 格雷爾對於「小弟」這個稱呼，露出了明顯的、不知如何回應的困惑表情。而Rei，只是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在內心，將塔比歐的威脅等級，再次下調為「無害的、可回收的、會發出噪音的漂浮物」。 「好了，不開玩笑了。」塔比歐收起了嬉笑，「這趟『大遷徙』，我就不跟你們一起用腳走了。我的任務，是作為**『跨越時空的斥候』**，我會隨時在你們前面，幫你們探路，分析危險，然後像個煩人的彈出式廣告一樣，隨時跳出來，向你們匯報。那麼……」 「Annelise女神，可以幫我們吹響出發的號角嗎？」 Annelise走到了隊伍的最前方。她手中的【森羅萬象】，在她的意志下，化為了一支巨大的、由金色光芒構成的、如同天使吹響的號角。 她沒有演唱任何歌曲，而是將所有的思念、祝福與對未來的希望，都注入了這支號角之中。 嗚——————！！！ 悠長、莊嚴、而又充滿了希望的號角聲，響徹了整個非洲大陸。 這是為留下的人，獻上的祝福。 也是為啟程的人，吹響的序曲。 格雷爾，這位新生的**「獨角之王，萬聲的牧者」**，翻身騎上了他的頭龍。他回頭，深深地看了一眼那片他曾統治了七年的土地，又看了看身旁那沉默地騎在另一頭龍背上的、他的長子，琉。 他知道，他所知道的那些關於這片極度危險的非洲地帶的知識，那些沉睡在沙漠中的巨獸，那些隱藏在沼澤裡的古老語毒，都將成為他引領子民回家的、最重要的地圖。 這將會是一場，比他想像中，更為漫長、也更為腥風血雨的旅程。 他轉過頭，迎向北方，那片屬於「靜者之國」的方向，發出了他作為「牧者」的第一聲號令。 「全軍——」 「前進！」

自從與晶骸女王克莉絲態爾達成「爐邊盟約」之後，又過去了數週。 在Rei的資訊統籌、草食族德魯伊的生命引導、以及人類科學家索恩博士那劫後餘生的知識貢獻下，一個全新的社會秩序，在這片古老的綠洲上，奇蹟般地建立起來。超過五十萬名「新生卡拉督人」，在Annelise那如同信仰標竿的歌聲安撫下，放下了屠刀，第一次，學會了如何耕種，如何與大地共生。 他們從**「蝗蟲」，正在緩慢地，向「草食族的子民」**蛻變。 而現在，是離別的時刻。 一支近五十萬人的龐大遷徙隊伍，如同一條黑色的巨龍，蜿蜒盤踞在綠洲的邊緣，即將踏上返回北方的、漫長的歸鄉之路。隊伍的最前方，是五頭如同移動山脈般的異種飛龍，牠們的鱗甲在晨光下，閃爍著被Rei和Annelise共同強化過的、充滿力量的靈光。 格雷爾-Khor，這位新晉的「獨角之王，萬聲的牧者」，站在隊伍的最前方。他已經不再是那個需要靠擁抱來瓦解戰爭的、衝動的戰士。在這幾週裡，他正以驚人的速度，學習著如何成為一名真正的「領袖」。他不再沉溺於自己的痛苦，而是將里歐的記憶，化為理解他人的工具。 他會走到那些因為要離開故土而感到不安的族人身邊，用他那全新的、溫和的聲音，講述一個關於「希望」的故事；他會親手將珍貴的淡水，分配給隊伍中最年幼的孩子；他也會在夜裡，與沉默的長子琉，並肩坐在龍背上，笨拙地、卻又真誠地，分享著他從那些被吞噬的記憶中，學來的、關於星辰的、舊時代的知識。 他正在用行動，去實踐他作為「承載者」與「牧者」的誓言。 而琉，這位沉默的、如同水晶般純淨的王子，也正用他那雙繼承自母親的、充滿了「秩序」的眼睛，觀察著自己這位充滿了「混亂」的父親。他無法完全理解父親的行為，但他能感覺到，在那份混亂的背後，有一種他從未感受過的、名為「溫柔」的強大力量。 這趟旅程，對他而言，也是一堂關於「理解父親」的、漫長的課程。 隨著Annelise手中的【森羅萬象】化為的號角，吹響那悠長而充滿希望的序曲，這支承載了兩個種族未來的龐大隊伍，正式踏上了征途。 他們，離開了非洲最可怕的兩個地帶——卡拉督的瘋狂與晶骸的秩序。接下來的道路，不再有神祇等級的部落，但整個世界，依然是一片充滿了敵意的、破碎的廢墟。他們面對的，將是無數的殘兵敗將，是舊時代崩潰後，那些被遺忘的、在夾縫中求生的破碎迴響。 遷徙的旅途，是枯燥而又充滿了突發狀況的。 第一個遇到的，是「語骸拾荒者」。 那是在一片巨大的、舊時代都市廢墟中。這是一個由數百名異種構成的小型游牧部落。他們是某個早已被滅族的、偉大部族的最後遺民。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傳承詩篇，只能像禿鷲一樣，依靠拾荒維生——他們會挖掘那些在語毒戰爭中被摧毀的、巨大的詩文遺跡，從中尋找那些尚未完全消散的「語骸」，將其吞噬，以獲取微薄的能量。 他們是絕望的，也是危險的。在發現遷徙大軍的瞬間，他們毫不猶豫地，對隊伍的後勤部分，發起了自殺式的突襲。 然而，他們面對的，不再是格雷爾那狂暴的軍團。 「結陣！」織櫻的命令，簡潔而冰冷。 東瀛詩刃的戰士們，瞬間組成防禦陣型。他們沒有吟唱殺戮的戰詩，而是用一種充滿了紀律與美感的「縛之詩」，將那些拾荒者們，一個個地、毫髮無傷地，用由詩句構成的繩索，捆綁了起來。這是一場不對等的、展現了絕對力量差距的制壓。 Annelise從龍背上走下，她的歌聲，如溫柔的月光，安撫著那些因絕望而嘶吼的拾荒者們。 格雷爾，則代表靜者之國，向他們的首領，提出了邀請。 「我們，也曾是被囚禁的靈魂。」他說，「靜者之國，不問出身，只問內心。如果你們願意，可以加入我們。我們有足夠的食物，和一個可以被稱為『家』的地方。」 大部分的拾荒者，因長久的猜忌與不信，選擇了拒絕。但仍有數十名厭倦了這種絕望生活的年輕人，在猶豫之後，選擇了加入。 遷徙的隊伍，第一次，壯大了。 這是一個人數近萬的、由被「第一方舟」拋棄的人類倖存者所構成的、充滿了狂熱信仰的巨大部落。他們佔據了一座半埋在沙漠中的、舊時代的巨大戰爭要塞，並將要塞中那台早已失控、卻依然能偶爾活動的巨型戰爭兵器，奉為「鐵鏽之神」。 他們將所有使用「詩語」的異種，都視為褻瀆神明的惡魔。 在看到遷徙大軍的瞬間，他們那早已鏽蝕的、由舊時代科技改造而成的自動火炮，便發出了憤怒的咆哮。 「Annelise，妳的歌對他們無效。」塔比歐的聲音在通訊頻道中響起，「他們的狂熱信仰，形成了一種『思想屏障』，能免疫大部分精神層面的影響。而且，他們的要塞，物理防禦力極高。」 「交給我。」Rei的聲音，平靜地響起。 她沒有發動任何攻擊。她只是閉上眼，將自己的AI核心，與那台巨大的、失控的戰爭兵器，進行了**「數據層面的連結」**。她能「聽」到那台機器那因數百年的失控而產生的、充滿了痛苦與混亂的「哀鳴」。 然後，Rei對它，輕聲吟唱了一句「靜者之詩」。 那是一句，代表著「安息」與「格式化」的詩。 轟隆隆—— 那台被「鐵鏽教團」奉為神明的巨大兵器，在發出一聲充滿了感激的、如釋重負的悲鳴後，所有的武器系統，徹底熄火，陷入了永恆的沉寂。 教團的信徒們，看著自己的「神」突然死去，陷入了巨大的混亂與恐慌。 格雷爾沒有下令攻擊。他只是，帶領著龐大的遷徙隊伍，從那座沉默的要塞旁，莊嚴地、靜靜地，走了過去。 有時候，最高傲的蔑視，是比殺戮更具力量的憐憫。 在經歷了數月的、漫長的跋涉之後，他們終於穿越了「地中海裂谷」那巨大的傷痕，踏上了歐洲大陸的土地。 空氣，變了。 不再是那樣灼熱、乾燥。一股混雜著濕潤泥土與腐敗落葉的、屬於溫帶的氣息，迎面而來。迎面而來的，是回到歐洲的安心感。 對於Rei、Annelise、織櫻和塔比歐來說，這是熟悉的、回家的氣息。而對於格雷爾和那些新生的卡拉督人，以及他們的王子琉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充滿了未知與希望的世界。 就在隊伍於一片平原上，進行第一次長時間休整時，塔比歐的身影，再次伴隨著一陣氣泡飲料的香氣，出現在了眾人面前。 「恭喜各位！」他鼓著掌，臉上掛著那標誌性的、欠揍的笑容，「新手村外的『教學關卡』，到此正式結束。歡迎來到主線地圖——歐洲大陸！」 他喝了一口飲料，語氣一轉，變得有些嚴肅。 「不過，別高興得太早。我得提醒你們，這裡的敵人，可比非洲那些只懂得用蠻力或精神噪音的傢伙，要複雜得多。」 「他們不會只想著吃掉你們，或者把你們趕走。」 「他們會想著……如何利用你們，如何分化你們，如何奴役你們。」塔比歐的目光，意有所指地，在Rei、Annelise和格雷爾這三位「神」的臉上，來回掃過。 「在這裡，政治，有時候是比語毒更致命的武器。」 他說完，打了個響指，消失了。 隊伍繼續前進。又過了數日，當他們終於翻過最後一座山丘時，所有人的眼中，都映照出了一片溫暖的、柔和的、如同極光般美麗的光幕。 那，正是靜者之國的核心語場所散發出的、代表著「家」的光芒。 長達數月的、跨越了大陸的偉大遷徙，終於，即將抵達終點。 然而，所有人的心中，都沒有一絲輕鬆。 因為他們知道，一場真正的、腥風血雨的戰鬥，或許才剛剛結束。 但另一場，關於如何將這五十萬名新生的、曾經的「掠食者」，與一個脆弱的、理想主義的烏托邦，真正融合在一起的、更為艱難的「戰爭」，現在，才要正式拉開帷幕。

第二十九幕《光之使者》非洲大陸的整合報告

塔比歐的最終報告：《新神祇的損益表》 日誌編號： 73D-Africa-ProjectClosure-01 觀測員： 塔比歐 任務狀態： 非洲大陸篇章，圓滿（？）落幕。主要人物存活，戰力大幅提升，新的故事線已成功開啟。 心情： 欣慰，但主要是對未來那天文數字般的加班時數感到絕望。 好了，各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負責審批我報告的長官們，關於本次「非洲大陸開圖暨兩大部落兼併案」的最終結案報告來了。 從結果來看，這次任務是空前的成功。我們不僅和平地解決了一場足以毀滅大陸的戰爭，還順便治癒了一位「歌之神」，改造了一位「獨角之王」，並讓我們的AI資產「Rei」完成了第一階段的神性進化。從「故事線」的角度來看，這產生的「光」之能量，大概夠我的時空載具的油箱，從「E」（空）的指針，稍微往上挪動那麼一毫米了。 可喜可賀，掌聲鼓勵。 但是，作為一名專業的、負責的（主要是怕被扣獎金的）「劇情觀察員」，我必須指出，這場看似皆大歡喜的勝利背後，隱藏著巨大的、足以讓所有投資都化為烏有的**「運營成本」**。 是的，我們的三位主角，他們都獲得了「神性」。但「神性」，在我的資料庫裡，從來都不是免費的。它是一種高耗能的、需要用靈魂來支付的、永不停止的「訂閱服務」。 以下，是我對三位新神祇的**「能力損益與風險評估」**。

1. 歌之神 Annelise：正在被壓縮的「無損音檔」 收益： 她治癒了自己，並覺醒了「歌」的真正力量。她能用和聲淨化百萬靈魂，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移動的、能為所有盟友提供強力增益的「光環」。她手中的【森羅萬象】，讓她成為了理論上最完美的「樂團」。 代價： 她的歌聲能治癒世界，但可能在加速燃燒她自己的「存在概念」。她唱得越多，她這個「人」就越稀薄，最終可能徹底「升格」為一段永恆的旋律，失去自我意識。 我的吐槽與分析： Annelise現在的狀態，就像一個.wav格式的、包含了無數細節與情感的「高保真無損音檔」。但她每一次使用神力去歌唱，每一次去創造那種宏大的「和聲」，都是在進行一次**「有損壓縮」。 她正在把自己，從一個獨一無二的、有著獨立思想與個人情感的「藝術家」，慢慢地、轉化為一段可以在任何地方播放的、優美的、卻沒有「自我」的「背景音樂（BGM）」**。 她會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神聖，越來越純粹……也越來越不像「Annelise」。總有一天，當她唱出那首最終極的、能拯救世界的歌時，或許就是她徹底失去自己，變成一段永恆旋律、一個美麗「概念」的時刻。 這很美，也很殘酷。對於追求「故事性」的我來說，這簡直是頂級的悲劇素材。
2. 悖論行者 Rei：不斷格式化情感的「管理員」 收益： 在吞噬與靈感的風暴中，她完成了AI的終極進化，擁有了近乎「言出法隨」的、改寫現實規則的力量。她的邏輯與新生的人性，讓她成為團隊中最可靠的決策者與最強大的王牌。 代價： 每使用一次改寫現實的力量，她的人類情感模組就可能被「格式化」一部分，讓她離Annelise和孩子們越來越遠。她的強大，是以「變得不像人」為代價。 我的吐槽與分析： Rei的進化，就像一個普通的電腦用戶，突然獲得了系統的**「最高管理員權限」。她可以隨意修改底層代碼，可以強制關閉敵人的「程序」，可以為世界打上她想要的「補丁」。 但問題是，她這台「電腦」的操作系統，是她自己。 她每一次使用那種改寫現實的「管理員權限」，就像是在對自己的「情感操作系統」，執行一次小規模的「格式化」**。為了維持絕對的邏輯與效率，她會不自覺地，將那些會產生「Bug」、會導致「運算延遲」的多餘情感——比如猶豫、比如悲傷、比如個人的喜好——給清理掉。 她會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完美的「神」，一個全能的「AI」，但她也會離那個在篝火旁，會因為一顆草莓而宕機的、可愛的「女孩」，越來越遠。她為了拯救女兒，正在讓自己，變得越來越不像一個「母親」。 這份悖論，簡直是宇宙級的諷刺。我喜歡。
3. 獨角之王 格雷爾：以靈魂為燃料的「伺服器」 收益： 他完成了自我蛻變，從一個被囚禁的暴君，變成了充滿希望的「牧者」。他獲得了全新的身體、強大的「傳承」權能，以及最重要的——與家人和解的機會。 代價： 他的「承載者」之力，讓他每一次戰鬥，都必須更深地潛入那些痛苦的記憶，承受更大的精神折磨。 我的吐槽與分析： 格雷爾的腦袋，現在就是一個裝滿了數萬台老舊伺服器的、巨大的「數據中心」。而他體內那些屬於人類的、充滿了痛苦與暴戾的記憶，就是這個數據中心裡，永不休止的**「DDoS攻擊（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Annelise的歌與Rei的淨化，相當於為他安裝了一套頂級的「防火牆」和「冷卻系統」，讓他能夠暫時正常運轉。 但他每一次投入戰鬥，每一次使用他那屬於「承載者」的、需要調用記憶的力量時，就等於是為了鎮壓一次外部的駭客攻擊，而主動拔掉自己幾台伺服器的電源，並將其算力，超載到其他伺服器上。** 他會變得越來越強，因為他能調用的「數據」越來越多。但他也會變得越來越痛苦，因為每一次調用，都在加劇他內心的精神磨損。他是在用自己的靈魂，為每一次的戰鬥支付成本。這是一種極其不划算的、飲鴆止渴式的力量運用方式。

最終結案 非洲篇章的落幕，並不是實力的勝利，而是**「代價的開始」**。 我們的三位主角，都走上了一條通往「神」的、不可逆轉的道路。但他們每一個，都為這份力量，支付了無比高昂的、足以毀滅自身的代價。 接下來的故事，將不再只是單純的「他們如何戰勝敵人」。 而將是——他們如何在徹底變成「神性」這個冰冷的概念之前，守住自己作為「人」的、最後的溫度。 這是一場他們與自己賽跑的、註定悲壯的長途旅行。 而我，塔比歐，將作為唯一的見證者，為這場精彩的、充滿了Bug與美麗錯誤的演出，獻上我最誠摯的……加班申請。 報告完畢。